



大智度論

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

(一百卷・之十： 第 91 卷至第 100 卷)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天台宗要典

彙編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本論為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天台宗要典中的《大智度論》，採用臺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2018 電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5 冊 No. 1509《大智度論》（100 卷）為底本。本彙編按順序 10 卷為一冊，共 10 冊。

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如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宗旨：本佛宗經，聞思正見。

理念：閱藏很重要，大眾能做到，活動無中心，引導有僧寶。

目標：圓滿聞思修，共入福慧海！

大眾閱藏郵箱：yuezang@vip.163.com。

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或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錄

大智度論釋照明品第八十一(卷第九十一)	1
大智度論釋淨佛國土品第八十二(卷第九十二)	18
大智度論釋淨佛國土品第八十二之餘(卷第九十三)	31
大智度論釋畢定品第八十三	42
大智度論釋畢定品第八十三之餘(卷第九十四)	50
大智度論釋四諦品第八十四	60
大智度論釋七喻品第八十五(卷第九十五)	70
大智度論釋平等品第八十六	78
大智度論釋涅槃如化品第八十七(卷第九十六)	92
大智度論釋薩陀波崙品第八十八	100
大智度論釋薩陀波崙品第八十八之餘(卷第九十七)	110
大智度論釋薩陀波崙品第八十八之餘(卷第九十八)	122
大智度論釋曇無竭品第八十九(卷第九十九)	144
大智度論釋曇無竭品第八十九(卷第一百)	163
大智度論釋囑累品第九十	173

大智度論釋照明品第八十一(卷第九十一)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十八空、三十七助道法、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不具足菩薩道，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菩薩摩訶薩當云何具足菩薩道，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以方便力故，行檀波羅蜜，不得施、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亦不遠離是法行檀波羅蜜，是則照明菩薩道。如是，須菩提！菩薩以方便力故具足菩薩道；具足已，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習般若波羅蜜？」

佛告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故，不壞色、不隨色。何以故？是色性無故不壞、不隨，乃至識亦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故，檀波羅蜜不壞、不隨。何以故？檀波羅蜜性無故。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諸法無自性可壞、可隨者，云何菩薩摩訶薩能習般若波羅蜜諸菩薩摩訶薩所學處？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不學般若波羅蜜，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舍利弗：「如汝所言：『菩薩不學般若波羅蜜，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離方便力故可得。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若有一法可得，應當取；若不可得，何所取？所謂此是般若波羅蜜、是禪波羅蜜、是毘梨耶波羅蜜、是羼提波羅蜜、是尸羅波羅蜜、是檀波羅蜜，是色、受、想、行、識，乃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是般若波羅蜜不可取相，乃至一切諸佛法不可取相。舍利弗！是名不取般若波羅蜜乃至佛法，是菩薩摩訶薩所應學。菩薩摩訶薩於是中學時，學相亦不可得，何況般若波羅蜜、佛法、菩薩法、辟支佛法、聲聞法、凡夫人法！何以故？舍利弗！諸法無一法有性。如是無性諸法，何等是凡夫人、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若無是諸賢聖，云何有法？以是法故，分別說是凡夫人、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諸法無性、無實、無根、無本，云何知是凡夫人乃至是佛？」

佛告舍利弗：「凡夫人所著處色，有性、有實不？」

「不也！世尊！但以顛倒心故。受、想、行、識，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

「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以方便力故，見諸法無性、無根本故，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以方便力故，見諸法無性、無根本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諸法根本住中退沒、生懈怠心。舍利弗！諸法根本實無我、無所有、性常空，但顛倒愚癡故，眾生著陰、入、界。是菩薩摩

訶薩見諸法無所有、性常空、自性空時，行般若波羅蜜，自立如幻師，為眾生說法：慳者為說布施法，破戒者為說持戒法，瞋者為說忍辱法，懈怠者為說精進法，亂想者為說禪定法，愚癡者為說智慧法。令眾生住布施乃至智慧，然後為說聖法能出苦；用是法故，得須陀洹果乃至得阿羅漢果、辟支佛道，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得是眾生無所有，教令布施、持戒乃至智慧，然後為說聖法能出苦；以是法故，得須陀洹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無有所得過罪。何以故？舍利弗！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得眾生，但空法相續故名為眾生。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住二諦中為眾生說法：世諦、第一義諦。舍利弗！二諦中眾生雖不可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故，為眾生說法。眾生聞是法，今世吾我尚不可得，何況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所用法！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以方便力故，為眾生說法。」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菩薩摩訶薩心曠大！無有法可得若一相、若異相、若別相，而能如是大誓莊嚴。用是莊嚴故，不生欲界、不生色界、不生無色界，不見有為性、不見無為性，而於三界中度脫眾生，亦不得眾生。何以故？眾生不縛不解；眾生不縛不解故，無垢無淨；無垢無淨故，無分別五道；無分別五道故，無業無煩惱；無業無煩惱故，亦不應有果報、以是果報故生三界中。」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若眾生先有後無，諸佛、菩薩則有過罪。諸法五道生死亦如是，若先有後無，諸佛、菩薩則有過罪。舍利弗！今有佛、無佛，諸法相

常住不異，是法相中尚無我、無眾生、無壽命，乃至無知者、無見者，何況當有色、受、想、行、識！若無是法，云何當有五道往來，拔出眾生處？舍利弗！是諸法性常空，以是故，諸菩薩摩訶薩從過去佛聞是法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是中無有法我當得，亦無有眾生定著處法不可出，但以眾生顛倒故著。以是故，菩薩摩訶薩發大誓莊嚴，常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不疑：『我當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用實法利益眾生，令出顛倒。舍利弗！譬如幻師幻作百千萬億人，與種種飲食令飽滿，歡喜唱言：『我得大福！我得大福！』於汝意云何？是中有人食飲飽滿不？」

「不也！世尊！」

佛言：「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已來，行六波羅蜜、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十四空、三解脫門、八背捨、九次第定、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具足菩薩道，成就眾生、淨佛國土，無眾生法可度。」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是菩薩摩訶薩道？菩薩行是道，能成就眾生、淨佛國土？」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已來，行檀波羅蜜，行尸羅、羼提、毘梨耶、禪、般若波羅蜜，乃至行十八不共法，成就眾生、淨佛國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成就眾生？」

佛告須菩提：「有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自布施，亦教眾生布施，作是言：『諸善男子！汝等莫著布施！汝著布施故當更受身，受身故多受眾苦。諸善男子！諸法相中無

所施、無施者、無受者，是三法性皆空；是性空法不可取，不可取相是性空。』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布施眾生，是中不得布施、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何以故？無所得檀波羅蜜是名為檀波羅蜜。是菩薩不得是三法故，能教眾生，令得須陀洹果，乃至令得阿羅漢果、辟支佛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成就眾生。是菩薩自行布施，亦教他人行布施，讚歎布施法，歡喜讚歎行布施者。是菩薩如是布施已，生刹利大姓、婆羅門大姓、居士大家，若作小王、若轉輪聖王，是時，以四事攝取眾生。何等四？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是四事攝眾生已，眾生漸漸住於戒、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空、無相、無作三昧，得入正位中，得須陀洹果乃至得阿羅漢果，若得辟支佛道，若教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言：『諸善男子！汝等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易得耳！何以故？無有定法眾生所著處，但顛倒故眾生著。是故汝當自離生死，亦當教他離生死；汝等當發心，能自利益，亦當得利益他人。』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檀波羅蜜！

「是行檀波羅蜜因緣故，從初發意已來，終不墮惡道，常作轉輪聖王。何以故？隨其所種，得大果報。是菩薩作轉輪聖王時，見有乞者，作是念：『我不為餘事故受轉輪聖王果，但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是時，作是言：『此是汝物，汝自取之，莫有所難，我無所惜！我為眾生故受生死，憐愍汝等故具足大悲。』行是大悲，饒益眾生，亦不得實定眾生相，但有假名故可說是眾生；是名字亦空，如嚮聲，實不可說相。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檀波羅蜜，於眾生中無所惜，乃至不惜自身肌肉，何況外物！以是法故，能出眾生

生死。何等是法？所謂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令眾生從生死中得脫。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檀波羅蜜中布施已，作是言：『諸善男子！汝等來持戒，我當供給汝等，令無乏短，衣、食、臥具乃至資生所須，盡當給汝；汝等乏少故破戒，我當給汝所須，令無所乏，若飲食乃至七寶。汝等住是戒律儀中，漸漸當得盡苦，成於三乘而得度脫：若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檀波羅蜜中，若見眾生瞋惱，作是言：『諸善男子！汝等以何因緣故瞋惱？我當與汝所須；汝等所欲，從我取之，悉當給汝，令無所乏，若飲食、衣服，乃至資生所須。』是菩薩住檀波羅蜜中，教眾生忍辱，作是言：『一切法中無有堅實，汝等所瞋，是因緣空無堅實，皆從虛妄憶想生，汝無有根本。汝瞋恚壞心，惡口罵詈，刀杖相加，以至害命！汝等莫以是虛妄法起瞋故，墮地獄、畜生、餓鬼中及餘惡道，受無量苦。汝等莫以是虛妄無實諸法故而作罪業；以是罪業故，尚不得人身，何況得生佛世！諸人！佛世難值、人身難得，汝等莫失好時！若失好時，則不可救。』是菩薩摩訶薩如是教化眾生，自行忍辱，亦教他人令行忍辱，讚歎忍辱法，歡喜讚歎行忍辱者。是菩薩令眾生住忍辱中，漸以三乘得盡眾苦。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檀波羅蜜，令眾生住忍辱。」

「須菩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檀波羅蜜，令眾生精進？須菩提！菩薩見眾生懈怠，作如是言：『汝等何以懈怠？』眾生言：『因緣少故。』是菩薩行檀波羅蜜時，語諸人言：『我當令汝因緣具足，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如是等因

緣，令汝具足。』是眾生得菩薩利益因緣故，身精進、口精進、心精進；身精進、口精進、心精進故，一切善法具足，修聖無漏法；修聖無漏法故，當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辟支佛道，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住精進波羅蜜，攝取眾生。

「須菩提！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教化眾生令修禪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菩薩見眾生亂心，作是言：『汝等可修禪定！』眾生言：『我等因緣不具足故。』菩薩言：『我當與汝等作因緣，以是因緣故，令汝心不隨覺觀，亦不馳散。』眾生以是因緣故斷覺觀，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行慈、悲、喜、捨心。眾生以是禪、無量心因緣故，能修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修三十七助道法時，漸入三乘而得涅槃，終不失道。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以禪波羅蜜攝取眾生，令行禪波羅蜜。

「須菩提！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攝取眾生？須菩提！菩薩見眾生愚癡，無有智慧，作是言：『汝等何以故不修智慧？』眾生言：『因緣未具故。』菩薩住檀波羅蜜中，作是言：『汝等所須得智慧具，從我取之，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入禪定。是因緣具足已，汝等如是思惟：「思惟般若波羅蜜時，有法可得不？若我、若眾生、若壽命、乃至知者、見者可得不？若色、受、想、行、識，若欲界、色界、無色界，若六波羅蜜，若三十七助道法，若須陀洹果，若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辟支佛道，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得不？」』是眾生如是思惟時，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有法可得可著處；若不著諸法，是時不見法有生有滅、有垢有淨；不分別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

阿修羅眾、是天、是人，是持戒、是破戒，是須陀洹、是斯陀含、是阿那含、是阿羅漢、是辟支佛、是佛。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以般若波羅蜜攝取眾生。

「須菩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檀波羅蜜中，以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乃至以三十七助道法，攝取眾生？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檀波羅蜜中，以供養具利益眾生。以是利益因緣故，眾生能修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眾生行是三十七助道法，於生死中得解脫。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無漏聖法攝取眾生。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教化眾生時，如是言：『諸善男子！汝等從我取所須物，若飲食、衣服、臥具、香華乃至七寶等種種資生所須，汝當以是攝取眾生，汝等長夜利益安樂。莫作是念：「是物非我所有。」我長夜為眾生故，集此諸物；汝等當取是物，如己物無異。』教化眾生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至令得三十七助道法、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亦令得無漏法果，所謂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果、辟支佛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應如是教化眾生，令得離三惡道及一切生死往來苦。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尸羅波羅蜜教化眾生，作是言：『眾生！汝等少何因緣故破戒？我當與汝作具足因緣，若布施乃至智慧及種種資生所須。』是菩薩住尸羅波羅蜜，利益眾生，令行十善，遠離十不善道。是諸眾生持諸戒，不破戒、不缺戒、不濁戒、不雜戒、不取戒，漸以三乘而得盡苦。尸羅波羅蜜為首，如檀波羅蜜說，餘四波羅蜜亦如是。」

【論】

問曰：

先說「菩薩行六波羅蜜等諸助道法，不具足菩薩道，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須菩提應自知「行六波羅蜜等，具足菩薩道，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更問？

答曰：

須菩提不疑「云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但問「云何具足菩薩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答：「若菩薩用六波羅蜜等諸法，以方便力和合故能行；是時，具足菩薩道。方便力者，不決定得是布施等三事，亦不離是三事，行檀波羅蜜；是時，照明菩薩道。」

照明、具足是一義。若菩薩決定得布施等三事，直墮常顛倒、取相著法等過罪；若不得是三事，則墮斷滅邊，著空，還起邪見等諸煩惱，便離菩薩道。若菩薩離是二邊——因空捨是施等假名字虛誑法，因諸法實相離是著空無施者、無受者；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相，觀是布施亦爾無異。如是布施名為具足。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

舍利弗在會中，聞佛與須菩提說：「般若甚深果報，大有利益。」雖有利益，無決定性，云何可習？

佛答：「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壞色、不隨色，如是名習般若波羅蜜。」菩薩初發心，為知實法故，常行般若波羅蜜；次第隨其所宜，行布施等諸法。是故常說：「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行布施等諸法。」

色不壞者，不言是色無常，不言是色空無所有，是名不壞色。

不隨色者，不如眼見色取相生著。

復次，不說「是色若常、若無常、若苦、若樂等」，是名不隨色。常、無常等皆非色實相。

復次，不說「是色根本從世性中來、若從微塵中來、從大自在天中來」，亦不說「從時來」，亦不說「自然生」，亦不說「無因無緣而強生」。

如是等名為不隨、不壞。

此中佛自說因緣：「是色性無故，不隨、不壞。」性無者，是色從一切四大和合，假名為色；是中無定一法名為色。如先「破色」中說。是色從因緣和合生故，即是無性；若無性，即是性空。若得是色相性空，即是習般若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

復問：「世尊！若諸法無自性可壞可隨者，云何菩薩習般若波羅蜜？不學般若波羅蜜，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可舍利弗意，自說因緣：「若菩薩用方便力行六波羅蜜，是人雖知諸法空，而能起般若波羅蜜。舍利弗！若菩薩求一切法，若得少許定性，則可取可著；今菩薩實求覓一切法，不得定實，所謂是般若波羅蜜、是禪波羅蜜，乃至是十八不共法，是諸法皆不可得；不可得故，何所取？舍利弗！是名菩薩無取般若波羅蜜。菩薩應學無取般若波羅蜜。」無取尚不可得，何況般若等諸法！一切法無性故。

舍利弗復問：「若一切法無性，云何知是凡人乃至佛？」

佛答：「一切法雖無根本定相，但凡人顛倒故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以方便力故，見一切法無根本，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是菩薩深行諸法性空故，不見一切法有根本，不見故不懈不退；了了知一切法無我、無所有性、性常空。但眾生愚癡顛倒故，著是陰、界、入。是時，菩薩思惟籌量諸法甚深寂滅相，而眾生深著虛誑顛倒。菩薩自立如幻師，種種神通變化，說法度人，如幻所作，無憎無愛，等心說法，所謂慳

者教施等六法；復為說轉勝法，令出生死，得須陀洹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曰：

六波羅蜜外更有何法為勝？何以言更為說勝法？

答曰：

此中不說波羅蜜，但為慳者說施，乃至癡者為說智慧。諸佛、菩薩法，有初、有後。初法，所謂布施、持戒；受戒施果報，得天上福樂。為說五欲味利少失多，受世間身，但有衰苦；讚歎遠離世間、斷愛法，然後為說四諦，令得須陀洹果。此中菩薩但說欲令眾生得佛道故，先教令行六法。此中善智慧不名為三解脫門所攝；是善智慧能生布施等善法，能滅慳貪、瞋恚等惡法，能令眾生得生天上。何以知之？更有勝法故。

勝法者，所謂四諦聖法、出法。一切聖人所行法，名為聖法；出三界生死，名為出法。以是四諦說法故，隨眾生根因緣，令得須陀洹果乃至得一切種智。此中雖不說初六法，說布施等，當知已攝。

復次，菩薩為佛道故說是六法；但眾生意劣故，自取小乘，是故不說「布施、持戒生天受報等初六法」。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先說菩薩是畢竟不可得法；今為無所有眾生說法，令得無所有法，所謂須陀洹果乃至一切種智。世尊！菩薩今得無所有法故，能令眾生得無所有法——無所得是有所得？」

佛答：「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無有有所得過！何以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眾生及法，但諸因緣和合，假名眾生。」

菩薩住二諦中，為眾生說法，不但說空、不但說有；為愛著眾生故說空，為取相著空眾生故說有；有、無中二處不染。如是方便力為眾生說法：「眾生！現在我身及我尚不可得，何況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歡喜白佛言：「世尊！曠大心是菩薩！」

曠大心者，此中自說因緣，所謂：「無有法可得若一相、若異相。」如人市買，必須交易；大心人則不然。無所依止而能發大莊嚴，大莊嚴故不生三界，亦拔眾生令出三界，而眾生不可得，不縛不解故，一切法空。從久遠以來，煩惱顛倒皆是虛誑不實，是故名無縛；縛無故亦無解。縛即是垢，解即是淨。無淨無垢故，無六道分別；不分別六道故，無罪福業；罪福業無故，無煩惱能起罪福業者；不起罪福業，亦不應有果報。如是諸法畢竟空中而作大莊嚴，是為希有！譬如人虛空中種樹，樹葉花果，多所利益。

佛可舍利弗意。

舍利弗難是空故，佛亦答、亦可——以其說空故可，以其難空故答，所謂：「舍利弗！若眾生及諸法先有今無，諸佛賢聖有過罪。」過罪者，所謂令眾生入無餘涅槃，永滅色等一切法；入空中皆無所有，以斷滅眾生及一切法，故有過罪。

舍利弗！眾生及一切法先來無，若有佛、無佛，常住不異，是諸法實相；是故無六道生死，亦無眾生可拔出。舍利弗！一切法先空，是故菩薩於諸佛所聞諸法如是相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念：「菩提中亦無有法可得，亦無實定法令眾生著而不可度，但眾生癡狂顛倒故，著是虛誑法。」

是故菩薩發大莊嚴，不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念：「我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不得；得已，用實法利益眾生；利益眾生故，眾生從顛倒得出。」

欲明了是事故，經中說幻師譬喻：幻師即是菩薩，幻師所作園林、廬觀即是六波羅蜜等度眾生法，幻師所作象馬、男女即是菩薩所度眾生。如幻師一身，以幻力故，幻作眾生、園林、廬觀等娛樂眾生；若幻師以所幻作事為實，於所幻人求其恩惠，即是狂人！菩薩亦如是，從諸佛聞一切法性空如幻，而以布施等利益眾生；欲求恩惠福報，即是顛倒。

問曰：

幻法呪術實有，幻所作物可虛。如眾生空，菩薩亦空，菩薩不化作眾生，何得為喻？

答曰：

諸法實相中，法尚無，何況眾生！眾生異名，名為幻師，幻師實無，何以言「幻師有而所幻者無」？如汝以幻師實有、所幻者無，聖人觀幻師及所幻物不異。以明了事故說譬喻，取其少許相似處為喻，何以盡取為難？如師子喻王，師子於獸中無畏，王於群下自在無難，故以為喻；復何可責四腳負毛為異也？佛說性空法，諸法皆空，猶有眾生，是故說幻為喻。我今說喻以破眾生，汝云何復以眾生為難？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是成就眾生、淨佛國土道？」

須菩提雖知菩薩道，以中說甚深性空故，聽者生疑，是故發問。

佛答：「菩薩從初發心，行六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是菩薩道；行是道，成就眾生、淨佛國土。」

須菩提復問：「云何行是法成就眾生？」

須菩提意：若是法性空，眾生亦性空，云何可得成就？

佛答：「菩薩以方便力故，以布施法教化眾生，不教令著布施以為真實。」方便者，菩薩語眾生：「汝曹，善男子！來布施，莫著是布施。」如經中說。眾生以布施生貴樂處，貴樂因緣故生我憍慢，我憍慢增長故破善法，破善法故墮三惡道；是故菩薩先教言：「莫著布施！」但因是布施、修持戒等善法，皆迴是法向涅槃。所以者何？是性空諸法實相，不可取相。如是菩薩方便力故教化眾生，令得須陀洹果乃至佛道。

是菩薩自行布施，亦教眾生布施。若不自施，或有人言：「若施是好法，何不自行？」是故菩薩先自布施。復次，菩薩深愛善法，布施是初門，是故行是布施。又菩薩深慈悲眾生，以慈悲心雖大，而不能充滿眾生，是故先行布施，令其心濡，可以引導。布施因緣生於四姓及作轉輪王；以四攝法攝取眾生，漸漸以三乘法令得涅槃。教他布施，讚歎布施法，歡喜讚歎行布施者，是深愛布施，見同行故，歡喜讚歎。復次，憐愍心於眾生，若見修福，則為之歡喜；如慈父見子行善，心則歡喜。是人四種行布施，生刹利等貴姓中。

以布施攝已，漸漸教令持戒、禪定等，乃至令得辟支佛道。或見眾生有大心者，有少許慈悲心，是人怖畏生死長遠故，其心懈怠；菩薩方便力故，語是眾生：「咄！眾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易得，汝等何以為難？眾生所著處，此中無有定實法能遮者、難解者。汝等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自得度，復當度脫眾生！」度脫眾生者，菩薩自乘大乘得度，以三乘隨眾生所應度而度之；既自利益，復利益他人。利益他者，既自作佛，而以三乘度脫眾生。若菩薩能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者，從初發心，終不墮三惡道，常作轉輪聖

王者，菩薩多生欲界。何以故？以無色界中無形故，不可教化；色界中多味著禪定樂，無厭惡心故難化；亦不生欲天。所以者何？著妙五欲多故難化。在人中，世世以四事攝眾生故，作轉輪聖王。

此中佛自說因緣：「隨其所種，得大果報等。」如經中說布施相。

復有菩薩行檀波羅蜜時，見眾生破戒，作是言：「汝曹以因緣不具足故破戒，我當給汝所須，令無乏少。」破戒人有二種：一者、持戒因緣不具足故，如貧窮人，飢寒急故作賊；二者、持戒因緣雖具足，以習惡心故，好行惡事。貧窮破戒者，菩薩語之言：「汝但持戒，我當給汝所須！汝等住持戒中，漸漸以三乘而得度脫。」是名「因布施生戒」。

眾生以不如意事故瞋：若以求物不如意故瞋，人不稱意故瞋。菩薩住檀中，隨其意而給足之。

問曰：

若貧乏者給施令不瞋，可爾；人不得稱意，惱之令瞋，復云何？

答曰：

以如意珠施之，則使人皆稱意。珠之威德故，人無瞋者；如行者入慈三昧故，人無瞋者。是故說：「少何因緣故瞋？我當令汝所少具足。」

復次，一切法性皆空無所有，汝所瞋因緣亦皆虛誑無定，汝云何以虛誑事故，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業故，墮三惡道，受無量苦。汝莫以虛誑無實事故，而受大罪！

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而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空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

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

「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闔，打戶求入。先入者謂為是鬼，不為開戶；後來者極力打戶。在內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戶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極力熟打。至明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各相愧謝。眾人雲集，笑而怪之。

眾生亦如是，五眾無我、無人，空取相致鬪諍；若支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眾生言：「汝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作罪，鬪諍故，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當知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好時易過；一墮諸難，永不可治！」若墮地獄，燒炙屠割，何可教化？若墮畜生，共相殘害，亦不可化。若墮餓鬼，飢渴熱惱，亦不可化。若生長壽天，千萬佛過，著禪定味故，皆不覺知。如安息國諸邊地生者，皆是人身，愚不可教化。雖生中國，或六情不具、或四支不完、或盲聾瘖啞、或不識義理。或時六情具足、諸根通利，而深著邪見、言無罪福，不可教化。是故為說：「好時易過，墮諸難中不可得度。」

餘波羅蜜，如經中廣說故，不復解之。

問曰：

住檀波羅蜜行五波羅蜜訖，何以復更說六波羅蜜？

答曰：

上一度中次第具足五，今則一時總說。

復次，先但說六波羅蜜，今通說三十七品及諸道果。

問曰：

三十七品自從心出，云何是因緣可與？

答曰：

菩薩供給坐禪者衣服、飲食、醫藥、法杖、禪毬、禪鎮，令得好師教照，令得好弟子受化；與骨人令觀，與禪經，令人為說禪法——如是等三十七助道法因緣。

又令人為說摩訶衍法：「汝等所須衣服、飲食，盡來取之，便是汝物，莫自疑難！汝等得是物已，自行六波羅蜜，亦教化他人令行六波羅蜜。是布施性皆空，汝等莫著是施及以果報。」

眾生得是性空，漸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入無餘涅槃。

如布施為首生五波羅蜜，餘波羅蜜亦如是。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一

大智度論釋淨佛國土品第八十二

(卷第九十二)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爾時，須菩提作是念：「何等是菩薩摩訶薩道？菩薩住是道，能作如是大莊嚴？」

佛知須菩提心所念，告須菩提：「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道，三十七助道法是菩薩摩訶薩道，十八空是菩薩摩訶薩道，八背捨、九次第定是菩薩摩訶薩道，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是菩薩摩訶薩道，一切法亦是菩薩摩訶薩道。須菩提！於汝意云何？頗有法菩薩所不學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無有法菩薩所不應學者。何以故？菩薩不學一切法，不能得一切種智。」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空，云何言菩薩學一切法？將無世尊無戲論中作戲論耶？所謂是此、是彼，是世間法、是出世間法，是有漏法、是無漏法，是有為法、是無為法，是凡夫人法、是阿羅漢法、是辟支佛法、是佛法！」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一切法實空。須菩提！若一切法不空者，菩薩摩訶薩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今一切法實空故，菩薩摩訶薩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汝所言，若一切法空，將無佛於無戲論中作戲論，分別此彼，是世間法、是出世間法，乃至是佛法？須菩提！若世間眾生知一切法空，菩薩摩訶薩不學一切法、得

一切種智。須菩提！今眾生實不知一切法空，以是故，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分別諸法為眾生說。

「須菩提！於是菩薩道，從初已來，應如是思惟：『一切諸法中定性不可得，但從和合因緣起法故有名字諸法。我當思惟諸法實性無所著——若六波羅蜜性、若三十七助道法、若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若辟支佛道、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一切法、一切法性空，空不著空，空亦不可得，何況空中有著！』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如是思惟，不著一切法而學一切法。住是學中，觀眾生心行——是眾生心在何處行？知眾生虛妄不實中行。是時，菩薩作是念：『是眾生著不實虛妄法，易度耳！』是時，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時，以方便力故，如是教化言：『汝諸眾生！當行布施，可得饒財，亦莫恃布施果報而自高。何以故？是中無堅實法。持戒、禪定、智慧，亦如是。諸眾生！行是法，可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辟支佛道、佛道——莫念有是法！』如是教化，行菩薩道而無所著，是中無有堅實故。若如是教化，是名行菩薩道，於諸法無所著故。何以故？一切法無所著相，以性無故、性空故。」

「須菩提！是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菩薩道時，無所住。是菩薩用不住法故，行檀波羅蜜亦不住是中，行尸羅波羅蜜亦不住是中，行羼提波羅蜜亦不住是中，行毘梨耶波羅蜜亦不住是中，行禪波羅蜜亦不住是中，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住是中。行初禪亦不住是中。何以故？是初禪初禪相空，行禪者亦空，所用法亦空；第二、第三、第四禪亦如是。慈悲喜捨、四無色定、八背捨、九次第定亦如是。得須陀洹果亦不住是中，得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亦不住是中，得辟支佛道亦不住是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不住是中？」

佛言：「二因緣故，不住是中。何等二？一者、諸道果性空，無住處，亦無所用法，亦無住者；二者、不以少事為足，作是念：『我不應不得須陀洹果，我必應當得須陀洹果，我但不應是中住；乃至辟支佛道，我不應不得，我必應當得，我但不應是中住。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應住。何以故？我從初發意已來，更無餘心，一心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菩薩一心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遠離餘心，所作身、口、意業皆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是菩薩摩訶薩住是一心，能生菩提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一切諸法不生，云何菩薩摩訶薩能生菩提道？」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一切法無生。云何無生？無所作、無所起者，一切法不生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有佛、無佛，諸法法相不常住耶？」

佛言：「如是！如是！有佛、無佛，是諸法法相常住。以眾生不知是法住法相，為是故，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生菩提道，用是道拔出眾生生死。」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用生道得菩提？」

佛言：「不也！」

「世尊！用不生道得菩提？」

佛言：「不也！」

「世尊！用不生非不生道得菩提？」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當得菩提？」

佛言：「非用道得菩提，亦不用非道得菩提。須菩提！菩提即是道，道即是菩提。」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菩提即是道、道即是菩提者，今菩薩未作佛，應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說諸佛、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

佛告須菩提：「於汝意云何？佛得菩提不？」

「不也！世尊！佛不得菩提。何以故？佛即是菩提，菩提即是佛。」

「如須菩提所問：『菩薩時亦應得菩提！』須菩提！是菩薩摩訶薩具足六波羅蜜、三十七助道法，具足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具足住如金剛三昧，用一念相應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時名為佛，一切法中得自在。」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淨佛國土？」

佛言：「有菩薩從初發意已來，自除身麁業、除口麁業、除意麁業，亦淨他人身、口、意麁業。」

「世尊！何等是菩薩摩訶薩身麁業、口麁業、意麁業？」

佛告須菩提：「不善業，若殺生乃至邪見，是名菩薩摩訶薩身、口、意麁業。」

「復次，須菩提！慳貪心、破戒心、瞋心、懈怠心、亂心、愚癡心，是名菩薩意麁業。」

「復次，戒不淨，是名菩薩身、口麁業。」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遠離四念處行，是名菩薩麁業；遠離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空三昧、無相、無作三昧，亦名菩薩麁業。」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貪須陀洹果，乃至貪阿羅漢果證、辟支佛道，是名菩薩摩訶薩龜業。」

【論】

釋曰：

上來須菩提常種種問空法，以時會疑其已體寂滅無戲論法猶復多問，是以不問而心念。

復次，有菩薩及諸天深入禪定，不好語言而欲得法利，是故須菩提不發言而心念。

問曰：

須菩提雖無言，而世尊以言答？

答曰：

佛身色，視無厭足；如色無厭，聲亦如是，雖語而不妨細禪定行，是故佛以言答。

復次，佛安立寂滅相，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住，不分別一切法若善、若不善等；眾生有疑而問，佛隨所問、所念而答，是故不與須菩提同。

須菩提聞是六波羅蜜等諸法甚深義，不能得其邊，是故問：「何等是菩薩道？行是道，如清淨無所著六波羅蜜等諸善法莊嚴？」

佛知其意，於須菩提所益雖少，為增益諸菩薩故，答：「六波羅蜜等是菩薩道。」

六波羅蜜是菩薩初發心道；次行四禪、八背捨、九次第定及三十七道品，但求涅槃；十八空、佛十力等微細，但為求佛道。

六波羅蜜道，多為眾生故；三十七品等，但求涅槃；十八空等，於涅槃中出過聲聞、辟支佛地，入菩薩位道。是三種，皆是生身菩薩所行。所以者何？分別諸法故。

今又一切法皆是菩薩道，是法性生身菩薩所行，不見諸法有好惡，安立諸法平等相故。此中佛自說因緣：「菩薩應學一切法，若一法不學，則不能得一切種智。」學一切法者，用一切種門，思惟、籌量、修觀、通達。

須菩提白佛：「若一切法一相，所謂空，云何菩薩學一切法？將無於無戲論相法中作戲論耶？所謂此彼諸法。」

略說是戲論相：此東、彼西，是上、是下，是常、是無常，是實、是虛，是世間、是出世間，乃至是二乘法、是佛法。

佛可具說：「一切法空相。若法實定有不空者，即是無生無滅，無生無滅故無四諦，無四諦故無佛、法、僧寶，如是三寶等諸法皆壞。今諸法實空，乃至空相亦空；眾生愚癡顛倒故著。是故於眾生中起悲心，欲拔出故，求佛身力；欲令眾生信受其語，捨顛倒，入諸法實相。是故菩薩雖知諸法空，而為利益眾生分別說；若眾生自知諸法空，菩薩但自住空相中，不須學分別一切法。」

菩薩行菩薩道時，從初發意已來，如是思惟：「一切法無定實性，但從因緣和合起；是眾因緣亦各各從和合起，乃至到畢竟空。畢竟空唯是一法實；餘者無性，故皆虛誑。我從無始世來，著是虛誑法，於六道中厭受苦惱。我今是三世十方佛子，般若是我母，今不應復隨逐虛誑法。」是故菩薩乃至畢竟空中亦不著，何況餘法，所謂檀波羅蜜等！

爾時，菩薩照明菩薩道，其心安隱，自念：「我但斷著心，道自然至。」

知是事已，念眾生深著世間，而畢竟空亦空、無性、無有住處，眾生難可信受。為令眾生信受是法故，學一切法，修行生起是度眾生方便法。

觀眾生心行所趣，知好何法、念何事、何所志願。觀時悉知眾生所著處皆是虛誑顛倒，憶想分別故著，無有根本實事。爾時，菩薩大歡喜，作是念：「眾生易度耳！所以者何？眾生所著皆是虛誑無實。」

譬如人有一子，喜在不淨中戲，聚土為穀，以草木為鳥獸，而生愛著；人有奪者，瞋恚啼哭。其父知己，此子今雖愛著，此事易離耳，小大自休。何以故？此物非真故。菩薩亦如是，觀眾生愛著不淨臭身及五欲是無常，種種苦因，知是眾生得信等五善根成就時，即能捨離。

若小兒所著實是真物，雖復年至百歲，著之轉深，不可得捨；若眾生所著之物定實有者，雖得信等五根，著之轉深，亦不能離。以諸法皆空、虛誑不實故，得無漏清淨智慧眼時，即能遠離所著，大自慚愧；譬如狂病，所作非法，醒悟之後，羞慚無顏。

菩薩知眾生易度已，安住般若中，以方便力教化眾生：「汝等當行布施，可得饒財，莫恃是布施果報而自憍高！此中無有堅實，皆當破壞，與未布施時無異。」持戒等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是諸法雖清淨、大有所益，皆是有為法，從因緣生，無有自性；汝等若著是法，能生苦惱。譬如熱金丸，雖是寶物，捉則燒手。

如是菩薩教化眾生行菩薩道，自無所著，亦為眾生說無所著。以無著心行檀波羅蜜故，於檀中不住。不住者，所謂布施時不取三種相，亦不著果報而自高生罪業，布施果報滅壞時亦不生惱。尸羅波羅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如是。此中佛自說不住因緣有二種：一者、菩薩深入空，不見諸法性，故不住；二者、不以小事為足，故不住。

是菩薩無有異心，但一向能生菩提道。

須菩提白佛：「若一切法無生，云何菩薩能生菩提道？」

佛可須菩提意：「一切法無生，我實處處說諸法無生，非為凡夫說，但為得無作解脫、不起三種業者說。」

復問：「世尊！佛自說：『有佛、無佛，諸法法相常住。』如聖人法相空，凡夫亦如是！」

佛可其所說，諸法實相常住，以眾生不知不解故，起菩提道。但為除凡夫顛倒法，故名為道；若決定有道可著者，即復是顛倒。道、非道平等即是道，是故不應難！

須菩提復問：「云何可得菩提？用生道故得耶？」

佛言：「不也！」何以故？生道者，菩薩觀是有為法生滅相謂是實，是故言不。如先說熱金丸喻。不生法即是無為，無作法故，亦不可以得菩提。

「生不生」，二俱有過故。

「非生非不生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

問曰：

若「生不生」二俱有過，「非生非不生」復不應有過，何以言不得？

答曰：

若分別「非生非不生」是好、是醜，取相生著故，故言有過；若能不著，則是菩提道。

須菩提問：「若不以四句得者，云何得道？」

佛答：「不以道、不以非道，則得菩提。」何以故？「菩提即是道，道即是菩提。」

菩提名諸法實相，是諸佛所得究竟實相，無有變異。一切法入菩提中，皆寂滅相；如一切水入大海，同為一味。是

故佛說：「菩提性即是道性。」若菩提性、道性異者，不名菩提為無戲論寂滅相，是故說：「菩提即是道，道即是菩提。」

復次，是二法異者，行道不應到菩提——諸法因果，不一不異故。

須菩提復問：「若爾者，菩薩行道應便是佛！」所以者何？道即是菩提故。又佛應是菩薩！何以故？菩提即是道故。今何以說有差別——佛有十力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須菩提為新學菩薩故，分別難佛：「菩薩應即是佛！」

佛以反問答：「佛得菩提不？」

答言：「不也！何以故？菩提不離佛、佛不離菩提；二法和合故，是佛、是菩提。」是故不應難言「菩薩即是佛」。此總相答。

問曰：

佛是眾生，菩提是法，云何言「佛即是菩提」？

答曰：

先有三十二相莊嚴身、六波羅蜜等功德莊嚴心，而不名為佛；得菩提故，名之為佛。是故言：「佛與菩提不異。」微妙清淨五眾和合假名為佛，法即是五眾，五眾不離假名，菩提即是五眾實相，一切法皆入菩提故。是故「佛即是菩提、菩提即是佛」，但凡夫心中分別有異。

問曰：

汝先論議中說言「菩提與道不一不異」，經中何以說「道即是菩提，菩提即是道」，「佛即是菩提，菩提即是佛」？

答曰：

一、異雖俱不實而多用一，故此中說「菩提即是道，道即是菩提」，無咎！如常、無常是二邊，常多生煩惱故不用，無常能破顛倒故多用；事既成辦，亦捨無常。此中亦如是，

若以觀種種別異法故多生著心；若觀諸法一相——若無常、苦、空等，是時煩惱不生；著心少故，是故多用是「一」。於實義中，一亦不用；若著一，即復是患。

復次，別異無故，一亦不可得，相待法故；但以不著心，不取一相，故說無咎。一不實故，菩薩不得即是佛。

復次，今佛更答須菩提，自說因緣：「菩提雖寂滅相，而菩薩能具足六波羅蜜等諸功德，住金剛三昧，以一念相應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於一切法中自在，得名為佛。」菩薩雖知道及菩提不異，未具足諸功德故，不名為佛。又佛諸事畢竟，願、行滿足故，不名為菩薩。得者是佛，法是菩提，求菩提者是菩薩。

須菩提從佛聞菩提相、道相，成就眾生已，今問淨佛國土事。諸阿羅漢、辟支佛無有力知淨佛國事，是故問。

問曰：

何等是淨佛土？

答曰：

佛土者，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王等諸天，是名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無量無邊三千大千世界，名為一佛土。

佛於此中施作佛事，佛常晝三時、夜三時以佛眼遍觀眾生：「誰可種善根？誰善根成就應增長？誰善根成就應得度？」見是已，以神通力隨所見教化。眾生心隨逐外緣，得隨意事，則不生瞋惱；得不淨、無常等因緣，則不生貪欲等煩惱；若得無所有、空因緣，則不生癡等諸煩惱。是故諸菩薩莊嚴佛土，為令眾生易度故。國土中無所乏少，無我心故，則不生慳貪、瞋恚等煩惱。

有佛國土，一切樹木常出諸法實相音聲，所謂無生無滅、無起無作等；眾生但聞是妙音，不聞異聲，眾生利根故，便得諸法實相。如是等佛土莊嚴，名為淨佛土。如《阿彌陀》等諸經中說。

佛答：「菩薩從初發意來，自淨身、口、意業，亦教他人淨身、口、意業。」

問曰：

若菩薩淨佛土，是菩薩得無生法忍、住神通波羅蜜，然後能淨佛土；今何以言「從初發意來，淨身、口、意業」？

答曰：

三業清淨，非但為淨佛土，一切菩薩道皆淨。此三業初淨身、口、意業，後為淨佛土。自身淨，亦淨他人。何以故？非但一人，生國土中者皆共作因緣。內法與外法作因緣，若善、若不善：多惡口業故，地生荊棘；諂誑曲心故，地則高下不平；慳貪多故，則水旱不調、地生沙礫。不作上諸惡故，地則平正，多出珍寶；如彌勒佛出時，人皆行十善故，地多珍寶。

問曰：

若布施等諸善法得淨佛土果報，何以但說淨三業？

答曰：

雖知善惡諸法是苦樂因緣，如一切心、心數法中，得道時智慧為大；攝心中定為大；作業時思為大；得是思業已，起身、口、意業。布施、禪定等，以思為首；譬如縫衣，以針為導。受後世果報時，業力為大。是故說三業，則攝一切善法：意業中盡攝一切心、心數法，身、口則攝一切色法。

人身行三種，福德具足，則國土清淨。內法淨故，外法亦淨；譬如面淨故，鏡中像亦淨。如《毘摩羅詰經》中說。不殺生故人皆長壽，如是等。

問曰：

身、口、意麤業，是事易知，須菩提何以故問？

答曰：

麤、細不定故。如求道人中布施是麤善，於白衣為細。如小乘中不善業為麤，善業為細；摩訶衍中取善法相，乃至涅槃皆名為麤。以麤、細不定故問。

佛次第為說麤業相，所謂奪命，乃至邪見。是三種身業、四種口業、三種意業，皆名為麤。

復次，破菩薩六波羅蜜法——慳貪等，皆名為麤。

問曰：

先說十不善道，已攝慳貪等，何以復別說？

答曰：

是六法不入十不善道，十不善道皆是惱眾生法；是六法不但為惱眾生。如慳心，但自惜財，不惱眾生。貪心有二種：一者、但貪他財，未惱眾生；二者、貪心轉盛，求而不得，則欲毀害，是名業道，以能起業故。瞋心亦如是，小者不名業道，以其能趣惡處故為道。是故別說六法無咎。

問曰：

六波羅蜜中已說戒，今何以復說戒不淨？

答曰：

破戒法是殺生等麤罪。戒不淨是微細罪，不惱眾生；如飲酒等，不入十不善道。

復次，破五眾戒，名為破戒。不破所受戒，常為三毒覆心，不憶念戒，迴向天福，邪見持戒——如是等，名為戒不淨。

復次，若菩薩心遠離四念處等三十七品、三解脫門，是名龜業。所以者何？此中心皆觀實法，隨涅槃、不隨世間；若出四念處等法，心則散亂。譬如蛇行本性好曲，若入竹筒則直，出筒還曲。

復次，若菩薩貪須陀洹果證，是為龜。如人聞佛說「須陀洹果，不墮三惡道，盡無量苦，如五十由旬池水；餘在者，如一涕、二涕」，則生貪心。以其心不牢固，本求作佛、為眾生，今為自身而欲取證，是為欺佛，亦負眾生，是故名龜。譬如人請客，欲設飲食而竟不與，是則妄語負客。菩薩亦如是，初發心時作願「我當作佛，度一切眾生」，而貪須陀洹，是則負一切眾生。如貪須陀洹果，乃至貪辟支佛道亦如是。

◎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二

大智度論釋淨佛國土品第八十二之餘

(卷第九十三)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復次，須菩提！菩薩取色相、受想行識相，眼相、耳鼻舌身意相，色聲香味觸法相，男相、女相，欲界相、色界相、無色界相，善法相、不善法相，有為法相、無為法相，是名菩薩龜業。菩薩摩訶薩皆遠離如是龜業相。自布施，亦教他人布施，須食與食、須衣與衣，乃至種種資生所須，盡給與之，亦教他人種種布施。持是福德與一切眾生共之，迴向淨佛國土故。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

「是菩薩摩訶薩或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珍寶，施與三尊，作是願言：『我以善根因緣故，令我國土皆以七寶成。』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天妓樂樂佛及塔，作是願言：『以是善根因緣，願我國土中常聞天樂。』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天香供養諸佛及塔，作是願言：『以是善根因緣，令我國土中常有天香。』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百味食施佛及僧，作是願言：『以是善根因緣故，令我國土中眾生皆得百味食！』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天香細滑施佛及僧，作是願言：『以是善根因緣故，令我國土中一切眾生受天香細滑！』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隨意五欲施佛及僧并一切眾生，作是願言：『以是善根因緣故，令我國土中弟子及一切眾生皆得隨意五欲！』是

菩薩以隨意五欲共一切眾生迴向淨佛國土，作是願言：『我得佛時，是國土中如天五欲，應心而至！』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作是願言：『我當自入初禪，亦教一切眾生入初禪，第二、第三、第四禪，慈、悲、喜、捨心，乃至三十七助道法亦如是；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令一切眾生不遠離四禪，乃至不遠離三十七品助道法。』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能淨佛國土。是菩薩隨爾所時行菩薩道，滿足是諸願；是菩薩自成就一切善法，亦成就一切眾生善法；是菩薩受身端正，所化眾生亦得端正。所以者何？福德因緣厚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淨佛國土。

「是國土中，乃至無三惡道之名，亦無邪見、三毒、二乘——聲聞、辟支佛之名；耳不聞有無常、苦、空之聲，亦無我所有乃至無諸結使煩惱之名，亦無分別諸果之名。風吹七寶之樹，隨所應度而出音聲，所謂空、無相、無作，如諸法實相之音——『有佛無佛，一切法、一切法相空，空中無有相，無相中則無作』——出如是法音，若晝、若夜，若坐、若臥、若立、若行，常聞此法。是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十方國土中諸佛讚歎；眾生聞是佛名，必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說法，眾生聞者，無有不信而生疑，言：『是法？是非法？』何以故？諸法實相中，皆是法，無有非法。諸有薄福之人，於諸佛及弟子不種善根、不隨善知識，沒在我見中，乃至沒在一切種種見中，墮在邊見——若斷、若常。如是人以邪見故，非佛言佛、佛言非佛，非法言法、法言非法；如是人破法故，身壞命終，墮惡道地獄中。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見此眾生往來五道，令離邪聚，立正定聚中，更不墮惡道。

「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淨佛國土中眾生，無雜穢心：若世間法、若出世間法，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為、若無為；乃至是國土中眾生，畢竟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淨佛國土。」

【論】

釋曰：

復有麤業，於諸法畢竟空中取相生著心，所謂取色相，受、想、行、識相，眼相乃至意相，色相乃至法相，男相、女相，三界，善、不善，有為、無為相等。

問曰：

男女相可是虛妄不實，餘色等、善不善法，若不取相，云何能厭色等、成就善法？

答曰：

佛法中有二種空：一者、眾生空，二者、法空。以眾生空破眾生相，所謂男女等相；以法空破色等法中虛妄相，如「破一切法空」中說。能觀色等、善法如幻、如化，不取定實相，得厭心，則捨戲論常、無常等，是不名為取相。又色等及善法皆和合性空行故，不生諸煩惱。

問曰：

一切有為法假名和合故不應取；無為法是真實法，所謂如、法性、實際，何以不取？

答曰：

以不取相是無為法，無相名為無為法門；若取相，便是有為。如是等，一切虛誑取相不實。

遠離麤身、口、意業。

菩薩欲行淨佛土，遠離如是等麤身、口、意業，自行六波羅蜜，亦教他人令行；共清淨因緣故，則佛土清淨。

上總相說，下別相說。

是菩薩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施佛及僧，作是願：「我以是布施因緣，令我國土皆七寶莊嚴。」

問曰：

若滿三千大千世界珍寶，從何處得？又諸佛賢聖少欲知足，誰受是者？若凡夫無厭足，何能受三千世界物？

答曰：

是菩薩是法性生身，住具足神通波羅蜜中，為供養十方佛故，以如三千世界珍寶供養。又此寶物，神通力所作，輕細無妨。如第三禪遍淨天，六十人坐一針頭而聽法，不相妨礙，何況大菩薩深入神通所作寶物！

或有菩薩變身如須彌山，遍十方佛前，以為燈炷，供養於佛、若佛塔廟，而作願言：「令我國土常有光明，不須日月燈燭。」

或有菩薩雨諸華香、幡蓋、瓔珞以為供養，復作是願：「令我國土眾生端正如華，身相嚴淨，無有醜陋。」

如是等種種好色因緣。

復有菩薩以天伎樂娛樂於佛、若佛塔廟。是菩薩或時以神通力故作天伎樂，或作天王、轉輪聖王伎樂，或作阿修羅神、龍王等天伎樂供養——願我國土中常聞好音。

問曰：

諸佛賢聖是離欲人，則不須音樂歌舞，何以伎樂供養？

答曰：

諸佛雖於一切法中心無所著、於世間法盡無所須，諸佛憐愍眾生故出世，應隨供養者，令隨願得福故受。如以華香供養，亦非佛所須，佛身常有妙香，諸天所不及，為利益眾生故受。是菩薩欲淨佛土故求好音聲——欲使國土中眾生聞

好音聲，其心柔軟；心柔軟故，易可受化。是故以音聲因緣而供養佛。

或有菩薩滿三千大千世界香供養諸佛、若塔，根香、莖香、葉香、末香，若天香、若變化香、若菩薩果報生香，作是願：「令我國土中常有好香，無有作者。」

或有菩薩以百味供養諸佛及僧。有人言：能以百種供養，是名百味。有人言：餅種數五百，其味有百，是名百味。有人言：百種藥草、藥果作歡喜丸，是名百味。有人言：飲食羹餅，總有百味。有人言：飲食種種備足故，稱為百味。人飲食故百味，天飲食則百千種味；菩薩福德生果報食及神通力變化食，則有無量味，能轉人心，令離欲清淨。是四種食，菩薩隨因緣供養佛及僧，是故國土中自然有百味飲食。

或有菩薩以天塗香。天竺國熱，又以身臭，故以香塗身，供養諸佛及僧。以此因緣故，令我國土眾生，受天細滑。

問曰：

沙彌戒乃至受一日戒，尚不以香塗身，云何以香供養佛及僧？

答曰：

是菩薩以身所貴物，隨所須時，用以供養，或以塗地、塗壁及行坐處。

又以隨意五欲供養諸佛及僧及餘眾生。是菩薩以好車、馬、妻妾、伎直、幡蓋、金銀、衣服、珍寶，出家人所不受，則施諸眾生，作願言：「令我國土眾生常得隨意五欲。」

問曰：

此五欲，佛說如火、如坑、如瘡、如獄、如怨、如賊，能奪人善根，菩薩何以願使眾生得五欲？又佛說弟子應納衣、乞食、坐林樹下，菩薩何以為眾生求得五欲？

答曰：

天上、人中五欲是福德果報。若今世、若後世，貧窮薄福者不能自活，則行劫盜；或為物主所害，或為財殺他；或被詰問，妄言不作。如是，次第作十不善，皆由貧窮故作。若人五欲具足，則所欲隨意，則不行十不善。

菩薩國土眾生豐樂自恣、無所乏少，則無眾惡，但有愛、慢等軟結使。若聞佛所說、或聞弟子所說，以心柔軟故，聞法，易可得道；雖著心多，利根故，聞無常、苦、空等，即便得道。譬如垢膩之衣，則以灰泥淹之，經宿以水浣之，一時都去。菩薩不欲令眾生著故以五欲施，但欲令一時捨故與之。

如汝先說：「佛教弟子納衣、乞食。」宿罪因緣生在惡世，染著心多，若得好衣、美食著心則深；又為求好衣食故，妨廢行道。是菩薩淨佛國土眾生，無量福德成就，五欲一等故，不復貴著，亦不更求，故無所妨。

又復，若行者離五欲修苦行，則增長瞋恚；又復，憶念五欲，則生煩惱，爾時則無所向。是故佛言：「捨苦樂，用智慧，處中道。」是故淨佛國土，五欲施無妨。

問曰：

若爾者，毘尼中何以一比丘言：「我知佛法義，受五欲不妨道！」是比丘應呵，乃至三不止，擯出。

答曰：

佛法有二種：小乘、大乘。小乘中，薄福之人三毒偏多。

如《婆差經》中，佛說：「我白衣弟子，非一非二，乃至出五百人，受赤栴檀塗身及受好香花，妻子共臥，使令奴婢，而斷三結得須陀洹；盡三結，薄三毒，得斯陀含。」是阿梨吒比丘聞是事，即言：「雖受五欲而不妨道！」不知是

事佛為誰說。佛為白衣故說，此比丘持著出家法中說。是須陀洹、斯陀含等不作是言：「我盡形壽不犯欲！」以有餘三毒故，時時忘道而發婬心。出家人於僧中口自誓言：「我盡形壽不犯婬欲！」佛言：「若出家人犯欲，則棄。」是比丘自誓而犯，是一罪；知佛所制而故違犯，是二罪。是比丘見白衣得道故，而以自身同彼，是故墮罪。

淨佛國土有二種眾生：若出家，若在家。在家者雖受五欲無罪，亦無所妨；如兜率陀諸天及鬱單曰人，雖受五欲，不起重罪。出家眾生，隨佛所聽出家五欲，亦無過咎。

小乘法中，為阿梨吒比丘說；薄福重罪之人，心多悔故。淨佛土者，世世習行六波羅蜜、三解脫門，雖得五欲，亦不染著。

如經中說，所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作是念：「我當自入初禪，亦當教化眾生入初禪；四禪、四無量心乃至三十七品亦如是。」是菩薩作是願：「我作佛時，盡行四禪乃至三十七品。」如是福德故，眾生雖受五欲，不能為妨。

是菩薩作無量阿僧祇願，隨爾所時行道，盡具足是願；是菩薩一切善法皆成就，及所成就眾生。一切善法成就故，得身端正，見者無厭；亦成就眾生，令得端正。

須菩提！菩薩應如是淨佛土。

復次，淨佛土者，乃至無三惡之名，何況有三惡道！

問曰：

諸佛以大慈悲心，為苦惱眾生故出世；若無三惡道，何所憐愍？

答曰：

佛出為度眾生故，而三惡道眾生不可度，但可令種善根而已，是故佛名「天人師」。若無天、人，但有三惡道，可應有難、應作是問。

問曰：

佛憐愍眾生，淨佛國土中何以無三惡道眾生？

答曰：

憐愍一切眾生，平等無異；此中說清淨業因緣，是國土中無三惡道。又佛非但一國土，乃有十方恒河沙國土。佛有清淨國土、有雜國土。雜國土中則具有五道；淨佛國土，或有人、天別異，或無有人、天別異。如過去天王佛國土中，唯佛世尊以為法王，是故名為天王佛。

復有國土無三毒、邪見。

問曰：

諸佛但為除眾生煩惱故出世，邪見、三毒即是煩惱，若無煩惱，出何所為？

答曰：

有人言：是中大福德因緣故，邪見、三毒不發故言無。

復次，有人言：是中諸菩薩皆得無生法忍，常修六波羅蜜等諸功德，常遊十方度脫眾生，於諸佛所修習諸佛三昧；勝教化無數聲聞、辟支佛，亦勝教化阿鞞跋致菩薩。成就眾生菩薩、淨佛土菩薩，為近佛道故，利益轉大。

「是國土無二乘之名」者。

問曰：

餘佛有三乘教化，豈獨劣耶？

答曰：

佛出五濁惡世，於一道分為三乘。

問曰：

若爾，阿彌陀佛、阿閼佛等不於五濁世生，何以復有三乘？

答曰：

諸佛初發心時，見諸佛以三乘度眾生，自發願言：「我亦當以三乘度眾生。」

亦無無常、苦、空、無我之名者，以眾生深著常、樂等顛倒故，為說無常等苦法。是中無常、樂等倒故，不須無常、苦；若無病，則不須藥。亦無我所有，乃至無諸煩惱結使亦如是。

無二乘故，亦無須陀洹等諸果，但一向著諸法實相。先得無生法忍者，得諸三昧、陀羅尼門，轉復增益諸地等功德。風吹七寶之樹，隨所應度而出聲者，是菩薩欲使眾生易聞法故，七寶之樹出法音聲。寶樹遍滿國土故，眾生生便聞法，餘心不生，但生法心。

問曰：

諸佛有無量不可思議神通力，何以不變化作無量身說法度眾生？何須樹木音聲？

答曰：

眾生甚多，若佛處處現身眾生不信，謂為幻化，心不敬重。有眾生從人聞法，心不開悟；若從畜生聞法，則便信受。如《本生經》說：菩薩受畜生身，為人說法；人以希有故，無不信受。又謂畜生心直不誑故。

有人謂畜生是有情之物，皆有欺誑；以樹木無心而有音聲，則皆信受。所謂空、無相、無作，有佛、無佛，一切法常空，空故無相，無相故無作、無起。如是等法，晝夜常出。

餘國土以神通力、口力種種變化，此中常自然音聲。

淨佛國土，佛常為諸佛所讚，大作功德故，能得如是淨國；若聞淨國佛名，則畢定作佛。

問曰：

餘佛種種勤苦說法，眾生尚不得道，何以但聞佛名便得道？

答曰：

餘處佛種種說法，眾生或得道、或得善根，終不空說；若聞是佛名，畢至阿鞞跋致，不言今得。

問曰：

一切佛，若人好心聞名，皆當至佛，如《法華經》中說，福德若大、若小，皆當作佛。何以獨說淨國佛？

答曰：

人聞餘佛名字，謂：「受生與人無異，但有一切智得道為異。」心不敬重故，雖種善根亦不能深。

是中是法性身，佛身無量無邊，光明、說法音聲遍滿十方國土，國中眾生皆是近佛道者，無量阿僧祇由旬眾中說法；勝無量億阿僧祇日月光明，常從身出，佛令眾生見則得見，若不聽則不見。是佛一一毛孔邊常出無量無邊阿僧祇佛，一一諸佛等無異，於化佛邊展轉復出。隨應度眾生見佛優劣，根本真佛無有分別大小之異。如是等若見、若聞名、若聞如是功德，深信敬重故，所種善根，云何不畢定作佛？

復次，是佛說法時，無有疑者，乃至無一人言：「是法為非佛口所說！」悉皆是法。

問曰：

人從釋迦文尼佛聞法生疑者多？

答曰：

佛此中自說因緣：「有人薄福不種善根、不得善知識故生疑。」

著我見、邊見、邪見等諸煩惱覆故，非佛言是佛、是佛言非佛。不深種善根、不順善師，三毒、邪見一時發起，無所依隨，任意自恣——若見邪見，順其意故，言是一切智見；諸佛說畢竟空，不順其意，便言非佛；非法言法，法言非法。如是人於諸佛所多生疑，多生疑故心悔。是淨佛國中無如是罪人，故不生疑。

佛言：「如是罪人，破諸法實相故，死墮地獄惡道中！諸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諸罪人往來生死中，以佛神通力，拔出眾生令住正定聚中，不墮三惡趣，是名淨佛土。」

是佛土中無如是諸過。無不具足，於世間、出世間，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等中無有障礙——所謂國土七寶，眾生身端正，相好莊嚴，無量光明，常聞法音，常不遠離六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是中眾生皆畢竟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曰：

上「聞佛名畢定至佛」，此「於諸法無礙必得作佛」，有何差別？

答曰：

此中眾生常見佛、常聞法、深種善根、多集佛法故，疾得作佛；聞名者，雖俱畢竟定而小不如。

如是等，名為淨國土相，如「十地中莊嚴菩提樹」說。

◎

◎大智度論釋畢定品第八十三

【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菩薩摩訶薩為畢定？為不畢定？」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畢定，非不畢定。」

「世尊！何處畢定？為聲聞道中？為辟支佛道中？為佛道中？」

佛言：「菩薩摩訶薩非聲聞、辟支佛道中畢定，是佛道中畢定。」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為初發意菩薩畢定？為最後身菩薩畢定？」

佛言：「初發意菩薩亦畢定，阿鞞跋致菩薩亦畢定，最後身菩薩亦畢定。」

「世尊！畢定菩薩墮惡道中生不？」

「不也！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八人，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生惡道中不？」

「不也！世尊！」

「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已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行禪定、修智慧，斷一切不善業；若墮惡道、若生長壽天、若不得修善法處、若生邊國、若生惡邪見家、無作見家，是中無佛名、無法名、無僧名，無有是處！須菩提！初發意菩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深心行十不善道，無有是處！」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有如是善根功德成就，如佛自說本生受不善果報，是時善根為何所在？」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為利益眾生故，隨而受身，以是身利益眾生。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作畜生時，有是方便力，若怨賊欲來殺害，以無上忍辱、無上慈悲心捨身，不惱怨賊；汝諸聲聞、辟支佛，無有是力。以是故，須菩提！當知菩薩摩訶薩欲具足大慈悲心、為憐愍利益眾生，故受畜生身。」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住何等善根中受如是諸身？」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乃至道場，於其中間，無有善根不具足者；具足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應當學具足一切善根；學善根已，當得一切種智，當斷一切煩惱習。」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白淨無漏法，而生惡道畜生中？」

佛告須菩提：「於汝意云何？佛成就白淨無漏法不？」

須菩提言：「佛一切白淨無漏法成就。」

「須菩提！若佛自化作畜生身，作佛事，度眾生，實是畜生不？」

須菩提言：「不也！」

佛言：「菩薩摩訶薩亦如是，成就白淨無漏法，為度眾生故受畜生身，用是身教化眾生。」

佛告須菩提：「如阿羅漢作變化身，能使眾生歡喜不？」

須菩提言：「能！」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用是白淨無漏法，隨所度眾生而受身，以是身利益眾生，亦不受苦。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幻師幻作種種形，若象、馬、牛、羊、男、女等，以示眾人。須菩提！是象、馬、牛、羊、男、女等有實不？」

須菩提言：「不實也！世尊！」

佛言：「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白淨無漏法成就，現作種種身以示眾生故，以是身饒益一切，亦不受眾苦。」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大方便力，得聖無漏智慧，而隨所應度眾生身，而作種種形以度眾生！」

【論】

問曰：

上〈阿鞞跋致品〉中說：「如是相是阿鞞跋致，如是相非阿鞞跋致。」阿鞞跋致即是畢定，須菩提今何以更問？

答曰：

是般若波羅蜜有種種門、有種種道。阿鞞跋致是一門中說；今問畢定，更問異門。

復次，佛心中一切眾生、一切法皆畢定；人以智不及故，名為不畢定。佛知雖無量阿僧祇劫積大功德，必退作小乘者；亦知微細蜚虫雖未有善心，過爾所劫發心，後當作佛。定知一切法皆如是，從是因得是果，是故名佛；一切法中無礙，以畢定知故。

復次，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於佛所作少功德，乃至戲笑一稱南無佛，漸漸必當作佛。」又聞〈阿鞞跋致品〉中有退、不退，又復聞聲聞人皆當作佛——若爾者，不應有退。如《法華經》中說畢定，餘經說有退、有不退，是故今問為畢定、為不畢定。

如是等種種因緣故，問定、不定。

佛答：「菩薩是畢定。」

須菩提心以入涅槃為畢定，是故問：「為何道中畢定？」

佛答：「非畢定二乘，但於大乘中畢定。」

求佛道者，有上、中、下，是故問：「為初發意？為阿鞞跋致？為最後身畢定？」須菩提意謂為「阿鞞跋致已上，畢定住佛道中」故。

佛答：「三種菩薩皆畢定。」畢定者，必當作佛。

問曰：

如上品中說「佛以佛眼見十方菩薩，求佛如恒河沙，得阿鞞跋致者若一、若二」；今何以言「三種菩薩盡皆畢定」？

答曰：

我先已說：般若甚深有無量門，有說「諸菩薩退而不畢定」，有處說「菩薩畢定不退」。如〈阿鞞跋致品〉中，須菩提問佛：「菩薩退者，於何處退？為從色，為從受、想、行、識，乃至十八不共法？畢竟空故，諸法皆不退。」此中佛何以更說不退？

問曰：

是二義何者是實？

答曰：

二事皆實。佛口所說無不實者。如佛或說「諸法空無所有」，或說「布施、持戒等是有」。為初發心者說「諸法有」，為久學人著善法者說「諸法空無所有」。

懈怠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牢固者，如是人應從聲聞道得度而不求聲聞，久於生死中受苦，是故說「發心如恒河沙，得阿鞞跋致者若一、若二」。眾生聞是已，能堪受眾苦者，畢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不能者，取聲聞、辟支佛道。

有人堪任得佛而大悲心薄、自愛身重；此人聞佛難得，多有退者，作是念：「我或不能得佛，不如早取涅槃，何用

世世受勤苦為！」為是人故，說一切菩薩乃至初發心皆畢定，如《法華經》中說。

問曰：

若菩薩皆畢定，佛何以故種種呵二乘，不聽菩薩取二乘證？

答曰：

求佛道者應遍知法性，是人畏老、病、死故，於法性少分取證，便自止息，捨佛道、不度眾生，諸佛菩薩之所呵責：「汝欲捨去，會不得離，得阿羅漢證時，不求諸菩薩深三昧，又不廣化眾生，是則迂迴，於佛道稽留。」

問曰：

阿羅漢先世因緣所受身必應當滅，住在何處而具足佛道？

答曰：

得阿羅漢時，三界諸漏因緣盡，更不復生三界。有淨佛土，出於三界，乃至無煩惱之名，於是國土佛所，聞《法華經》，具足佛道。如《法華經》說：「有羅漢，若不聞《法華經》，自謂得滅度；我於餘國為說是事，汝皆當作佛。」

問曰：

若阿羅漢往淨佛國土受法性身，如是應得疾作佛，何以言迂迴、稽留？

答曰：

是人著小乘因緣，捨眾生、捨佛道，又復虛言得道；以是因緣故，雖不受生死苦惱，於菩薩根鈍，不能疾成佛道，不如直往菩薩。

復次，佛法於五不可思議中最第一，今言「漏盡阿羅漢還作佛」，唯佛能知。論議者正可論，其事不能測知，是故不應戲論。若求得佛時，乃能了知；餘人可信而不可知。畢

定菩薩墮三惡道中不者，須菩提聞佛說無量本生因緣，或象、鹿、龜、鵠、孔雀、鸚鵡等受種種苦，是故問佛：「世尊！若菩薩受如是等畜生身，云何言一切菩薩畢定？」畢定者，即是阿鞞跋致；阿鞞跋致者，不墮三惡趣。

佛反問答：「於汝意云何？八人等聖人為墮三惡道不？」須菩提思惟：「是諸聖人入聖道故，無墮三惡道因緣。」思惟已，答言：「不也！」

佛言：「菩薩亦如是，墮三惡道因緣盡故，云何墮三惡道？」

墮三惡道因緣者，所謂諸不善法。是菩薩從初發心已來，修習布施、持戒等諸善法，斷諸殺生等十不善道；若是人墮三惡道，無有是處！何以故？滅諸惡法、增益善法故。不善道有上、中、下：上者墮地獄，中者墮畜生，下者墮餓鬼。是菩薩三種已盡，深心悲念眾生，是故不墮。

問曰：

若爾者，三惡道可不於中生；是菩薩福德多，何以不於長壽天中生？

答曰：

是菩薩憐愍眾生，行六波羅蜜；雖能入禪波羅蜜，和合慈悲行，不著禪味，命欲終盡，念欲界法故退禪道。以彼中無苦惱、深著禪味，難可得度，故不生長壽天。

以邊國障礙，不得修善法，故不生。所以者何？是菩薩拔出憒法根本；憒法因緣故，生邊國不知法處。復次，是菩薩常好中道、捨離二邊故，不生邊國。邊國者，無三寶之名，不識七眾，但貴今世現事不貴福德道法，故名邊地，不但生邊國故名為邊地。若識三寶，知罪福相續因緣，解諸法實相，是人雖生閻浮提外，不名為邊，何況生閻浮提中！

是菩薩常樂為他說法，亦深愛善法故，得隨意善眾生共生，所謂為中國。人於中國不生邪見家。何以故？是菩薩世世常自行正見，亦教他正見，讚正見法，歡喜讚歎行正見者，是故不生惡邪見家。

問曰：

是菩薩大福德、智慧力，應生邊地、邪見家而教化之，何以畏而不生？

答曰：

菩薩有二種：一者、成就大力菩薩，二者、屬因緣新發心菩薩。大菩薩為眾生隨所應度受身，不避邊地、邪見；新發意菩薩若生是處，既不能度人，又自敗壞，是故不生。譬如真金在泥，終不敗壞；銅鐵則壞。邪見者，所謂無作見。雖六十二種皆是邪見，無作最重。所以者何？無作言不應作功德、求涅槃。若言天作、若言世界始來，雖是邪見，而不遮作福德。以無作大惡，故不生。

又初發心菩薩深惡心行十不善道，無有是處！何以故？是菩薩一心迴向，貴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貴世間法。是人未離欲因緣故，雖起諸煩惱，終不深心作惡；雖加杖楚，終不奪命，不取他財令其失命。是菩薩斷一切不善法、修集一切善法故，不生八難處，常得八好處。

須菩提問：「若菩薩有如是善根成就，云何本生因緣作鹿、馬等？」

佛答：「菩薩實有福德善根成就，為利益眾生，故受畜生形，亦無畜生罪。」此中佛自說因緣，所謂：「菩薩在畜生中慈愍怨賊，阿羅漢、辟支佛所無有。」

阿羅漢、辟支佛，怨賊來害，雖不加報，不能愛念供養供給。

如菩薩本身作六牙白象，獵師以毒箭射胸！爾時，菩薩象以鼻擁抱獵者，不令餘象得害，語雌象言：「汝為菩薩婦，何緣生惡心？獵師是煩惱罪，非人過也！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滅除其煩惱罪；譬如鬼著人，呪師來但治鬼而不瞋人。是故莫求其罪！」徐問獵者：「汝何以射我？」答言：「我須汝牙。」象即就石罅，拔牙與之，血肉俱出，不以為痛；供給糧食，示語道徑。如是等慈悲，阿羅漢、辟支佛所無有。如是好心，云何受畜生身？當知是變化，度於眾生。

問曰：

何以不作人身而為說法，而作此獸身？

答曰：

有時眾生見人身則不信受，見畜生身說法則生信樂，受其教化。

又菩薩欲具足大慈悲心，欲行其實事；眾生見之驚喜，皆得入道。◎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三

大智度論釋畢定品第八十三之餘

(卷第九十四)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世尊！菩薩摩訶薩住何等白淨法，能作如是方便力而不受染污？」

佛言：「菩薩用般若波羅蜜作如是方便力，於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中饒益眾生，亦不貪著是身。何以故？著者、著法、著處，是三法皆不可得，自性空故。空不著空，空中無著者，亦無著處。何以故？空中空相不可得。須菩提！是名不可得空。菩薩住是空中，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世尊！菩薩但住般若波羅蜜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住餘法中耶？」

「須菩提！頗有法不入般若波羅蜜者不？」

「世尊！若般若波羅蜜自性空，云何一切法皆入般若波羅蜜中？世尊！空中無有法若入、若不入。」

「須菩提！一切法、一切法相空不？」

「世尊！空。」

「須菩提！若一切法、一切法相空，云何言一切法不入空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住一切法空中，能起神通波羅蜜；住是神通波羅蜜中，到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供養現在諸佛，聞諸佛說法，於諸佛所種善根？」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觀是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皆空，是國土中諸佛亦性空，但假名字故，諸佛現身所假名字亦空。若十方國土及諸佛性不空者，空為有偏；以空不偏故，一切法、一切法相空。以是故，一切法、一切法相空。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用方便力，生神通波羅蜜；住是神通波羅蜜中，起天眼、天耳、如意足、知他心智、宿命智，知眾生生死。若菩薩遠離神通波羅蜜，不能得饒益眾生，亦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神通波羅蜜，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何以故？用是天眼自見諸善法，亦教他人令得諸善法，於善法亦不著，諸善法自性空故。空無所著，若著則受味，是空中無有味。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能生如是天眼，用是眼觀一切法空；見是法空，不取相、不作業；亦為人說是法，亦不得眾生相、不得眾生名。如是菩薩摩訶薩用無所得法故起神通波羅蜜，用是神通波羅蜜，神通所應作者能作。

「是菩薩用天眼通過於人眼，見十方國土；見已，飛到十方，饒益眾生——或以布施、或以持戒、或以忍辱、或以精進、或以禪定、或以智慧，饒益眾生；或以三十七助道法，或以諸禪、解脫、三昧，或以聲聞法、或以辟支佛法、或以菩薩法、或以佛法，饒益眾生。

「為慳者如是說法：『諸眾生！當行布施，貧窮是苦惱法，貧窮之人自不能益，何能益他？以是故，汝等當勤布施，自身得樂，亦能令他得樂；莫以貧窮故共相食噉，不得離三惡道。』為破戒者說法：『諸眾生！破戒法大苦惱！破戒之人自不能益，何能益他？破戒法受苦果報：若在地獄，若在餓鬼，若在畜生。汝等墮三惡道中，自不能救，何能救人？以是故，汝等不應隨破戒心，死時有悔。』若有共相瞋諍者，

說如是法：『諸眾生！莫共相瞋！瞋亂心人，不順善法。汝等今共相瞋亂心，或墮地獄，若餓鬼、畜生中。以是故，汝等不應生一念瞋恚心，何況多！』為懈怠眾生說法，令得精進；散亂眾生，令得禪定；愚癡眾生，令得智慧亦如是。

「行婬欲者，令觀不淨；瞋恚者，令觀慈心；愚癡眾生，令觀十二因緣。行非道眾生，令入正道，所謂聲聞道、辟支佛道、佛道。為是眾生如是說法：『汝等所著是法性空，性空法中不可得著，不著相是空相。』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住神通波羅蜜中，為眾生作利益。須菩提！菩薩若遠離神通，不能隨眾生意善說法。以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起神通。須菩提！譬如鳥無翅不能高翔；菩薩無神通，不能隨意教化眾生。以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應起諸神通；起諸神通已，若欲饒益眾生，隨意能益。

「是菩薩用天眼見如恒河沙等諸國土及見是國土中眾生；見已，用神通力往到其所，知眾生心，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或說布施、或說持戒、或說禪定乃至或說涅槃法。是菩薩用天耳，聞二種音聲：若人、若非人。用天耳聞十方諸佛所說法，皆能受持；如所聞法為眾生說，或說布施乃至或說涅槃。是菩薩淨他心智，用他心智知眾生心，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或說布施乃至或說涅槃。是菩薩宿命智憶念種種本生處，亦自憶、亦憶他人；用是宿命智，念過去在在處處諸佛名字及弟子眾；有眾生信樂宿命者，為現宿命事而為說法，或說布施乃至或說涅槃。用如意神通力到種種無量諸佛國土，供養諸佛，從諸佛種善根，還來本國。是菩薩漏盡神通智證，用是漏盡神通智證故，為眾生隨應說法，或說布施乃至或說涅槃。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如是

起諸神通。菩薩用修是神通故，隨意受身，苦樂不染；譬如佛所化人，作一切事，苦樂不染。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如是遊戲神通，能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不淨佛國土、不成就眾生，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因緣不具足故，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是菩薩摩訶薩因緣具足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須菩提：「一切善法是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是善法，以是善法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須菩提：「菩薩從初發意已來，檀波羅蜜是善法因緣，是中無分別是施者、是受者，性空故。用是檀波羅蜜，能自利益，亦能利益眾生，從生死拔出，令得涅槃。是諸善法皆是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行是道，過去、未來、現在諸菩薩摩訶薩得度生死——已度、今度、當度。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十八空，八背捨、九次第定，陀羅尼門，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皆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須菩提！是名善法。菩薩摩訶薩具足是善法已，當得一切種智；得一切種智已，當轉法輪；轉法輪已，當度眾生。」

【論】

釋曰：

爾時，須菩提問：「住何等善根故能受此身？」

佛答：「菩薩摩訶薩一切善法具足。」

乃至須菩提大歡喜白佛言：「菩薩摩訶薩大方便成就力，住何等聖無漏法，能受此身而不為畜身所染？譬如幻師，亦如變化。住何等白淨法，能作如是方便？」

佛答：「菩薩以般若波羅蜜力故，能成就如是方便，作種種身，能利益十方國土中眾生，亦不貪是身。」

佛此中說因緣：「是菩薩三法不可得：一者、是菩薩身，二者、所作鹿、馬，三者、所用法。」何以故？是法皆性空。空亦不著空，空中亦無貪著。法無故眾生無，眾生無故法亦無。

此中佛說因緣：「空中空不可得。」不可得故，菩薩云何貪是智慧？是名無所得空般若波羅蜜，菩薩住是中，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障礙故易得。

須菩提問：「菩薩住六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今何以但說住無所得般若波羅蜜中得？」

佛答：「須菩提！何法不入般若中？」一切法皆入般若波羅蜜中；若住般若波羅蜜，則住一切法。

復問：「若般若波羅蜜性空，云何一切法皆入中？」

此中須菩提自說因緣：「一切法性空中，無有法出、無有法入。」

佛告須菩提：「一切法、一切法相空耶？」

「世尊！空。」

「須菩提！若一切法、一切法相空，一切法應入空中，汝云何言空中無有法出入？」

爾時，須菩提心伏受解；聞是菩薩化身度眾生，今問：「世尊！菩薩云何住一切法空中，能起神通波羅蜜，到十方

如恒河沙國土供養佛、聽法、種甚深善根？」善根者，諸陀羅尼、三昧門、無礙解脫之根本。

須菩提意：般若波羅蜜性空，云何菩薩安住性空波羅蜜中能行是神通有法？

佛言：「空故能行。所以者何？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時，觀十方如恒河沙國土皆空，是國土諸佛亦空。」

問曰：

若國土空，佛亦應空，何以別說？

答曰：

佛以無量阿僧祇實功德得是身，能以一足指動十方如恒河沙國土；又菩薩世世來深愛重佛，不能疾觀使空。是故不共國土合說。

此中佛自說因緣：「若十方國土及諸佛不空者，空為有偏。有偏名有空、不空處。今實不偏，故一切法、一切法相空。」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一切法無礙；以肉眼觀色不通：見上、不見下，見前、不見後，通見、障不見，晝見、夜不見；知肉眼力少故，以方便更求天眼。方便力者，令他界四大來在身中。

用天眼義，如先說。生天耳、如意足、他心智、宿命智，知眾生生死所趣等。

菩薩若無神通，不能得饒益眾生。何以故？若無神通，云何能令多眾生發心？菩薩有神通，猶尚不能盡令眾生發心，何況無！是故神通波羅蜜是菩薩所行道。

菩薩自見善法，亦令他人得見善法，亦不著是善法。何以故？是法性皆空故。

問曰：

天眼可見色，云何見善法？又言見一切法性空？

答曰：

因中說果。以天眼見，自見己身及見十方眾生，然後用他心智、宿命智求其今世、後世善根；是善根及果報，久皆磨滅，磨滅故見空。

是善根皆是有為法、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空故不可著，亦不可受味，不可受味故不著。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焰。眾生愛著亦如是，善、不善法中皆著，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著故，不能入涅槃；唯不能著般若波羅蜜性空火。所以者何？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相空；若般若波羅蜜不空，即是味，是可著處。

菩薩住是智慧中，不起有漏業，為眾生說法，亦知眾生假名不可得。安住是無所得般若波羅蜜中，而能具足神通事；若菩薩不得是無障礙般若，則不能得無礙神通。

菩薩得是無障礙空神通，飛到十方國土，利益眾生，如經中廣說，或以布施、或以持戒等。慳者為說布施等六波羅蜜義，如此中佛自廣說。

如此中說譬喻：如鳥無翅不能飛翔；菩薩亦如是，無神通波羅蜜，不能教化眾生。

菩薩以天眼見十方國土、諸佛及一切眾生。以天耳力，從諸佛聞法。以如意神通力，放大光明，或現水火作種種變化，現奇特事，令眾生發希有尊重心。以他心智力故，知他心心數法所著、所厭，可度、不可度，是利、是鈍，是善根成就、是未成就——如是等知他眾生心，攝取善根成就者。有可度者，以宿命智、生死智觀其本末：「何所從來？種何善根？所好何行？從此終當生何所？何時當得解脫？」如是籌量思惟，知可度者過去業因緣、未來世果報。復以神通力，

是人應以恐怖度者，以地獄示之：「汝當生此中。」應以歡喜度者，示以天堂；眼見是事，心懷驚怖、歡喜，厭患世間。爾時，以漏盡神通說漏盡法，眾生聞是法，破其著心，以三乘而得涅槃。

譬如白鷺欲取魚時，籌量進止，不失期會，知其可得，即便取之，終不空也。菩薩亦如是，以神通力故，觀眾生本末，應度因緣、國土、時節，知其信等諸根增利、諸因緣具足而為說法，則不空也。是故說：「菩薩離神通，不能饒益眾生；如鳥無翅。」

餘神力，如佛自說：「以天眼見十方眾生生死，亦知眾生心，隨意說法。乃至善修神通力，而為眾生受身，不為苦樂所污。」是菩薩於眾生中，或為父、或為子，或為師、或為弟子，或為主、或為奴，或為象馬、或為乘象馬者，或時富貴力勢、或時貧賤——於此諸事，亦不為染污；譬如佛所化人，作一切事，不染苦樂。一切事者，如先作種種阿僧祇身度眾生。苦樂不染者，樂中不生愛，苦中不生瞋；不如生死眾生隨處起煩惱。菩薩應如是遊戲神通，成就眾生、淨佛國土。

問曰：

菩薩神通力有所作，何以名遊戲？

答曰：

戲名如幻師種種現變；菩薩神通種種現化，名之為戲。

復次，佛法中三三昧，空名為上行。何以故？似如涅槃無所著、無所得故。諸餘行法，皆名為下下，如小兒。是故說神通力名為遊戲，於成就眾生、淨佛土中，最為要用。成就眾生，如是中說：「淨佛土，共修善根。」

問曰：

何必要用成就眾生、淨佛國土？

答曰：

佛自說因緣：「不成就眾生、淨佛國土，不能得無上道。何以故？因緣不具足，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者，所謂一切善法。

從初發意行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於是行法中，無憶想分別：是施者、是財物、是受者；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若菩薩不著心、無所分別行六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是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以是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能自度，又能度眾生。

問曰：

菩薩若著心布施，有何等過而不名具足？著心布施，受者恩重。

答曰：

雖有小利而有過；如美食雜毒，雖有美利而自喪命。

問曰：

何者是過？

答曰：

若著心布施，有不稱意事，則生恚怒；若受者不感其恩，即成怨嫌。若著心供養善人，有少凶衰，則嫌布施無應，悔惜所施；若布施心悔，所受果報則不清淨。

復次，著心布施者，深心貪著財物，若有侵奪，則便加害；自念：「我為福德好事集財，汝何故侵奪？」先貪財物，為今世事而作布施，為後世事，愛惜轉深；以染著故，若有侵奪，能為重罪；重罪因緣故，受三惡道苦。

復次，貪著因緣故生瞋恚，瞋恚因緣故加刀杖；刀杖殺害，受諸苦惱。

復次，人起愚癡業，大不安隱，行此虛誑不實事故，後必致大患。十方諸佛皆說無相解脫門，諸法無相相是為實。若人取是財物虛誑不實相，然後心著；心著故，期大果報而能施與。譬如人欲求多收故，大用穀子。如是著心布施，果報少而不淨，終歸於盡，受諸憂惱，不可稱說，皆由取相故，有如是過。若以如實相行布施，無有如是過；無量阿僧祇生死中，受諸福樂而亦不盡，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若人以著心行善法，是人若聞諸法畢竟空，即時捨所行法，著是空法取相，以此為實，先者為虛誑；是人則失二種法：失先善法，而墮邪見。著心者，有如是過；譬如重病之人，雖有眾藥，療之無損，藥復作病。

著心行諸功德，有如是等過罪。

菩薩捨於著心，不取空相；如如、法性、實際，於布施等法亦如是見。為一切眾生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菩薩布施時，作是念：「如十方三世諸佛畢竟清淨智慧，知諸法實相，亦知是布施相；我亦以是性迴向。」

復次，是菩薩一切五情、心心數法中不用不行，不能知諸法相故。是法皆是因緣邊生，虛誑，無有自性故；我今欲知諸法實相迴向，是諸虛誑入實相中，皆無有異。我今未能得諸法清淨實智慧故，有所分別是虛、是實。以清淨智慧知之，則皆作第一義諦；入第一義諦中，皆為清淨，無有別異。

如是布施等，迴向，直至佛道。是故說：「無所分別心，能行布施等，是名真菩薩道。」◎

◎大智度論釋四諦品第八十四

【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是諸法是菩薩法，何等是佛法？」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問『是諸法是菩薩法，何等是佛法』者，須菩提！菩薩法亦是佛法。若知一切種，是得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習，菩薩當得是法；佛以一念相應慧知一切法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是為菩薩、佛之差別。譬如向道、得果異，是二人俱為聖人。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無礙道中行，是名菩薩摩訶薩；解脫道中無一切闇蔽，是為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自相空，自相空法中，云何有差別之異——是地獄、是餓鬼、是畜生、是天、是人，是性地人、是八地人、是須陀洹人、是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人、是辟支佛、是菩薩、是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世尊！如諸人不可得，業因緣亦不可得，果報亦不可得！」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自相空法中，無眾生、無業因緣、無果報。須菩提！眾生不知是諸法自相空，是眾生作業因緣——若善、若惡、若無動：罪業因緣故，墮三惡道中；福業因緣故，在人、天中生；無動業因緣故，色、無色界中生。是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時，盡受行是助道法；如金剛三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已，饒益眾生。是利常不失故，不墮五道生死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五道生死不？」

佛言：「不得也！須菩提！」

「世尊！得業若黑、若白、若不黑不白不？」

佛言：「不也！」

「世尊！若不得，云何說是地獄、餓鬼、畜生、人、天、須陀洹乃至阿羅漢、辟支佛、菩薩、諸佛？」

「須菩提！若眾生知諸法自相空，菩薩摩訶薩不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拔眾生於三惡趣，乃至五道往來生死中。須菩提！以眾生實不知諸法自性空故，不得脫五道生死；是菩薩從諸佛所聞諸法自性空，發意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諸法不爾如凡夫人所著；是眾生於無所有法中，顛倒妄想分別得法——無眾生有眾生相，無色色相，無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相；乃至一切有為法無所有，用顛倒妄想心，作身、口、意業因緣，往來五道生死中不得脫。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一切善法內般若波羅蜜中，行菩薩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為眾生說四聖諦——苦、苦集、苦滅、苦滅道，開示分別。一切助道善法皆入四聖諦中，用是助道善法故，分別有三寶。何等三？佛寶、法寶、僧寶。不信拒逆是三寶故，不得離五道生死。」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用苦聖諦得度？用苦智得度？用集聖諦得度？用集智得度？用滅聖諦得度？用滅智得度？用道聖諦得度？用道智得度？」

佛告須菩提：「非苦聖諦得度，亦非苦智得度；乃至非道聖諦得度，亦非道智得度。須菩提！是四聖諦平等故，我說即是涅槃；不以苦聖諦，不以集、滅、道聖諦，亦不以苦智，不以集、滅、道智得涅槃。」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是四聖諦平等？」

「須菩提！若無苦、無苦智，無集、無集智，無滅、無滅智，無道、無道智，是名四聖諦平等。復次，須菩提！是四聖諦如、不異、法相、法性、法住、法位、實際，有佛、無佛，法相常住，為不誑不失故。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為通達實諦故，行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為通達實諦故，行般若波羅蜜時，如通達實諦故，不墮聲聞、辟支佛地，直入菩薩位中？」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如實見諸法；見已，得無所有法；得無所有法已，見一切法空——四聖諦所攝、四聖諦所不攝法皆空。若如是觀，是時，便入菩薩位中；是為菩薩住性地中，不從頂墮。用是頂墮故，墮聲聞、辟支佛地。是菩薩住性地中，能生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是菩薩住是初定地中，分別一切諸法，通達四聖諦：知苦，不生緣苦心；乃至知道，不生緣道心。但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觀諸法如實相。」

「世尊！云何觀諸法如實相？」

佛言：「觀諸法空。」

「世尊！何等空？」

佛言：「自性空。是菩薩用如是智慧觀一切法空，無法性可見住是性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無性相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諸佛所作，非辟支佛所作，亦非阿羅漢所作，亦非向道人所作，亦非得果人所作，亦非菩薩所作。但眾生不知不見諸法如實相，以是事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故，為是眾生說法。」

【論】

問曰：

佛法、菩薩法大有差別：佛是一切智，菩薩未是一切智。
須菩提何故生疑而問佛：「何等是諸菩薩法？何等是佛法？」

答曰：

此中佛教菩薩如佛所行，應如是行六波羅蜜等乃至一切種智。是故須菩提問：「若如佛行，與佛何異？」

佛可其意，應如是問。

色等諸法行處是同，但智慧利鈍有異。此中佛自說因緣：「菩薩雖如實行六波羅蜜而未能周遍，未能入一切門，是故不名為佛。若菩薩已入一切種智門，入諸法實相中，以一念相應智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斷一切煩惱習，得諸法中自在力，爾時名為佛。」

如月十四日、十五日，雖同為月，十四日不能令大海水潮；菩薩亦如是，雖有實智慧清淨，未能具足諸佛法故，不能動一切十方眾生。月十五日光明盛滿時，能令大海水潮；菩薩成佛亦如是，放大光明，能動十方國土眾生。

此中佛自說譬喻：「如向道、得果，雖同為聖人而有差別。」菩薩亦如是，行者名為菩薩，從初發心乃至金剛三昧；佛已得果，斷一切法中疑，無所不了，故名為佛。

須菩提復問：「自相空法中差別不可得——所謂是地獄乃至天，是性人、八人，是須陀洹乃至佛！世尊！如地獄等眾生不可得，業因緣亦應不可得。何以故？作業不可得；業不可得故，果報亦不可得。佛云何說佛與菩薩有差別？」

佛可須菩提意，還以所問答須菩提：「眾生不知自性空法故，能起善惡業。」如經中廣說。眾生者，凡夫，未入正位人；是人我心顛倒，煩惱因緣故起諸業。業者，有三種：身、口、意。是三種業有二種：若善、若惡，若有漏、若無漏。惡業故墮三惡趣，善業故生天、人中。善業復有二種：

一者、欲界繫，二者、色、無色界繫。色、無色界繫生業名不動，不動業故生色、無色界。

若眾生自知諸法性空，即時不生著心，著心不生故不起業，乃至不生色、無色界。以實不知故生。以是事故，菩薩摩訶薩盡受行布施等法乃至十八不共法，無所失、無所少；乃至用如金剛三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饒益眾生。眾生得是利益故，不復往來五道生死。

須菩提復問：「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實得是五道不？」

佛言：「不得！」

問曰：

佛先說「大利益故，不墮五道」，今云何言「不得」？

答曰：

決定取相邪見、墮邪見。五道生死不得，但凡夫人以顛倒因緣起業，假名有生死五道，其實如幻、如夢。

復問：「得黑、白等四種業不？」

佛言：「不。」

「黑業」者，是不善業，果報：地獄等受苦惱處。是中眾生，以大苦惱悶極，故名為黑。

受善業果報處，所謂諸天。以其受樂隨意自在明了，故名為「白業」。是業是三界天。

善、不善業受果報處，所謂人、阿修羅等八部。此處亦受樂、亦受苦，故名為「白黑業」。

「無漏業」能破不善有漏業，能拔眾生令離善惡果報中。

問曰：

無漏業應是白，何以言非白非黑？

答曰：

無漏法雖清淨無垢，以空、無相、無作故無所分別，不得言白。黑、白是相待法，此中無相待故不得言白。

復次，無漏業能滅一切，諸觀中分別故有黑、白，此中無觀故無白。

須菩提復問：「若不得是四種業，云何分別是地獄乃至阿羅漢？」

若無黑業，云何說是地獄、畜生、餓鬼？若無白業，云何說是天、人？若無黑白業，云何說是阿修羅道？若無不白不黑業，云何說是須陀洹乃至阿羅漢？

佛答：若一切眾生自知諸法自性空者，菩薩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亦不於六道中拔出眾生。何以故？眾生自知諸法性空，則無所度；譬如無病則不須藥，無闇則不須燈明。須菩提！今眾生實不知自相空法故，隨心取相生著，以著故染，染故隨於五欲，隨五欲故為貪所覆，貪因緣故，慳、虛誑、嫉妬、瞋恚、鬪諍，以瞋恚故，起諸罪業，無所識知。是故壽終隨業因緣生於彼處，續作生死業，常往來六道中，無復窮已。是故菩薩於諸佛及弟子所聞說諸法空，而慈愍眾生：「眾生以狂愚顛倒故生著，我當作佛，破眾生顛倒，令解諸法空相。」

所以者何？諸法不爾如凡人所著。眾生、法無有定實，但自於無所有中憶想分別，望有所得；無眾生中起眾生想，無色中起色想，無受、想、行、識中起識想。以狂顛倒故，是人能起身、口、意業，於六道生死中不能得脫。

若但生眾生法想，結縛猶輕，易可得度。生貪欲、瞋恚，於是中起諸重業，是為重縛，受此業果報，則難可得度；譬如積微塵成山，難可得移動。菩薩為是眾生故，欲破其生死因緣果報故，於般若中攝一切善法，行菩薩道，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為眾生說四聖諦，所謂苦、苦集、苦滅、滅苦道，種種因緣開示、敷演。

問曰：

佛無量阿僧祇劫來習微妙法，所謂十八不共法，乃至無礙解脫，諸甚深業，何以但說苦、集、滅、道？

答曰：

眾生所畏急者，無過於苦；為除苦已，然後示以佛道。如人重病，先以除病為急；然後以寶物、衣服莊嚴其身。

苦者，受五受眾身是一切苦本，性即是苦；是苦略而言之，是生、老、病等，如經中處處廣說。苦集者，愛等諸煩惱；愛是心中舊法，以是故，佛說「愛能生後身，故是苦因」，苦因即是集。若人欲捨苦，先當斷愛，愛斷苦則滅，斷愛即是苦滅。

苦滅即是道，觀是五眾種種因緣，苦及苦集過罪，所謂無常、苦、空、無我，如病、如瘡、如怨、如賊等，於八聖道分中為正見，餘七事助成發起，能斷一切法中愛；如以酒發藥。此人於一切世間無所復貪，得離苦火，然後示以妙法。

復次，此中佛自說因緣，所謂：「於四聖諦中攝一切善法。」

有人言：「佛何以但說苦等四法？」以是故，佛說：「一切助道善法皆攝在四諦中。」

助道善法因緣故，分別有三寶。眾生不信三寶故，不得離六道生死。

問曰：

須菩提何以作是龜問，言：「為以苦滅、以苦智滅？以集滅、集智滅？」

答曰：

此非僇問！今問：「見苦等四諦體故滅？為用智故滅？」

愛等諸煩惱滅故，名有餘涅槃。若以苦諦得道，一切眾生牛羊等亦應得道！若用苦智得道，離苦則無智；離苦智不名為「苦諦」，但名為「苦」。苦諦、苦智和合故生，不得言「但以苦滅」、「但以智滅」。乃至道諦亦如是。

佛答：「不以苦諦滅，亦不以苦智滅，乃至道諦、道智亦如是。我說：『是四諦平等即是滅。不用苦諦滅，不用乃至道諦滅。』」

何以故？是苦等四法皆從緣生，虛妄不實，無有自性故不名為實，不實故云何能滅？

問曰：

二諦有漏，凡夫所行法故，可是虛誑不實；道諦是無漏法，無所著，雖從因緣和合生而不虛誑；又滅諦是無為法，不從因緣有。云何言「四法皆是虛誑」？

答曰：

初得道，知二諦是虛誑。將入無餘涅槃，亦知道諦虛誑，以空空三昧等捨離道諦，如說椳喻。滅諦亦無定法。如經中說：「離有為，無無為，因有為故說無為。」苦滅如燈滅，不應戲論求其處所。

是故佛說：「不以用苦乃至用道得滅。」

須菩提問佛：「何者是四諦平等？」

佛答：若無八法處——所謂四諦、四諦智，是則平等。

復次，須菩提！四諦如實、不誑、不異，如、法性、法相、法住、實際，若有佛、無佛，法相常住，不用心、心數法及諸觀，但為不誑眾生故。住一切餘法皆顛倒，妄著顛倒果報生故，雖能與人天喜樂，久久皆虛妄變異；但有一法，

所謂諸法實相，以不誑故，常住不滅。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通達諸法實諦。

須菩提復問：「云何菩薩通達得實諦，過聲聞、辟支佛地，入菩薩位？」

佛答：若菩薩思惟籌量求諸法，無有一法可得定相，見一切法皆空——若在四諦、若不在四諦。非四諦者，虛空、非數緣盡；餘在四諦。若觀如是法空，爾時，入菩薩位。

問曰：

何以不說「空亦空觀，入菩薩位」？

答曰：

不須是說。何以故？若說諸法空，即是空，空亦空；若是空不空，不名為一切空。是故行是空，得入菩薩位。菩薩住是性地中，不墮頂。性地者，所謂菩薩法位。如聲聞法中，燔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名為性地。是法隨順無漏道，故名為性，是中住必望得道；菩薩亦如是，安住是性地中，必望作佛。能生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是菩薩住在禪地中攝心，分別思惟籌量諸法，通達四諦——所謂知見苦，亦非緣苦生心。知苦是凡夫受身著苦因緣故，受諸憂惱；是人身皆如賊、如怨，無常、空等。得是已，即時捨，不取苦相，亦不緣苦諦，菩薩法位力故。乃至道諦亦如是。但一心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是四諦藥病相對，亦不著是四諦，但觀諸法如實相，不作四種分別觀。

須菩提問：「云何如實觀諸法？」

佛言：「觀空。須菩提！若菩薩能觀一切法若大若小皆空，是名如實觀。」

復問：「用何等空？」

佛答：「用自相空。」

問曰：

十八空中佛何以但說自相空？

答曰：

是中道空。內、外空等是小空，畢竟空、無所得空等是甚深空，自相空是中空。自相有理破故而心不沒，而能入甚深空中。是菩薩得如是法，觀一切法皆空，乃至不見一法有性可住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觀諸法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自性空；非佛所作，非大菩薩所作，非阿羅漢、辟支佛所作，常寂滅相，無戲論語言。

眾生不能知見如實相，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為眾生說法。方便力者，菩薩得無生忍法，入菩薩位，通達菩薩第一義諦。觀是道相甚深微妙，無得無捨；用妙智慧不可得，何況可得口說！大悲心深念：「眾生以空事故，墮三惡道，受大劇苦；若我直說是法，則不信不受，則破壞法，墮於地獄！我今當成就一切善法、莊嚴身三十二相，引導眾生，起無量無邊諸佛神通力，得成佛道，一切眾中主，於諸法得自在。若讚惡法，眾生猶尚當受，何況實法！」是菩薩如所願思惟行，為眾生說，使皆度脫。◎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四

大智度論釋七喻品第八十五(卷第九十五)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諸法性無所有，非佛所作，非辟支佛所作，非阿羅漢所作，非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所作，非向道人、非得果人、非諸菩薩所作，云何分別有諸法異——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人、是天，乃至是非有想非無想天？用是業因緣故，知有生地獄者；是業因緣故，知有生畜生、餓鬼者；是業因緣故，知有生人中，生四天王天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天者；是業因緣故，知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者；是業因緣故，知是諸菩薩摩訶薩；是業因緣故，知是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世尊！無性法中，無有業用。作業因緣故，若墮地獄、餓鬼、畜生，若生人、天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天；以是業因緣故，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摩訶薩行菩薩道，當得一切種智，得一切種智故，能拔出眾生於生死中？」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無性法無業無果報。須菩提！凡夫人不入聖法，不知諸法無性相，顛倒愚癡故，起種種業因緣。是諸眾生隨業得身：若地獄身，若畜生身，若餓鬼身，若人身，若天身——若四天王天身，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身。是無性法無業無果報，無性常是無性。如須菩提所言：『若一切法無性，云何是須陀洹乃至諸佛得一切種智？』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道是無性不？須陀洹果乃至諸佛一切種智是無性不？」

須菩提言：「世尊！道無性，須陀洹果亦無性，乃至諸佛一切種智亦無性。」

「須菩提！無性法能得無性法不？」

「不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有性法能得有性法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無性法及道，是一切法皆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須菩提！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以方便力，見眾生以顛倒故著五眾：無常中常相、苦中樂相、不淨中淨相、無我中我相，著無所有處。是菩薩以方便力故，於無所有中拔出眾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凡夫人所著，頗有實不異不？著故起業；業因緣故，五道生死中不得脫？」

佛告須菩提：「凡夫人所著起業處，無如毛髮許實事，但顛倒故。須菩提！今為汝說譬喻，智者以譬喻得解。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如夢中所見人受五欲樂，有實住處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夢尚虛妄不可得，何況住夢中受五欲樂！」

「於汝意云何？諸法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為若無為，頗有不如夢者不？」

「世尊！諸法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為若無為，無不如夢者。」

佛告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夢中有五道生死往來不？」

「世尊！無也！」

「於汝意云何？夢中有修道，用是修道，若著垢、若得淨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是夢法無有實事，不可說垢、淨。」

「於汝意云何？鏡中像有實事能起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餓鬼、畜生，若人、若天——四天王天處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處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是像無有實事，但誑小兒，是事云何當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當墮地獄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

「於汝意云何？是鏡中像有修道，用是修道若著垢、若得淨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像空無實事，不可說垢、淨。」

「於汝意云何？如深澗中有嚮，是嚮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若墮地獄乃至若生非有想非無想處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是事空無有實音聲，云何當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

「於汝意云何？是嚮頗有修道，用是修道，若著垢、若得淨不？」

「不也！世尊！是事無實，不可說是垢、是淨。」

「於汝意云何？如焰非水水相，非河河相，是炎頗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不？」

「不也！世尊！焰中水畢竟不可得，但誑無智人眼，云何當有業因緣，用是業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

「於汝意云何？是焰有修道，用是修道，若著垢、若得淨不？」

「不也！世尊！是焰無有實事，不可說垢、淨」

「於汝意云何？捷闍婆城，如日出時見捷闍婆城，無智人無城有城想、無廬觀有廬觀想、無園有園想；是捷闍婆城頗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不？」

「不也！世尊！是捷闍婆城畢竟不可得，但誑愚夫眼，云何當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

「於汝意云何？是捷闍婆城有修道，用是修道，若著垢、若得淨不？」

「不也！世尊！是捷闍婆城無有實事，不可說垢、淨。」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幻師幻作種種物，若象、若馬、若牛、若羊、若男、若女，於汝意云何？是幻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不？」

「不也！世尊！是幻法空無實事，云何當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

「於汝意云何？用是幻有修道，用是修道，若著垢、若得淨不？」

「不也！世尊！是法無有實事，不可說垢、淨。」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如佛所化人，是化人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不？」

「不也！世尊！是化人無有實事，云何當有業因緣，用是業因緣墮地獄乃至生非有想非無想處？」

「於汝意云何？是化人有修道，用是修道，若著垢、若得淨不？」

「不也！世尊！是事無有實，不可說垢、淨。」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是空相中，有垢者、有淨者不？」

「不也！世尊！是中無所有，無有著垢者、無有淨者。」

「須菩提！如無有著垢者、無有淨者，以是因緣故亦無垢、淨。何以故？住我、我所眾生有垢、有淨，實見者不垢、不淨。如實見者不垢、不淨，如是亦無有垢、淨。」

【論】

問曰：

佛已處處答是事，今須菩提何以復問？

答曰：

義雖一，所因事異，所謂一切法，若有佛、若無佛，諸法性常住，空無所有，非賢聖所作。般若波羅蜜甚深微妙，難解難量，不可以有量能知；諸佛賢聖憐愍眾生故，以種種語言名字、譬喻為說。利根者解聖人意，鈍根者處處生著，著於語言名字，若聞說「空」，則著空；聞說「空亦空」，亦復生著；若聞「一切法寂滅相，語言道斷」，而亦復著。自心不清淨故，聞聖人法為不清淨；如人目瞽，視清淨珠，見其目影，便謂珠不淨。佛種種因緣說。見有過罪而生於疑，作是言：「若一切法空，空亦空，云何分別有六道？」常生如是等疑難故，須菩提以經將訖，為眾生處處問是事，是故重問。

佛可須菩提意。

問曰：

須菩提以「有」難「空」，佛云何可其意？

答曰：

佛可其說「諸法空常住，有佛、無佛不異」，不可其難「云何分別有六道等」。何以故？以其難欲破空故。

是中佛解其所難，所謂凡夫人不入聖法，未得聖道，不知無所有性，不善修習空三昧故。顛倒者，四顛倒；愚癡者，

三界繫無明。雖不說餘煩惱，而此二法虛誑不實。顛倒即是妄語虛誑；若從顛倒所生業及果報，以根本不實故，眾生雖深著，亦無定實。以是故五道皆空，但有假名。

又汝難諸賢聖；是諸賢聖以斷顛倒差別故有異名，以顛倒不實故無所斷。又復滅失、無所有故名為「斷」。若實有法，可斷；尚無斷法，何況顛倒！是故一切賢聖果皆是無所有。斷顛倒即是聖人果，果即是斷。為果所修道亦同無所有，是故修道時，必當用空、無相、無作。道、果分別故，賢聖有差別；今實無所有法不能得，無所有云何有差別？是故不應難。

須菩提意：若但顛倒故有世間，若有顛倒亦應有實，虛實相待故。是故問：「世尊！凡夫所著，頗有實生著起業；業因緣故，六道生死，不得解脫？」

佛答言：「不！」

何以故？此中佛自說因緣：「但顛倒故生著，若無顛倒，云何有相待實法？乃至無毫釐許實事，畢竟無故。」

問曰：

諸佛所行實義，所謂畢竟空，此非實耶？

答曰：

是第一義空亦因分別凡夫顛倒故說；若無顛倒，亦無第一義。若凡夫顛倒少多有實，第一義亦應有實。

問曰：

若二俱不實，云何得解脫？如人手垢還以垢洗，云何得淨？

答曰：

諸法實相畢竟空，第一義實清淨。以有凡夫顛倒不清淨法，故有此清淨法——不可破壞，不變異故。以人於諸法實

相起著，欲生煩惱，是故說：「是法性空無所有，無所有故無實。」

雖二法皆不實，而不實中有差別。如十善、十不善二事，皆有為法故，虛誑不實；而善、不善有差別——殺生法故，墮惡道；不殺故，生天上。如布施、偷盜二事，雖取相著心，是虛誑不實，而亦有差別。如眾生乃至知者、見者無所有，而惱眾生有大罪，慈念眾生有大福。如慈能破瞋、施能破慳，雖二事俱是不實，而能相破。是故佛說：「諸法無有根本定實如毫釐許所有。」

欲證明是事故，說夢中受五欲譬喻。

須菩提意：若一切法畢竟空無所有性，今何以故現有眼見、耳聞法？以是故，佛說夢譬喻。如人夢力故，雖無實事而有種種聞見，瞋處、喜處；覺人在傍，則無所見。如是，凡夫人無明顛倒力故，妄有所見；聖人覺悟，則無所見。一切法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為若無為，皆不實，虛妄故有見聞。

又如夢中見六道生死往來、見須陀洹乃至阿羅漢，夢中無是法而夢見，夢中實無淨、無垢。業果報六道亦如是，顛倒因緣故起業，業果報亦應空。除却顛倒故名為道；顛倒無實故，道亦不應實。

鏡中像、嚮、焰乃至如化亦如是。

佛反問須菩提：「於是法中有垢者、有淨者不？」

須菩提意：一切法中無我，云何當說有垢、有淨者？是故言無。

佛言：「若無受垢、受淨者，垢、淨亦無。」

問曰：

若分別諸法，阿毘曇等經中有垢、有淨，但受垢淨者無。三毒等諸煩惱是垢，三解脫門諸助道法等是淨。

答曰：

雖有是說，是事不然！若眾生法無所屬，亦無作者；若無作者，亦無作法，無縛無解。如人為火所燒，畏而捨離，非火離火；眾生亦如是，畏五眾苦故捨離，非苦離苦。若無垢淨者，無有解脫。

復次，佛此中自說因緣，所謂：「我、我所法中住，眾生受垢、受淨。我畢竟無故，垢淨無住處；住處無故，無垢、無淨。」

問曰：

我雖無，我見實有，凡夫人住此中起諸煩惱。

答曰：

若無我，我見無所緣，無所緣云何得生？

問曰：

雖無我，於五眾中邪行謂有我，生我見；五眾是我、我所。

答曰：

若以五眾中定生我見因緣，於他五眾中何以故不生？若於他五眾生者，則為大錯亂！是故我見無有定緣，但顛倒故生。

問曰：

若顛倒生，何以故但自於己身生見？

答曰：

是顛倒狂錯，不應求其實事。又復於無始生死中來，自於相續五眾中生著；是故佛說：「住我心眾生受垢、受淨。」

又實見者無垢無淨；若我定有，實見者應有垢淨！如實見者不垢不淨，以是因緣故無垢無淨。無垢無淨者，見諸法實相。又於諸法實相亦不著，是故無垢；諸法實相無相可取，

是故無淨。復次，八聖道中不著，是名無淨；除諸煩惱，不著顛倒，是名無垢。◎

◎大智度論釋平等品第八十六

【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見實者不垢不淨，見不實者亦不垢不淨。何以故？一切法性無所有故。世尊！無所有中無垢無淨，所有中亦無垢無淨。世尊！無所有中有所有中亦無垢無淨。世尊！云何如實語者不垢不淨，不實語者亦不垢不淨？」

佛告須菩提：「是諸法平等相，我說是淨。須菩提！何等是淨是諸法平等？所謂如、不異、不誑，法相、法性、法住、法位、實際，有佛、無佛法性常住，是名淨。世諦故說，非最第一義；最第一義，過一切語言論議音聲。」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空、不可說，如夢、如響、如焰、如影、如幻、如化，云何菩薩摩訶薩用是如夢、如響、如焰、如影、如幻、如化法，無有根本定實，云何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我當具足檀波羅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羅蜜；我當具足神通波羅蜜，具足智波羅蜜，具足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四念處，乃至具足八聖道分；我當具足三解脫門、八背捨、九次第定；我當具足佛十力，乃至具足十八不共法；我當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具足諸陀隣尼門、諸三昧門；我當放大光明遍照十方，知諸眾生心，如應說法』？」

佛言須菩提：「於汝意云何？汝所說諸法如夢、如響、如焰、如影、如幻、如化不？」

須菩提言：「爾！世尊！世尊！若一切法如夢乃至如化，菩薩摩訶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世尊！是夢乃至如化，虛妄不實。世尊！不應用不實虛妄法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不實虛妄法不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行是不實虛妄法，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是一切法皆是憶想思惟作法，用是思惟憶想作法，不能得一切種智。

「須菩提！是一切法能助道法，不能益其果，所謂是諸法無生、無出、無相。菩薩從初發意已來，所作善業，若檀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何以故？知諸法皆如夢乃至如化。如是等法不具足檀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不能得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所作善業，檀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知如夢乃至如化；亦知一切眾生如夢中行，乃至知如化中行。是菩薩摩訶薩不取般若波羅蜜是有法，用是不取故，得一切種智，知是諸法如夢無所取，乃至諸法如化無所取。何以故？般若波羅蜜是不可取相，禪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是不可取相。

「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是不可取相已，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一切法不可取相，無根本定實，如夢乃至如化；用不可取相法不能得不可取相法。但以眾生不知不見如是諸法相，是菩薩摩訶薩為是眾生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從初發意已來所有布施，為一切眾生故；乃至有所修智慧，皆為一切眾生，不為己身。菩薩摩訶薩不為餘事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為一切眾生故。

「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見眾生無眾生，但眾生相中住；乃至無知者、無見者，知見相中住，令眾生遠離顛倒；

遠離已，置甘露性中；住是中者，無有妄相，所謂眾生相乃至知者、見者相。是時，菩薩動心、念心、戲論心皆捨，常行不動心、不念心、不戲論心。須菩提！以是方便力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自無所著，亦教一切眾生令得無所著。世諦故，非第一義。」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得諸佛法，以世諦故得？以第一義中得？」

佛言：「以世諦故說佛得是法，是法中無有法可得、是人得是法。何以故？是人得是法，是為大有所得；用二法，無道無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行二法無道無果，行不二法有道有果不？」

佛言：「行二法無道無果，行不二法亦無道無果；若無二法、無不二法，即是道、即是果。何以故？用如是法得道、得果，用是法不得道、不得果——是為戲論。諸平等法中，無有戲論；無戲論相，是諸法平等。」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法無所有性，是中何等是平等？」

佛言：「若無有法、無有無法，亦不說諸法平等相；除平等，更無餘法離一切法平等相。平等者，若凡夫、若聖人，不能行、不能到。」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乃至佛亦不能行、亦不能到？」

佛言：「是諸法平等，一切聖人皆不能行、不能到，所謂諸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諸菩薩摩訶薩及諸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者一切諸法中行力自在，云何說佛亦不能行、不能到？」

佛告須菩提：「若諸法平等與佛有異，應當如是問。須菩提！今諸凡夫人平等，諸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諸菩薩摩訶薩、諸佛及聖法皆平等，是一平等無二，所謂是凡夫人、是須陀洹乃至佛，是一切法平等中皆不可得。」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諸法平等中皆不可得——是凡夫人乃至是佛。世尊！凡夫人、須陀洹乃至佛為無有分別？」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諸法平等中，無有分別是凡夫人、是須陀洹乃至是佛。」

「世尊！若無分別諸凡夫人、須陀洹乃至佛，云何分別有三寶現於世間——佛寶、法寶、僧寶？」

佛言：「於意云何？佛寶、法寶、僧寶與諸法等異不？」

須菩提白佛言：「如我從佛所聞義，佛寶、法寶、僧寶與諸法等無異。世尊！是佛寶、法寶、僧寶即是平等；是法皆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佛有是力，能分別無相諸法處所：是凡夫人、是須陀洹、是斯陀含、是阿那含、是阿羅漢、是辟支佛、是菩薩摩訶薩、是諸佛。」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分別諸法，當知是地獄、是餓鬼、是畜生、是人、是天——是四天王天乃至是他化自在天，是梵天乃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天；是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是內空乃至是無法有法空；是佛十力乃至是十八不共法不？」

須菩提言：「不知也！世尊！」

「以是故，須菩提！當知佛有大恩力，於諸法等中不動，而分別諸法。」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佛於諸法等中不動，凡夫人亦於諸法平等中不動，須陀洹乃至辟支佛亦於諸法平等中不動。世尊！若諸法等相即是凡夫人相、即是須陀洹相，乃至諸佛即是平等相，世尊！今諸法各各相，所謂色相異，受、想、行、識相異；眼相異，耳、鼻、舌、身、意相異；地相異，水、火、風、空、識相異；欲相異，瞋、癡相異，邪見相異；禪相異，無量心相異，無色定相異；四念處相異，乃至八聖道分相異；檀波羅蜜相異，乃至般若波羅蜜相異；三解脫門相異；十八空相異；佛十力相異，四無所畏相異，四無礙智相異，十八不共法相異；有為法性異，無為法性異；是凡夫人相異，乃至佛相異——諸法各各相異，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諸法異相中不作分別？若不作分別，不能行般若波羅蜜；若不行般若波羅蜜，不能從一地至一地；若不從一地至一地，不能入菩薩位；不能入菩薩位故，不能過聲聞、辟支佛地；不能過聲聞、辟支佛地故，不能具足神通波羅蜜；不具足神通波羅蜜故，不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不能具足般若波羅蜜，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供養諸佛，於諸佛所種善根，用是善根能成就眾生、淨佛國土。」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問：『是諸法相亦是凡夫人，亦是須陀洹乃至佛。世尊！是諸法各各相，所謂色相異，乃至有為、無為法相異，云何菩薩摩訶薩觀一相不作分別？』須菩提！於汝意云何？是色相空不？乃至諸佛相空不？」

「世尊！實空。」

「須菩提！空中各各相法可得不可得？所謂色相乃至諸佛相。」

須菩提言：「不可得！」

佛言：「以是因緣故，當知諸法平等中，非凡夫人、亦不離凡夫人，乃至非佛、亦不離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平等，為是有為法？為是無為法？」

佛言：「非有為法，非無為法。何以故？離有為法，無為法不可得；離無為法，有為法不可得。須菩提！是有為法、無為法，是二法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佛亦以世諦故說，非以第一義。何以故？第一義中無身行、無口行、無意行，亦不離身、口、意行得第一義。是諸有為法、無為法平等相，即是第一義。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第一義中不動，而行菩薩事，饒益眾生。」

【論】

釋曰：

須菩提思惟：「佛答實見者、妄見者無異，垢淨見無故。」思惟已，問佛：「見實者無垢無淨，見不實者亦不垢不淨，一切法性無所有故；無所有中無垢無淨，所有中亦無垢無淨。」

無所有，斷滅見故，不應有垢淨！所有無常見故，不應有垢淨！所有若決定是有，則不從因緣生，不從因緣生故常，常故無垢無淨。

須菩提白佛：「實見者、不實見者，是義云何？」

佛答：「垢、淨雖無別相可說，諸法平等故是名為淨。若分別說垢淨相，是事不然！一切法平等故，我說名淨。」

佛告須菩提：「諸法實相，如、法性、法住、法位、實際是平等；菩薩入是平等中，心無憎愛。是法，有佛、無佛常住。」

作法皆是虛誑，是故說：「無作法，有佛、無佛常住。」

聽者心即取相，著是諸法平等；如人以指指月，不知者但觀其指而不視月。是故佛說：「諸法平等相亦如是，皆是世諦；世諦非實，但為成辦事故說。」譬如以金貿草，不知者言：「何以以貴易賤？」答曰：「我事須用故。」

是平等義不可說，一切名字語言音聲悉斷。何以故？諸法平等是無戲論寂滅相；但覺觀散心中有語言故有所說。

須菩提從佛聞諸法平等相，解其旨趣，為諸新發意菩薩故問：「世尊！若一切法空、不可說、如夢乃至如化，云何菩薩於無根本法中而生心作是願『我當具足檀波羅蜜，乃至為眾生如應說法』？」

佛以反問答須菩提：「布施等乃至陀羅尼門說法等，此諸法非如幻、如夢等耶？」

須菩提言：「實爾！」是諸法雖有利益，不出於如夢法。

須菩提復問：「世尊！夢等法皆虛妄不實，菩薩為求實法故，行般若波羅蜜得佛道，云何行不實法？不實法不能行檀波羅蜜等！」

佛可須菩提言：「如是！如是！布施等法皆是思惟、憶想分別、作起生法，不得住如是法中成一切種智。」

即時眾中聽者心生懈怠，是故佛說：「是一切法皆是助道因緣。」

若於是法中邪行謬錯，是名不實；若直行不謬，即是助道法。是法為助道故，不為果。是布施等是有為法，道亦有為，同相故相益。道果者，所謂諸法實無出生，一相無相，寂滅涅槃；是故於涅槃不能有益。如時雨能益草木，不益虛空。是故菩薩知是助道法及道果，從初發心來所作善法布施等，知皆是畢竟空，如夢乃至如化。

問曰：

若菩薩知諸法實相，何用行布施等為？

答曰：

佛此中說：「布施等不具足，不能成就眾生。」

菩薩莊嚴身及音聲語言，得佛神通力，以種種方便力能引導眾生。是故菩薩為成就眾生故，行檀波羅蜜，亦不取檀波羅蜜若有、若無相，亦不戲論如夢等諸法，直行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不可取相，乃至十八不共法亦不可取相。

知一切不可取相已，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念：「一切無根本，不可取相，如夢乃至如化；以不可取法不能得不可取相法。但以眾生不知是法故，我為是眾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從初發心來所有布施，為一切眾生，所謂布施等諸善法為一切眾生故修，不自為身。

此中佛自說因緣：「不為餘事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為一切眾生故。」所以者何？是菩薩遠離憐愍眾生心，但行般若波羅蜜，求諸法實相，或墮邪見中。是人未得一切智，所求一切智事，心未調柔，故墮諸邊，諸法實相難得故。是故佛說：「菩薩從初發心，憐愍眾生故，著心漸薄，不戲論畢竟空——若空有此過，若不空有彼過等。」

問曰：

如餘處「菩薩自利益，亦利益眾生」，此中何以但說利益眾生，不說自利？自利、利人有何咎？

答曰：

菩薩行善道為一切眾生，此是實義；餘處說「自利，亦利益眾生」，是為凡夫人作是說，然後能行菩薩道。入道人有下、中、上：下者，但為自度故行善法；中者，自為亦為他；上者，但為他人故行善法。

問曰：

是事不然！下者，但自為身；中者，但為眾生；上者，自利亦利他人。若但利他，不能自利，云何言上？

答曰：

不然！世間法爾，自供養者不得其福，自害其身而不得罪。以是故，為自身行道，名為下人。一切世人但自利身，不能為他。若自為身行道，是則斷滅，自為愛著故。若自能捨己樂，但為一切眾生故行善法，是名上人，與一切眾生異故。若但為眾生故行善法，眾生未成就，自利則為具足。若自利益，又為眾生，是為雜行。求佛道者有三種：一者、但愛念佛故，自為己身成佛；二者、為己身亦為眾生；三者、但為眾生——是人清淨行道，破我顛倒故。

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無眾生乃至無知者、見者，安住是中，拔出眾生着甘露性中。甘露性者，所謂一切助道法。何以故？行是法得至涅槃，涅槃名甘露。住是甘露性中，我等妄想不復生。是菩薩自得無所著，亦令眾生得無所著，是名第一利益眾生。

問曰：

上說「但利益眾生故行道」，今何以故「自得無所著，令眾生得無所著」？

答曰：

不得已故！若自無智慧，何能利人？以是故，先自得無所著，然後教人。若是功德可得與他如財物者，諸佛、大菩薩所有功德皆應與他，乃至調達、怨賊皆可與之，然後更自修集功德；但是事不然，不可我作而他得。

是亦世俗說，非第一義。何以故？第一義中無眾生、無一無異等分別諸法相，此中說亦無所著處。

復次，如先說「不可說相是第一義」，此中可說故是世俗。

爾時，須菩提問：「佛於道場所得法，為用世諦故得？為用第一義諦？」

須菩提意：若以世諦故得，即是虛妄不實；若以第一義故得，第一義中無得、無得者，不可說、不可受。

佛答：以世俗語言故說「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中無得者、無有得法。何以故？若是人得是法，即是二法；二法中，無道、無果。二法者，是菩薩、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二法，皆是世諦故有。若二者，佛法何得不虛妄！若有人不得第一義，但以二法分別諸法，是則虛妄；諸佛、大菩薩得第一義故，為度眾生令得第一義，雖分別諸法，非是虛妄。

須菩提復問：「世尊！若用二法無道、無果，今以不二法故有道、有果耶？」

佛答：「二法無道、無果，不二法亦無道、無果。」

問曰：

餘處說「二法是凡夫法，不二法是賢聖法」，如《毘摩羅詰經》不二入法門中說。

答曰：

不二入是真實聖法。或有新發意菩薩未得諸法實相，聞是不二法，取相生著。是故或稱讚不二法，或時毀訾。

又佛遮二邊、說中道，所謂非二、非不二。二法名各各別相；不二名一空相。以是一空相破各各別異相；破已，事訖，還捨不二相——是即是道、是果。何以故？諸賢聖雖讚歎無二法，為不著故。

用是法得道、得果，用是法無道、無果——即是戲論；無戲論是平等法。

須菩提白佛言：「若諸法無所有性，何等是平等？」

佛答：「若離有性、無性，假名為平等。若菩薩不說一切法有——不說一切法性、不說一切法相等顯示，亦不說無法——無法性、無法相等顯示，亦不說離是二邊更有平等相，一切處不取平等相，亦不言無是平等，不妨行諸善法，是名諸法平等。」

復次，諸法平等者，所謂出過一切法。

問曰：

先處處說「諸法即是平等相，平等即是諸法實，名異而義同。色如，非色、非離色」，今何以說「平等出過一切法」？

答曰：

一切法有二種：一者、色等諸法體；二者、色等法中行——凡夫邪行，賢聖正行。此中說平等，於凡夫行中出，不言色等中出。

復次，平等無能行、無能到。於是須菩提驚問：「佛亦不能行、不能到？」

須菩提謂：是法雖甚深微妙難行，是事佛應當得！

佛答：「從須陀洹乃至佛皆無能行、無能到。」

佛意：三世十方佛不能行、不能到，何況一佛！平等性自爾故。

須菩提復問：「佛於一切法中行力自在，佛無礙智慧，無處不到，云何言不能行、不能到？」

佛答：「若佛與平等異，應有是難：『何以不能行、不能到？』今凡夫平等、須陀洹平等、佛平等，皆一平等，無二無分別。」是凡夫乃至佛，自性不能自性中行、不能自性

中到；自性應他性中行。是故佛說：「若佛與平等異，佛應行平等。但佛即是平等故，不行、不到，非以智慧少故。」

須菩提白佛言：「若平等，凡夫乃至佛不可得異，今凡夫、聖人不應有差別！」

佛可須菩提問：「平等中無差別，世諦故凡夫法中有差別。」

復問：「若凡夫乃至佛無有差別，云何三寶大現於世間，大利益眾生？」

佛答：平等即是法寶，法寶即是佛寶、僧寶。何以故？未得法時，不名為佛；得平等法故名為佛；得是平等法故，分別有須陀洹等差別。

須菩提受佛教：「是法皆無合、無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唯佛有是力，於空、無相中，分別是凡夫、是聖人。」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諸佛不分別是法，云何當知有地獄乃至十八不共法？」

問曰：

諸佛如日出，不能令高者下、下者高，但能照明萬物，令有眼者別識；諸佛亦如是，亦不轉諸法相，但以一切智照，為人演說令知。汝何以故言：「若佛不分別諸法，云何知有地獄乃至十八不共法？」如今畜生等現目所見，人皆識知，何須佛說！

答曰：

佛雖不作好醜諸事，而演說示人。知有二種：一者、凡夫虛妄知，二者、如實知。知畜生等相，是凡人虛妄知；佛為知實相，故言：「佛不分別諸法，云何知有地獄等。」

復次，諸佛法寂滅相、無戲論；此中若分別有地獄等相，不名為「寂滅」、「不二」、「無戲論法」。佛雖知寂滅、不二相，亦能於寂滅相中分別諸法，而不墮戲論。

離諸法實相者，雖眼見畜生等，亦不能如實知其相。如牛，角、足、尾等諸分邊和合，更有牛法生，是為一。諸分多、牛法一，一不作多、多不作一。

有人言：此說非也！除此諸分，應更有牛法力用可見。

牛法眾分和合生，而牛法不異眾分。何以故？見此眾分合故名為見牛，更不見餘物為牛。異者破一，一者破異，不一不異破一異；若無一異，云何有不一不異？若入是諸法平等中，爾時，始如實得牛相。

是故言：「若佛不分別諸法相、不說二諦，云何善說畜生等？所謂於平等不動而分別諸法。」不動者，分別諸法時，不著一異相。

須菩提白佛：「如佛於諸法等中不動，辟支佛乃至凡夫於諸法等中亦不動。何以故？諸佛平等相，乃至凡夫亦平等相。世尊！若爾者，佛云何分別諸法是色異，色性異、受性異，乃至有為、無為性異？若不分別諸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得從一地至一地，乃至淨佛國土。」

佛答：「於汝意云何？推尋色等相，為是空不？」

「世尊！實空！」

「空中有異相法不？」

答言：「不！」何以故？是畢竟空，以無相智慧可解，是中云何有異相？

佛語須菩提：若空中無異相，空便是實，是故汝云何於空中分別諸法作是難？

畢竟空中，空亦不可得，各各相亦不可得，汝云何以空、各各相為難？

以是因緣故，當知諸法平等中，無分別故無凡夫人；但凡夫人，非實相、不離實相，凡夫實相即是聖人相。是故言：「不但凡夫、不離凡夫，乃至佛亦如是。」

須菩提以平等相大利益，欲知平等定相，是故問：「為是有為？為是無為？」

佛答：「非有為、非無為。」何以故？若有為，皆是虛誑作法；若無為，無為法無生住滅故無法，無法故不得名無為。因有為故有無為，如經中說：「離有為，無為不可得。」如離長無短，是相待義。

問曰：

有為法は無常，無為法是常，云何言「離有為，無為不可得」？

答曰：

無為法無分別故無相；若說常相，不得言無相。破有為法故名無為，更無異法。如人閉在牢獄，穿牆得出；破壁是空，更無異空，空亦不從因緣生。無為法亦如是，有為法中先有無為性，破有為即是無為。是故說「離有為，無為不可得」。是有為、無為性皆不合不散，一相，所謂「無相」。

佛以世諦故說是事，非第一義。何以故？佛自說因緣：「第一義中無身、口、意行；有為、無為法平等，即是第一義。」

觀是有為、無為法平等，亦不著一相。菩薩於第一義中不動而利益眾生；方便力故，種種因緣為眾生說法也。◎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五

大智度論釋涅槃如化品第八十七

(卷第九十六)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諸法平等、無所為作，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平等中不動而行菩薩事，以布施、愛語、利益、同事？」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諸法平等、無所作。』若是眾生自知諸法平等，佛不用神力，於諸法平等中不動而拔出眾生吾我想，以空度五道生死乃至知者、見者相；度色相乃至識相，眼相乃至意相，地種相乃至識種相；遠離有為性相，令得無為性相，無為性相即是空。」

須菩提言：「世尊！用何等空故一切法空？」

佛言：「菩薩遠離一切法相，用是空故一切法空。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有化人作化人，是化頗有實事不空者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是化人無有實事而不空。」

「是空及化人二事不合不散，以空空故空，不應分別是空、是化。何以故？是二事等，空中不可得，所謂是空、是化。所以者何？須菩提！色即是化，受、想、行、識即是化，乃至一切種智即是化。」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世間法是化，出世間法，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

道分，三解脫門，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并諸法果；及賢聖人，所謂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摩訶薩、諸佛。世尊！是法亦是化不？」

佛告須菩提：「一切法皆是化。於是法中，有聲聞法變化，有辟支佛法變化，有菩薩摩訶薩法變化，有諸佛法變化，有煩惱法變化，有業因緣法變化。以是因緣故，須菩提！一切法皆是化。」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諸煩惱斷，所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佛道，斷諸煩惱習——皆是變化不？」

佛告須菩提：「若有法生滅相者，皆是變化。」

須菩提言：「世尊！何等法非變化？」

佛言：「若法無生無滅，是非變化。」

須菩提言：「何等是不生不滅非變化？」

佛言：「無誑相涅槃，是法非變化。」

「世尊！如佛自說：『諸法平等，非聲聞作、非辟支佛作、非諸菩薩摩訶薩作、非諸佛作，有佛、無佛諸法性常空。』性空即是涅槃，云何言涅槃一法非如化？」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諸法平等，非聲聞所作，乃至性空即是涅槃。若新發意菩薩聞是一切法皆畢竟性空乃至涅槃亦皆如化，心則驚怖；為是新發意菩薩故，分別生滅者如化、不生滅者不如化。」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教新發意菩薩，令知是性空？」

佛告須菩提：「諸法本有今無耶？」

【論】

問曰：

是事佛先已答，須菩提今何以更問？所謂：「世尊！若諸法平等，無所作為，云何菩薩於諸法平等中不動而大利益眾生？」

答曰：

以是事難解故，雖先說而更問。

又經將訖，佛說「深空，凡夫、聖人所不能行、所不能到」；是故須菩提知一切法平等相定空，云何菩薩住是法中而能利益眾生？平等法無作相，利益是有作相。

佛可須菩提意，還以須菩提問而答。可其平等，答其利益眾生，所謂若眾生自知諸法平等畢竟空，佛無恩力。若病人自知將適，則藥師無功。

須菩提復問：「若諸法實相畢竟空、無所能作，菩薩何以住是中而利益眾生？」若菩薩用是平等利益眾生，則壞實相！

佛答：「菩薩不以諸法實相利益眾生，但眾生不知畢竟空故，菩薩教詔令知。」菩薩教化眾生，是為對治悉檀；須菩提以第一義悉檀無利益為難。

佛答：眾生顛倒不知，佛但破其顛倒，不言是實。是故菩薩住是平等相中，遠離我相乃至知者、見者相，是名「眾生空」；以是一切無吾我法，教化眾生。

眾生有二種：一者、愛多，二者、見多。愛多者，得是無我法，則生厭心、離欲；作是念：「若無我，何用餘物！」見多者，雖知無我法，於色等法中戲論若常、若無常等；是故次說色相、五眾、十二入、十八界，乃至遠離有為性相，令得無為性相——無為性相即是空。是名法空。

問曰：

須菩提何以作是問：「用何等空故一切法空？」

答曰：

空有種種：如火中無水、水中無火，亦是空；五眾中無我亦如是，或有眾生空，或有法空。法空中，或有人言：「諸法雖空，亦不盡空，如色空中有微塵根本在。」是故須菩提問：「以何等空故，一切法空？」

佛答：「以無所得畢竟空故，遠離一切相。」是故此中說眾生空、法空，是二空故，一切法無不空。

問曰：

若爾者，此中何以說「離一切法相」？

答曰：

一切法不可盡壞，但離其邪憶想，一切法自離。如神通人壞色相故，則石壁無礙。如佛說：「汝等當於五眾中修正憶念，斷貪欲，得正解脫。」是故說離相。

須菩提聞是已，心驚：「云何一切法若大若小都無本實？凡夫人虛妄，可無實事；聖人應有少許實！」須菩提雖是阿羅漢，深貴佛法，亦為新發意菩薩故問。

佛知須菩提意，欲明了是事，故說譬喻，反問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如化人復作化，是化有本實不空不？」

答言：「不也！是化無有實事而不空者。空及化人二事，不合不散，皆空故，用空空故空。」

問曰：

何以名為「空空故空」？

答曰：

為破十八事實故有十八空，破眾生心中變化空法故用空空。

世間人皆知幻化法不久住、無所能作，故名空；是故言：「空空故空，不應分別是空、是化。」凡夫人知變化是空、

不實，謂餘法為實，是故以化為喻，當知餘法與化無異。如聖人所解，不得以化為喻，以無所分別故。一切法名為五眾；佛言：「色、受、想、行、識無不是化，以空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凡夫法虛妄應如化，出世間法亦如變化耶？所謂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若四念處法等從因緣邊生故如化，是法果——所謂涅槃，亦復如化耶？若能起是行者——所謂須陀洹乃至佛，亦復如化耶？」

佛答：「若有為、若無為及諸賢聖皆是化，畢竟空故。」是義從初品已來，處處廣說，是故言：「一切法空，皆如化。」

問曰：

若一切法皆空、如化，何以故有種種諸法別異？

答曰：

如佛所化及餘人所化，雖不實而有種種形像別異。夢中所見種種亦如是，人見夢中好、惡事，有生喜者、有生怖者。如鏡中像，雖無實事，而隨本形，像有好醜。諸法亦如是，雖空而各各有因緣。

如佛此中說：「是化法中，有聲聞變化、有辟支佛變化、有菩薩變化、有佛變化、有煩惱變化、有業變化。是故一切法皆是變化。」

聲聞變化者，三十七品、四聖諦，乃至三解脫門。何以故？聲聞人住持戒中，禪定攝心求涅槃，觀內外身不淨，是名身念處。如是等法，為涅槃故勤精進生起。是法本無而今有、已有還無，是為聲聞變化。

辟支佛變化者，所謂觀十二因緣等諸法。所以者何？辟支佛智慧深於聲聞人故。菩薩變化者，所謂六波羅蜜，及二種神通：報得及修得。佛法變化者，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十力、一切種智等無量佛法。煩惱變化者，煩惱起種種業：

善、不善、無記業，畢定業、不畢定業，善、不善、無動業等無量諸業。

問曰：

諸煩惱是惡法，云何能生善業、無動業？

答曰：

有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人有我心，為後身當常樂故修布施，是近因；為離欲界衰惱不淨身故修禪定，是為遠因。

復有人言：一切凡夫皆以我心和合故起業。

有人言：無有離我心起第六識，住我心故起第六識，我心即是諸煩惱根本。

問曰：

煩惱是垢心，善心是淨心，垢、淨不得和合，何以言「住我心中能起善業」？

答曰：

不爾！一切心皆與慧俱生，無明心中亦應有慧；慧與無明相違法而一心中起。

淨、垢亦如是。凡夫未得聖道，云何能得離我心而行善？瞋等煩惱中，則不得行善；我心無記柔軟故，是故煩惱心中生善業、無動業，無咎。

業變化者，生一切果報法，所謂六道：惡業果報是三惡道，善業果報是三善道。惡業有上、中、下：上者地獄，中者畜生，下者餓鬼。善業亦有上、中、下：上者天，中者人，下者阿修羅等。上善業有種種輕重等分別，上惡業亦有輕重差別。次第輕重，如地獄中說；餘道亦如〈分別業品〉中說。

問曰：

若從業有，何以言變化？

答曰：

凡夫人見諸法不如化；聖人知畢竟空相故，以天眼觀眾生皆無有終、始、中間。如化主遠處作變化；業亦如是，在過去世中作今身變化。

如變化事能種種令人生憂、喜、怖畏；智者觀之，皆無有實，而人橫生憂喜，是人可笑！業亦如是，是故說業變化。

問曰：

是諸變化皆業所作，何以不但說業變化？

答曰：

業有二種：淨業，垢業。淨業者，聲聞變化乃至佛變化；垢業是煩惱變化。

復次，有二種業：凡夫業，聖人業。凡夫業是煩惱變化；聖人業，須陀洹乃至佛。

是故雖皆是業變化而廣分別，無咎。「是故，須菩提！當知一切法空皆如化。」

須菩提復問：「世尊！是諸聖人煩惱斷，所謂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辟支佛道，斷一切煩惱習——是諸斷皆如化不？」

須菩提意：有為法虛誑故如變化，無為法真實無作故不應是化，是故問。

佛答：「一切法若生若滅皆如化。」何以故？本無今有、今有後無，誑惑人心故。佛意：一切從因緣生法皆無自性，無自性故畢竟空，畢竟空故皆如化。

須菩提求諸法實相，意猶未息，故問佛：「何等法不如化？」須菩提意謂：有一決定實法不如化，可依是法而精進求。

佛答：「有。若法無生無滅，即是非化。」何者是？所謂無誑相涅槃。是法無生故無滅，無滅故不能令人生憂。佛分別一切有為法畢竟空皆如化，唯有涅槃一法非如化。

爾時，須菩提白佛：「如佛說：『平等法，非佛所作，非聲聞、辟支佛所作，有佛、無佛諸法常住性空相。』性空相即是涅槃。」

須菩提意謂：深入般若波羅蜜中，涅槃亦空，上品中處處說；今佛何以說：「唯一涅槃不如化？」是故引佛語為難：「諸法實相，性空法常住，諸佛但為人演說。性空者，即是涅槃。今何以於生滅法中別說無誑相涅槃不如化？」

佛答：「諸法平等常住，非賢聖所作。若新學菩薩聞則恐怖，是故分別說：生滅者如化，不生滅者不如化。」

問曰：

唯佛一人是無誑人，一切人皆於佛所欲求實事，今佛何以說一切法都空、或說不都空？

答曰：

佛此中自說因緣：「為新發意菩薩故，說涅槃不如化。」

問曰：

可為人故轉諸法相耶？

答曰：

此中佛說「諸法相者性空」，性空云何可轉？佛初得是諸法實相時，心但趣向涅槃寂滅。是時，十方諸佛、諸天請佛莫入涅槃：「一切眾生苦惱，當度脫之！」佛即受請，佛但為度眾生故住。以是故，知有可利益眾生，隨事為說。

觀諸有為法虛誑故，涅槃為實、不變不異。有新發意菩薩著是涅槃，因是著起諸煩惱；為斷是著故，說涅槃如化。若無著心，是時則說涅槃非如化。

復次，有二道：小乘道、大乘道。小乘論議，以涅槃為實；大乘論議，以利智慧深入故，觀色等諸法皆如涅槃。

是故二說無咎。

須菩提復問：「云何教化新發意菩薩，令知平等性空？」

須菩提意謂：性空是凡夫人大怖畏處，聞性空無所有，如臨深坑。何以故？一切未得道者，我心深著故，怖畏空法，作是念：「佛教人勤修善行，終歸入無所有中！」以是故，須菩提問：「以何方便教誨是新發意者？」

佛答：「諸法先有今無耶？」

佛意：以新發意者怖畏後當無故，說：「諸法先有今無耶？」

須菩提自了了知諸法先自無、今亦無，但以新發意者我見心覆故生驚怖；為除顛倒，令得實見，竟無所失；知諸煩惱顛倒實相，所謂性空，是時則無恐怖。如是等法，應教新發意者：若諸法先有，以行道故無，應當恐怖；初自無故，不應恐怖，但為除顛倒耳。◎

◎大智度論釋薩陀波崙品第八十八

【經】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求般若波羅蜜，當如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是菩薩今在大雷音佛所行菩薩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云何求般若波羅蜜？」

佛言：「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本求般若波羅蜜時，不惜身命，不求名利。於空閑林中，聞空中聲言：『汝善男子！從是東行，莫念疲極，莫念睡眠，莫念飲食，莫念晝夜，莫

念寒熱，莫念內外。善男子！行時莫觀左右。汝行時莫壞身相，莫壞色相，莫壞受、想、行、識相。何以故？若壞是諸相，則於佛法有礙；若於佛法有礙，便往來五道生死中，亦不能得般若波羅蜜。』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報空中聲言：『我當從教！何以故？我欲為一切眾生作大明，欲集一切諸佛法，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薩陀波崙菩薩復聞空中聲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於空、無相、無作之法，應生信心，以離相心求般若波羅蜜，離我相乃至離知者、見者相。當遠離惡知識，當親近供養善知識。何等是善知識？能說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滅法及一切種智，令人心入歡喜信樂，是為善知識。善男子！汝若如是行，不久當聞般若波羅蜜——若從經卷中聞，若從菩薩所說聞。善男子！汝所從聞是般若波羅蜜處，應生心如佛想。善男子！汝當知恩，應作是念：「所從聞是般若波羅蜜者，即是我善知識。我用聞是法故，疾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親近諸佛，常生有佛國中，遠離眾難，得具足無難處。」善男子！當思惟籌量是功德，於所從聞法處，應生心如佛想。

「『汝善男子！莫以世利心故隨逐法師，但為愛法、恭敬法故，隨逐說法菩薩。爾時，當覺知魔事。若惡魔與說法菩薩作五欲因緣，假為法故令受；若說法菩薩入實法門，以德力故受而無所染。又以三事故受是五欲：以方便力故，欲令眾生種善根故，欲與眾生同其事故。汝於是中莫生污心，當起淨想！自念：「我未知漚和拘舍羅，大師以方便法，為度眾生，令得福德故，受是諸欲，於智慧無著無礙，不為欲染。」善男子！即當觀諸法實相！諸法實相者，所謂一切法

不垢不淨。何以故？一切法自性空，無眾生、無人、無我，一切法如幻、如夢、如響、如影、如炎、如化。善男子！觀是諸法實相已，當隨法師，汝不久當成就般若波羅蜜。復次，善男子！汝當復覺知魔事：若說法菩薩見欲受般若波羅蜜人，意不存念，汝不應起心怨恨；汝但當以法故恭敬，莫起厭懈怠，常應隨逐法師。』」

【論】

釋曰：

上品中說：「新發意菩薩云何教性空法？」性空法畢竟無所有空，難解難得故。

佛答：「法先有今無耶？」

佛意：性空法非難得難知。何以故？本來常無，更無新異，汝何以心驚謂為難得？是性空法雖甚深，菩薩但能一心勤精進，不惜身命，作如是一心求，便可得。此中說薩陀波崙本生為證。

佛法有十二部經，或因修妬路、偈經、本生經得度；今佛以本生經為證。若有聞者，作是念：「彼人能得，我亦應得。」是故說薩陀波崙菩薩本生因緣。

佛告須菩提：「菩薩求般若波羅蜜，應如薩陀波崙。」

問曰：

若般若波羅蜜無相、畢竟空，行禪定猶尚難得，何況憂愁啼哭散心求覓而當可得！

答曰：

為新發意菩薩說薩陀波崙。

問曰：

若薩陀波崙是新發意，十方諸佛云何現在其前，得諸三昧？不惜身，又見曇無竭，復得無量阿僧祇三昧，云何名新發意？

答曰：

新學菩薩有二種：一者、深心著世間樂，軟心發意；二者、深心發意，不著世間樂。軟心發意者，佛不以為發心；深心發意者，乃名為發心。如聲聞法中，佛語二比丘：「於我法中，乃至無如毛釐煖法。」佛觀是煖法最為微小，凡人觀之以為大；譬如國王，見一張氎，不以為多，貧者見之以為多。以一心不惜身故，說薩陀波崙為證。

問曰：

若薩陀波崙菩薩能作如是苦行、從曇無竭得諸三昧，應當作佛，今何以故在大雷音佛所修菩薩行？

答曰：

佛法無量無邊，若千萬阿僧祇劫修勤苦行尚不可得，何況薩陀波崙一世苦行！

復有菩薩具足菩薩道、十力、四無所畏等，為眾生故住世間，未取實際，如文殊師利等；薩陀波崙或能如此，故未作佛。

菩薩三昧如十方國土中塵數，薩陀波崙所得六萬三昧何足為多！

大雷音佛者，應如大龍王將欲降雨，震大雷音，鳥雀、小虫悉皆怖畏；是佛初轉法輪時，十方眾生皆發心，外道邪見皆恐怖懾伏，是故天人眾生稱佛為大雷音。是佛今現在。

須菩提問：「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云何求般若波羅蜜？」

問曰：

薩陀波崙未得阿鞞跋致，何以故名菩薩摩訶薩？

答曰：

以有大菩薩故，小者亦名大。又以其雖未得實智慧而能深念般若波羅蜜故，不惜身命、有大功德故，亦名菩薩摩訶薩。

問曰：

何以名「薩陀波崙(薩陀秦言常波崙名啼)」？為是父母與作名字？是因緣得名字？

答曰：

有人言：以其小時喜啼，故名常啼。

有人言：此菩薩行大悲心柔軟故，見眾生在惡世，貧窮、老病、憂苦，為之悲泣，是故眾人號為「薩陀波崙」。

有人言：是菩薩求佛道故，遠離人眾，在空閑處，求心遠離，一心思惟籌量，勤求佛道，時世無佛。是菩薩世世行慈悲心，以小因緣故，生無佛世。是人悲心於眾生，欲精進不失，是故在空閑林中。是人以先世福德因緣，及今世一心、大欲、大精進——以是二因緣故，聞空中教聲，不久便滅。即復心念：「我云何不問？」以是因緣故，憂愁啼哭，七日七夜。因是故，天、龍、鬼神號曰常啼。

佛答須菩提：「過去世有薩陀波崙菩薩，不惜身命，不貪財利。」

「求般若波羅蜜時，在空閑林中，聞空中聲，到空林中」，如上說。

問曰：

空中聲為何聲？

答曰：

若諸佛、菩薩、諸天、龍王憐愍眾生故，見是人著世間法、一心求佛道，以時無佛法，欲示其得般若因緣故，空中發聲。

有人言：是薩陀波崙先世善因緣人，在此林中作鬼神，見其愁苦。以其是先世因緣故，又是神亦求佛道——以是二因緣故發聲。

如蜜膊婆羅門為須達多至王舍城，詣大長者家求兒婦時，蜜膊於王舍城大婆羅門眾中，飲食過度，腹脹而死，作鬼神，於王舍城城門上住。須達多聞是婆羅門已死，自往長者家宿。長者於後夜起，辦具飲食。須達多問言：「汝有何事？為欲娶婦嫁女？為欲請大國王？為是邑會？何其忽忽營事乃爾？」長者答言：「我欲請佛及僧。」須達多聞佛名，驚喜毛豎。長者先得道跡，為其廣說佛德。須達多聞已，愛樂情至，甚欲見佛。乘念佛心而小睡，以念佛情至故，須臾便覺，夜見月光，謂為日出，即起趣門，見城門已開——王舍城門初夜未閉，為客來故；後夜早開，為客去故。既見門開，即直向佛。佛時在寒林中住。於其中路，月沒還闇，須達多心悔躊躇，欲還入城。時蜜膊神放身光明，照諸林野，告言：「居士！居士！莫怖莫畏，直去莫還，去得大利！」如彼經偈中廣說。須達多見佛，得須陀洹道，請佛及僧於舍衛城，盡形供養。佛令舍利弗為須達師，於舍衛作精舍。如須達知識神示導，薩陀波崙知識示導亦如是，是故見其愁苦而示導之。作是言：「善男子！汝從是東行，行時莫念疲極等。」

問曰：

疲極、飢渴，交來切身，云何不念？

答曰：

大欲精進力故，一心愛樂佛道，不惜身命。休息、飲食等皆是助身法。是事雖來，不為亂心，知皆虛誑無常、無實，如怨、如賊，但為身樂故，何足存念！莫為飢渴、疲極等故而捨佛道！

莫念晝夜者，莫念：「晝是行法，夜應止息。」實無晝夜，所以者何？日依須彌，影翳故名夜。

莫念內外者，眾生多著內法。內法名身，外法名五欲。內外法不定，性空故，不應著。莫觀左右者，人散心行道故，左右顧看；行者無緣觀後，當前則不得不視，故但言莫左右顧看。復次，惡魔常惑亂行者，或作種種形、或作好色、或作畏獸，在道左右，故言莫觀。是皆止其僣念。莫壞身相、色等相者，五眾和合故假名為身。若說別更決定有身法，是則壞身相；若著無身法，是亦壞身相。離是一異、有無等邊，行於中道，則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說莫壞身相等。此中佛自說因緣：「若壞是諸相，則於佛法有礙；佛法有礙者，則往來五道生死中，不能得般若波羅蜜。」

薩陀波崙報空中聲言，而自說因緣，所謂：「薩陀波崙見一切眾生墮在無明黑闇中，我欲為然智慧光明；一切眾生有一切煩惱，我欲設一切佛法藥；一切眾生皆墮邪道，我為是眾生故求無上道。」

是三種願，得般若波羅蜜則能具足，是故言受教。

問曰：

薩陀波崙不見其形，但聞其聲，何以便言受教？

答曰：

人所求事急故，聞聲則應；薩陀波崙亦如是。復次，聞其所說理好，則知其人亦好故，不須眼見；如黑闇中有種種眾生，眼雖不見，聞其聲則知其種類。

爾時，空中聲復讚言：「善哉！」

以其雖不見形而能信受善語故。又復以其欲度一切眾生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懈息。如是等因緣故，讚言「善哉」。

於三解脫門中應生信心者，是門，諸法實相所入門；離是三門，皆是虛誑、無有實者。汝雖未得，應生大信根力；信根力故，漸具諸根。以離相心求般若波羅蜜者，所謂觀諸法畢竟空，離眾生相、離法相。

問曰：

三解脫門攝在般若中不？若攝，何以別說？若不攝，云何經中說：「一切助道法，皆攝在般若中？」

答曰：

一切法皆入般若中。人皆畏苦，故求解脫，是故於般若分中，前說三解脫門。以何因緣得此解脫？離諸二邊——所謂眾生相、法相，行般若波羅蜜。

問曰：

初教「精進」，後教「三解脫門、般若」；今復欲為何事故，教親近善知識？

答曰：

雖有好法，若無教者，行時多錯；譬如雖有好藥，亦須良醫。又薩陀波崙是新發意菩薩，般若波羅蜜甚深，云何但聞空中略教而能自具足？是故教語親近善知識。

善知識義，如先說。今略說二相是善知識：一者、教一心向薩婆若，二者、教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滅等般若波羅蜜法。

若能如是行，不久得般若波羅蜜；如藥師為病者說服藥法，汝能如法服，病則得差。

若從經卷聞，從菩薩說聞者，遣薩陀波崙至曇無竭菩薩所，彼中二處有般若：一、寶臺上金牒書，二、曇無竭所說。若人福德多者，從曇無竭所說聞；福德少者，從經卷聞。於師生佛想，以能教佛道因緣故。世間小人，因緣事訖，則忘其恩義，作是念：「如人乘船度水，既到彼岸，何用船為？」是故說：「汝當知恩！應作是念：『所從聞般若者，即是我善知識。』」

一切諸利中，般若利最勝；行是般若，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又復行般若因緣故，親近諸佛，常生有佛國中，離於八難，值佛在世。菩薩應作是念：「我得如是等諸功德，皆從般若得；般若波羅蜜從師而得，是故視師如佛想。」

有人能說般若波羅蜜者，有大福德，多知識，多得供養；弟子初為般若故隨逐，後漸漸為供養利。是故說：「莫以世利故隨逐法師。」

問曰：

何以不但說親近善知識，而說是種種因緣？

答曰：

有人既得善知識，不得其意，反成讎隙而墮地獄，更相謗毀故。唯佛一人無有過失，餘人誰能無者？若弟子見師之過若實、若虛，其心自壞，不復能得法利。是故空中聲教：「若見師過，莫起嫌恨！汝應作是念：『我先世福德不具足故，不得值佛，今值是雜行師；我不應念其過失，而自妨失般若！師之過失，不著於我，我但從師受般若波羅蜜法。』」

如狗皮囊盛好寶物，不應以囊故而棄其寶；如罪人執燭照道，不可以人罪故，不受其明，自墜溝壑；又如行，遣小人導道，不可以人小故不隨其語。如是等因緣，不應遠離於

師。師若實有罪，尚不應離，何況此中魔作因緣，令說法者有深妙五欲！令弟子不染著法，說法者以方便故現受。方便者，所謂欲令眾生種福德因緣，亦為同事攝眾生故。

復有諸菩薩通達諸法實相故，無所障礙、無有過罪；雖作過罪，亦無所妨。如人年壯力盛，腹中大熱，雖食不適飲食，不能生病；又如有好藥，雖被惡毒，不能為害。如是等因緣故，「汝於師所，莫起嫌恨而自失般若！」如經中說。

復有說法者持戒清淨、離於五欲、多知多識、有好名聞、威德尊重，弟子受法而不顧錄，「汝於是中莫生怨恨！當作是念：『我宿世罪故，今為小人，師不輕我，我自無福，不能得道。又我於師所，應破憍慢以求法利。』」

有如是等種種諸師，菩薩為求般若波羅蜜故，但一心恭敬，不應念其長短。若能如是忍辱、於師一心不起增減者，汝於師所盡得妙法；如完牢之器，所受不漏。

「薩陀波崙聞空中聲已，從是東行」，如經中廣說。◎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六

大智度論釋薩陀波崙品第八十八之餘

(卷第九十七)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受是空中教已，從是東行。不久，復作是念：『我云何不問空中聲：「我當何處去？去當遠近？當從誰聞般若波羅蜜？」』是時即住，啼哭憂愁，作是念：『我住是中，過一日一夜，若二、三、四、五、六、七日七夜，不念疲極，乃至不念飢渴、寒熱，不聞聽受般若波羅蜜因緣，終不起也！』

「須菩提！譬如人有一子卒死，憂愁苦毒，唯懷懊惱，不生餘念。如是，須菩提！薩陀波崙菩薩爾時無有異心，但念：『我何時當得聞般若波羅蜜？我云何不問空中聲：「我應何處去？去當遠近？當從誰聞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薩陀波崙菩薩如是愁念時，空中有佛，語薩陀波崙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過去諸佛行菩薩道時，求般若波羅蜜，亦如汝今日。善男子！汝以是勤精進愛樂法故，從是東行，去此五百由旬，有城名眾香。其城七重，七寶莊嚴；臺觀、欄楯，皆以七寶校飾；七寶之塹，七寶行樹，周匝七重。其城縱廣十二由旬，豐樂安靜，人民熾盛；五百市里，街巷相當，端嚴如畫，橋津如地，寬博清淨。七重城上，皆有七寶樓櫓，寶樹行列，以黃金、白銀、車渠、馬瑙、珊瑚、琉璃、頗梨、紅色真珠以為枝葉。寶繩連綿，金為鈴網，以覆城上。風吹鈴聲，其音和雅，娛樂眾生；譬

如巧作五樂，甚可悅喜。其城四邊，流池清淨，冷暖調適；中有諸船，七寶嚴飾；是諸眾生宿業所致，乘此寶船娛樂遊戲。諸池水中種種蓮華：青、黃、赤、白，眾雜好華遍覆水上，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華皆在其中。其城四邊有五百園觀，七寶莊嚴，甚可愛樂。一一園中，各有五百池，池各縱廣十里，皆以七寶校成，雜色莊嚴。諸池水中亦有青、黃、赤、白蓮華彌覆水上；其諸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諸池水中鳧鴈、鴛鴦，異類眾鳥，音聲相和。是諸園觀適無所屬，是諸眾生宿業所致，長夜信樂深法，行般若波羅蜜因緣故，受是果報。善男子！是眾香城中有大高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宮舍在上。其宮縱廣一由旬，皆以七寶校成，雜色莊嚴，甚可喜樂。垣牆七重，皆亦七寶；七重欄楯，七寶樓閣；寶塹七重，皆亦七寶；周圍深塹，七寶累成；七重行樹，七寶枝葉，七重圍繞。其宮舍中，有四種娛樂園：一名常喜，二名離憂，三名華飾，四名香飾。一一園中各有八池：一名賢，二名賢上，三名歡喜，四名喜上，五名安隱，六名多安隱，七名遠離，八名阿鞞跋致。諸池四邊，面各一寶，黃金、白銀、琉璃、頗梨；玳瑁為池底，其上布金沙。一一池側有八梯陛，種種妙寶以為嚴飾；諸梯陛間，有閻浮檀金芭蕉行樹。一切池中種種蓮華——青、黃、赤、白，彌覆水上；諸池四邊，生好華樹；風吹諸華，墮池水中。其池成就八種功德，香若栴檀，色、味具足。

「『曇無竭菩薩與六萬八千婁女，五欲具足，共相娛樂；及城中男女俱入常喜等園、賢等池中，五欲具足，共相娛樂。善男子！曇無竭菩薩與諸婁女遊戲娛樂已，日三時說般若波羅蜜。眾香城內男女大小，於其城中多聚人處敷大法座。其

座四足，或以黃金、或以白銀、或以琉璃、或以頗梨，敷以綰綰，雜色茵褥，垂諸幃帶；以妙白氎而覆其上，散以種種雜妙花香；座高五里，張白珠帳。其池四邊，散五色花，燒眾名香，澤香塗地，供養、恭敬般若波羅蜜故。曇無竭菩薩於此座上說般若波羅蜜；彼諸人眾如是恭敬供養曇無竭，為聞般若波羅蜜故。於是大會百千萬眾，諸天、世人一處和集，中有聽者，中有受者，中有持者，中有誦者，中有書者，中有正觀者，中有如說行者。當是時中，眾生以是因緣故，皆不墮惡道，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汝善男子！往趣曇無竭菩薩，當聞般若波羅蜜。善男子！曇無竭菩薩世世是汝善知識，能教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示、教、利、喜。是曇無竭菩薩本求般若波羅蜜時，亦如汝今。汝去莫計晝夜，莫生障礙心，汝不久當得聞般若波羅蜜！』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歡喜心悅，作是念：『我當何時得見是善男子，得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譬如有人為毒箭所中，更無餘念，唯念：『何時當得良醫，拔出毒箭，除我此苦？』如是，須菩提！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更無餘念，但作是願：『我何時當得見曇無竭菩薩，令我得聞般若波羅蜜？我聞是般若波羅蜜，斷諸有心。』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於是處住念曇無竭菩薩，一切法中得無礙知見已，即得無量三昧門現在前，所謂諸法性觀三昧，諸法性不可得三昧，破諸法無明三昧，諸法不異三昧，諸法不壞自在三昧，諸法能照明三昧，諸法離闇三昧，諸法無異相續三昧，諸法不可得三昧，散華三昧，諸法無我三昧，如幻威勢三昧，得如鏡像三昧，得一切眾生語言三昧，一切眾生歡喜三昧，入分別音聲三昧，得種種語言字句莊嚴三昧，

無畏三昧，性常默然三昧，得無礙解脫三昧，離塵垢三昧，名字語句莊嚴三昧，見諸法三昧，諸法無礙頂三昧，如虛空三昧，如金剛三昧，不畏著色三昧，得勝三昧，轉眼三昧，畢法性三昧，能與安隱三昧，師子吼三昧，勝一切眾生三昧，華莊嚴三昧，斷疑三昧，隨一切堅固三昧，出諸法得神通力無畏三昧，能達諸法三昧，諸法財印三昧，諸法無分別見三昧，離諸見三昧，離一切闇三昧，離一切相三昧，解脫一切著三昧，除一切懈怠三昧，得深法明三昧，不可奪三昧，破魔三昧，不著三界三昧，起光明三昧，見諸佛三昧。薩陀波崙菩薩住是諸三昧中，即見十方無量阿僧祇諸佛為諸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

【論】

問曰：

薩陀波崙何以忘，不問空中聲？

答曰：

薩陀波崙大歡喜覆心故忘；如人大憂愁、大歡喜，以此二事故忘。

問曰：

空中聲已滅，何以住此七日，不更求問處？

答曰：

如本於空閑處一心求般若故，空中有聲；今亦欲一心如本，冀更聞聲，斷其所疑。

復次，薩陀波崙於世樂已捨，深入佛道，愛樂情至；空中聲告，少為開示，竟未斷疑，其聲便滅。如小兒得少美味，著是味故，更復啼泣，而欲得之；薩陀波崙亦如是，得般若波羅蜜因緣味，不能通達，不知那去，是故住而啼泣。

問曰：

何以乃至七日，佛身乃現？

答曰：

譬如人大渴故，乃知水美。若二日、三日，精進欲未深；若過七日，恐其憂愁妨心，不任求道。是故七日憂愁。

如譬喻，經中說。

問曰：

薩陀波崙何以愁憂乃爾，如喪愛子？

答曰：

般若波羅蜜於諸法中第一寶，是十方諸佛真實法寶；薩陀波崙得少氣味，未具足故憂愁。如喪愛子，念其長大，多所成辦，冀得其力；菩薩亦如是，念增益般若波羅蜜力，得阿鞞跋致已，成就佛事。

如子於父，孝行終身，無有異心；般若波羅蜜於菩薩亦如是，若能得入，乃至成佛，終不遠離。如父見子，心即歡悅；菩薩雖得種種諸法，不如見般若波羅蜜之歡喜。如子假為其名；般若波羅蜜亦如是，空無定實，但有假名。如是等，是總相因緣。

父雖愛子，不能以頭目與之；菩薩為般若波羅蜜故，無量世中，以頭目髓腦施與眾生。子之於父，或不能報恩，若能報恩，正可現世小利，衣食歡樂等；菩薩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所不得，乃至一切智慧，何況菩薩力勢、世間富樂！子之報父，恩極一世；般若之益，至無量世，乃至成佛。子之於父，或好、或惡；般若波羅蜜無諸不可。子但是假名，虛誑不實之法；般若波羅蜜真實聖法，無有虛誑。子之報恩，雖得現世小樂，而有憂愁苦惱無量之苦；般若波羅蜜但得歡喜實樂，乃至佛樂。子但能以供養利益於父，不能免其生、老、病、死；般若波羅蜜令菩薩畢竟清淨，無復老、病、死、患。

子但能令父得世樂自在；般若波羅蜜能令菩薩於一切世間為天人主。如是等，種種因緣譬喻差別相。

世人皆知喪子憂愁故，以此為喻。

問曰：

空中佛現，是何等佛？先何以但有音聲而今現身？佛既現身，何以不即度，方遣至曇無竭所？

答曰：

有人言：非真佛，但是像現耳——或諸佛遣化，或大菩薩現作。

以先善根福德未成就故，但聞聲；今七日七夜一心念佛，功德成就故，得見佛身。

佛所以不即度者，以其與曇無竭世世因緣，應當從彼度故。有人應從舍利弗度，假使諸佛現身，不能令悟。佛讚言善哉者，以薩陀波崙至意求知去處、聞般若因緣故，佛現身而讚善哉。

過去諸佛行菩薩道時，求此般若，亦如是種種勤苦；以初發心，先罪厚重，福德未集故。佛安慰其心：「汝求般若波羅蜜，雖勤苦，莫懈怠，莫生退沒心！一切眾生行異，因時皆苦，受果時樂。當思惟諸佛無量功德果報，以自勸勉。」

如是安慰已，作是言：「汝從是東行，去此五百由旬，有城名眾香，乃至不久當聞般若波羅蜜。」

問曰：

眾香城在何處？

答曰：

過去佛滅度後，但有遺法，是法不周遍閻浮提，眾生有聞法因緣處則到。爾時，眾香國土豐樂，多出七寶故，以七寶作城。時薩陀波崙雖同在閻浮提，而在無佛法、無七寶處

生，但傳聞佛名、般若波羅蜜是佛道。是人先世廣集福德，煩惱輕微故，聞即信樂，厭惡世樂，捨其親屬，到空林中住，欲至有佛法國土。音聲示語者，恐其異去，不得到曇無竭菩薩所，是故語之；次後佛為現身，示其去處。

問曰：

薩陀波崙因緣已具聞於上，今曇無竭因緣為云何？

答曰：

「鬱伽陀」，秦言「盛」；「達磨」，秦言「法」。此菩薩在眾香城中，為眾生隨意說法，令眾生廣種善根，故號「法盛」。其國無王，此中人民皆無吾我，如鬱單越人，唯以曇無竭菩薩為王。其國難到，薩陀波崙不惜身命，又得諸佛菩薩接助能到。大菩薩為度眾生故，生如是國中；眾生無所乏短，其心調柔，易可得度故。

問曰：

曇無竭菩薩為是生身？為是法身，為度眾生故，以神通力化作此身？若化身者，何用六萬婁女、園觀、浴池種種莊嚴而自娛樂？若是生身，云何能令薩陀波崙供養具皆在空中化成大臺，入諸三昧乃至七歲？

答曰：

有人言：是生身菩薩，得諸法實相及禪定神通力故，欲度是城中眾生。如餘菩薩利根故，能入禪定，亦能入欲界法；為攝眾生故，受五欲而不失禪定。如人避熱故，在泥中臥，還洗則如故。凡夫鈍根故，不能如是。是故以神通力化作華臺，七歲入定；又以方便力故，能受五欲，如先義說。菩薩不但行一道，為眾生故，行種種道引導之。如龍起雲，能降大雨、雷電、礚礚；菩薩亦如是，雖是生身，未離煩惱而能修行善法，為眾生故不盡結使。

有人言：是菩薩是法性生身，為度眾香城人故，變化而度。若是生身，云何能令十方佛稱讚，而遣薩陀波崙令從受法，得六萬三昧？是故知是大菩薩變化身。譬如大海中龍死相出時，如果熟應墮，金翅鳥則來食之；眾生亦如是，行業因緣熟故，大菩薩來度之。

爾時，薩陀波崙聞空中佛教，大歡喜，大欲心生故，「我何時當得見曇無竭菩薩——說般若波羅蜜者，能令我心中愛、見等諸煩惱箭出？」

欲明是事故，此中佛說毒箭譬喻：如人毒箭在身，更無餘念：一者、苦痛急，二者、毒不疾出，則遍滿身中而失命。薩陀波崙亦如是，諸邪、疑等箭入心，貪欲等毒塗箭。聞曇無竭菩薩能拔出此箭。是人以邪見箭毒傷心，人畏貪欲等毒遍入身中，奪智慧命，與凡人同死；是故急欲見曇無竭菩薩，無復餘念。此中說斷諸所有心。所有心者，取相著，乃至善法中亦有是病。

薩陀波崙目覩佛身，先所未見，從佛聞教，得法喜故，離五欲喜，即得一切法中無礙知見。無礙知見者，如薩陀波崙力所得無礙，非佛無礙。

是時，得入諸三昧門——

「諸法性觀三昧」者，能觀一切諸法實性。實性者，如先種種因緣說。

「諸法性不可得三昧」者，初得三昧，所謂空、無生、無滅；今得是三昧，則不著是性，不得其決定相。

「破諸法無明三昧」者，諸法於凡夫人心中，以無明因緣故，邪曲不正，所謂常、樂、我、淨；得是三昧故，常等顛倒相應無明破，但觀一切法無常、空、無我。

問曰：

若是菩薩破一切法中無明，此人尚不須見佛，何用至曇無竭菩薩所？

答曰：

破無明不唯一種——有遮令不起亦名為破，有得諸法實相故破無明。又無明種數甚多：有菩薩所破分，有佛所破分，有小菩薩所破分、大菩薩所破分；如先說燈譬喻。又須陀洹亦名破無明，乃至阿羅漢方是實破；大乘法中亦如是，新發意菩薩得諸法實相故亦名破無明，乃至佛無明盡破無餘。是故薩陀波崙於佛法中邪見、無明及我見皆盡故，得名破無明三昧，無咎。

「諸法不異三昧」者，得是三昧，觀一切法一相，所謂無相。

「諸法不壞自在三昧」者，得是三昧，觀一切法如、法性、實際、無為相故名不壞。得是法已，得自在，了了知諸法；為佛道故，不證是法。

「諸法能照明三昧」者，以總相、別相知一切法。

「諸法離闇三昧」者，無明有二種：一者、厚，二者、薄。薄者名無明，厚者名黑闇。破厚無明故名離闇，先破薄無明故名破諸法無明。

「諸法無異相續三昧」者，五眾念念滅，相似相續生，死時，相續生而不相似。得是三昧，知諸法念念相續法不異。

「諸法不可得三昧」者，即是一切法空相應三昧。

「散華三昧」者，得是三昧者，於十方佛前，能以七寶華散佛。

「諸法無我三昧」者，觀一切法無我。

「如幻威勢三昧」者，得是三昧者，能種種變化身。如大幻師，能引導眾生發希有心；如大幻師，以幻力故，能轉一國人心。

「得如鏡像三昧」者，得是三昧者，觀三界所有，如鏡中像，虛誑無實。

「得一切眾生語言三昧」者，得是三昧故，能解一切眾生語言。

「一切眾生歡喜三昧」者，入是三昧，能轉眾生瞋心令歡喜。

「入分別音聲三昧」者，入是三昧中，皆能分別一切天、人音聲大小、麤細等。

「得種種語言字句莊嚴三昧」者，得是三昧者，義理雖淺，能莊嚴字句語言，令人歡喜，何況深義！

「無畏三昧」者，得是三昧者，不畏一切魔民、外道、論師及諸煩惱。

「性常默然三昧」者，入是三昧者，常默然攝心；為度眾生故，隨所應聞而出音聲，如天妓樂，應意而出。

「得無礙解脫三昧」者，得是三昧者，於一切法中得無礙智慧。

「離塵垢三昧」者，得是三昧者，諸煩惱、結使塵垢皆滅，即是無生法忍三昧。

「名字語句莊嚴三昧」者，得是三昧者，能種種莊嚴偈句語言說法。

「見諸法三昧」者，入是三昧者，以見世諦及第一義諦知諸法。

「諸法無礙頂三昧」者，如人在山頂遍觀四方；菩薩住是三昧中，普見一切諸法無礙。

「如虛空三昧」者，入是三昧者，身及外法皆如虛空，皆得自在。

「如金剛三昧」者，如金剛能破諸山；是三昧亦如是，能破障礙六波羅蜜法，直至佛道。

「不畏著色三昧」者，得是三昧者，乃至天色尚不著，何況餘色！

「得勝三昧」者，欲有所作，皆能得勝不負。

「轉眼三昧」者，得是三昧者，魔及魔民欲見菩薩短者，轉之令作好見。

「畢法性三昧」者，得是三昧者，見一切法畢入法性中。

「能與安隱三昧」者，得是三昧，雖往來六道迴轉，自知必當作佛，安樂無憂。

「師子吼三昧」者，入是三昧者，皆能降伏一切魔民、外道，無敢當者。

「勝一切眾生三昧」者，得是三昧，於一切眾生最勝。一切有二種：一者、名字一切，二者、實一切。於三界著心凡夫及聲聞、辟支佛及初發意未得是三昧者中勝，故言一切。

「花莊嚴三昧」者，得是三昧者，見十方佛，坐七寶蓮花上，於虛空中，雨寶蓮花於諸佛上。

「斷疑三昧」者，得是三昧者，雖未得佛，能斷一切眾生所疑。

「隨一切堅固三昧」者，諸法實相名堅固；得是三昧者，隨諸法實相，不隨餘法。

「出諸法得神通力無畏三昧」者，得是三昧者，過出一切凡夫法，得菩薩六神通、十力、四無所畏。

「能達諸法三昧」者，得是三昧者，乃至諸法如、法性、實際中通達不住，乃至諸法平等。

「諸法財印三昧」者，財名善法，印者名相。如人得印綬，無敢陵易；菩薩得善法財印，亦無能為作留難者。

「諸法無分別見三昧」者，若分別諸法，即生憎、愛心；得是三昧者，見一切法，不作分別。

「離諸見三昧」者，「見」者，六十二邪見，及色等法中取相，乃至佛見、法見、僧見、涅槃見，皆名為見。所以者何？取相能生著心故。

「離一切相三昧」者，即是無相解脫門相應三昧。

「離一切著三昧」者，離一切相故，於一切法亦不著。

「除一切懈怠三昧」者，得是三昧者，如此中說乃至七歲不坐不臥。菩薩得是三昧，常無懈怠心，乃至得佛，初不止息。

「得深法明三昧」者，深法名諸佛法一切智慧等；菩薩得是三昧故，能遙見佛法，思惟籌量，知深妙無比。

「不可奪三昧」者，得是三昧者，行菩薩法，無能奪其志者。

「破魔三昧」者，得是三昧力，魔雖是欲界主，菩薩以人身能破魔事。

「不著三界三昧」者，得是三昧，身雖在三界中，心常在涅槃故不著。

「起光明三昧」者，得是三昧者，能放無量光明，照於十方。

「見諸佛三昧」者，得是三昧，雖未得天眼、天耳，而能見十方諸佛，聞十方諸佛所說法，諮問所疑。

薩陀波崙住如是等三昧中，即見十方無量阿僧祇諸佛在大眾中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七

大智度論釋薩陀波崙品第八十八之餘

(卷第九十八)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是時，十方諸佛安慰薩陀波崙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等本行菩薩道時，求般若波羅蜜，得是諸三昧，亦如汝今所得。我等得是諸三昧，善入般若波羅蜜，成就方便力，住阿鞞跋致地。我等觀是諸三昧性，不見有法出三昧、入三昧者，亦不見行佛道者，亦不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善男子！是名般若波羅蜜，所謂不念有是諸法。善男子！我等於無所念法中住，得是金色身、丈六光明、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不可思議智慧、無上戒、無上三昧、無上智慧，一切功德皆悉具足。一切功德具足故，佛尚不能取相說盡，何況聲聞、辟支佛及諸餘人！以是故，善男子！於是佛法中，倍應恭敬愛念，生清淨心；於善知識中，應生如佛想。何以故？為善知識守護故，菩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白十方諸佛言：『何等是我善知識所應親近供養者？』

「十方諸佛告薩陀波崙菩薩言：『汝善男子！曇無竭菩薩世世教化成就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曇無竭菩薩守護汝，教汝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是汝善知識。汝供養曇無竭菩薩，若一劫、若二劫、若三劫，乃至過百千劫，頂戴恭敬；以一切樂具，三千世界中所有妙色、聲、香、味、觸，盡以供養，未能報須臾之恩。何以故？曇無竭菩薩摩訶薩因緣故，令汝

得如是等諸三昧，得般若波羅蜜、方便力。』諸佛如是教化安慰薩陀波崙菩薩，令歡喜已，忽然不現。」◎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從三昧起已，不復見佛，作是念：『是諸佛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不見諸佛故，復惆悵不樂：『誰斷我疑？』復作是念：『曇無竭菩薩久遠已來，常行般若波羅蜜，得方便力及諸陀羅尼，於菩薩法中得自在，多供養過去諸佛，世世為我師，常利益我，我當問曇無竭菩薩，諸佛從何所來？去至何所？』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於曇無竭菩薩生恭敬、愛樂、尊重心，作是念：『我當以何供養曇無竭菩薩？今我貧窮，無華香、瓔珞、燒香、澤香、衣服、幡蓋、金、銀、真珠、琉璃、頗梨、珊瑚、虎珀——無有如是等物可以供養般若波羅蜜及說法師曇無竭菩薩。我法不應空往曇無竭菩薩所，我若空往，喜悅心不生。我當賣身得財，為般若波羅蜜故，供養法師曇無竭菩薩。何以故？我世世喪身無數，無始生死中或死、或賣，或為欲因緣故，世世在地獄中受無量苦惱，未曾為清淨法故、為供養說法師故喪身。』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中道入一大城，至市肆上，高聲唱言：『誰欲須人？誰欲須人？誰欲買人？』

「爾時，惡魔作是念：『是薩陀波崙愛法故，自欲賣身，為般若波羅蜜故，供養曇無竭菩薩，當得正問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得多聞具足，如大海水，是時不可沮壞，得具足一切功德，饒益諸菩薩摩訶薩；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過我境界，亦教餘人出我境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當壞其事！』爾時，惡魔隱蔽諸婆羅門、居士，令不聞其自賣聲；除一長者女，魔不能蔽。

「爾時，薩陀波崙賣身不售，憂愁啼哭，在一面立，涕泣而言：『我為大罪，賣身不售。我自賣身，為般若波羅蜜故，供養曇無竭菩薩。』」

「爾時，釋提桓因作是念：『是薩陀波崙菩薩愛法自賣其身，為般若波羅蜜故，欲供養曇無竭菩薩。我當試之，知是善男子實以深心愛法故，捨是身不？』是時，釋提桓因化作婆羅門身，在薩陀波崙菩薩邊行，問言：『汝善男子！何以憂愁啼哭，顏色焦悴，在一面立？』」

「答言：『婆羅門！我愛敬法，欲自賣身為般若波羅蜜故，欲供養曇無竭菩薩。今我賣身，無有買者，自念薄福，無財寶物，欲自賣身，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而無買者。』」

「爾時，婆羅門語薩陀波崙菩薩言：『善男子！我不須人，我今欲祠天，當須人心、人血、人髓，汝能賣與我不？』」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作是念：『我得大利，得第一利！我今便為具足般若波羅蜜方便力，得是買心、血、髓者！』是時，心大歡喜，悅樂無憂；以柔和心，語婆羅門言：『汝所須者，我盡與汝！』」

「婆羅門言：『善男子！汝須何價？』」

「答言：『隨汝意與我！』即時，薩陀波崙右手執利刀，刺左臂出血，割右髀肉，復欲破骨出髓。

「時有一長者女，在閣上遙見薩陀波崙菩薩自割身體、不惜壽命，作是念：『是善男子何因緣故，困苦其身？我當往問。』長者女即下閣，到薩陀波崙所，問言：『善男子！何因緣困苦其身？用是心、血、髓，作何等？』」

「薩陀波崙答言：『賣與婆羅門，為般若波羅蜜故，供養曇無竭菩薩。』」

「長者女言：『善男子！作是賣身，欲自出心、血、髓，欲供養曇無竭菩薩，得何等功德利益？』」

「薩陀波崙答言：『善女人！是人善學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是人當為我說菩薩所應作、菩薩所應行道。我學是法、學是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為眾生作依止；當得金色身、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大光、無量明，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無所畏，佛十力、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六神通，不可思議清淨戒、禪定、智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諸法中得無礙一切知見；以無上法寶分布與一切眾生。如是等諸功德利，我當從彼得之。』」

「是時，長者女聞是上妙佛法，即大歡喜，心驚毛豎，語薩陀波崙菩薩言：『善男子！甚希有！汝所說者，微妙難值！為是一一功德法故，應捨如恒河沙等身。何以故？汝所說者，甚大微妙！汝善男子！汝今所須，盡當相與——金、銀、真珠、琉璃、頗梨、虎珀、珊瑚等諸珍寶物，及華香、瓔珞、塗香、燒香、幡蓋、衣服、伎樂等供養之具，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汝善男子！莫自困苦其身！我亦欲往曇無竭菩薩所，共汝植諸善根，為得如是微妙法，如汝所說故。』」

「爾時，釋提桓因即復本身，讚薩陀波崙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堅受是事，其心不動。諸過去佛行菩薩道時，亦如是求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實不用人心、血、髓，但來相試；汝願何等，我當相與。』」

「薩陀波崙言：『與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釋提桓因言：『此非我力所辦，是諸佛境界。必相供養，更索餘願。』」

「薩陀波崙言：『汝若於此無力，汝必見供養，令我是身平復如故。』」

「是時，薩陀波崙身即平復，無有瘡癥，如本不異。釋提桓因與其願已，忽然不現。」

「爾時，長者女語薩陀波崙菩薩言：『善男子！來到我舍，有所須者，從我父母索之，盡當相與。我亦當辭我父母，與諸侍女，共往供養曇無竭菩薩，為求法故。』」

「即時，薩陀波崙菩薩與長者女俱到其舍，在門外住。長者女入白父母：『與我眾妙花香及諸瓔珞、塗香、燒香、幡蓋、衣服、金、銀、琉璃、頗梨、真珠、珊瑚、虎珀及諸伎樂供養之具；亦聽我身及五百侍女先所給使，共薩陀波崙菩薩到曇無竭菩薩所，為供養般若波羅蜜故。曇無竭菩薩當為我等說法，我當如說行，當得諸佛法。』」

「女父母語女言：『薩陀波崙菩薩是何等人？』」

「女言：『是人今在門外。是善男子以深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度一切眾生無量生死苦。是善男子為法故，自賣其身，供養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名菩薩所學道。為供養般若波羅蜜及供養曇無竭菩薩故，在市肆上高聲唱言：

「誰須人？誰須人？誰欲買人？」賣身不售，在一面立，憂愁啼哭。是時，釋提桓因化作婆羅門來、欲試之，問言：「善男子！何以憂愁啼哭，一面立？」答言：「婆羅門！我欲賣身，為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故，而我薄福，賣身不售。」婆羅門語是善男子：「我不須人，我欲祠天，當用人心、人血、人髓，汝能賣不？」是時，是善男子不復憂愁，其心和悅，語是婆羅門言：「汝之所須，我盡相與。」婆羅門言：「汝須何價？」答言：「隨汝意與我。」即時，是善男子右手執利刀，刺左臂出血，割右髀肉，復欲破骨出

髓。我在閣上，遙見是事；我爾時作是念：「是人何故困苦其身？我當往問。」我即下閣往問：「善男子！汝何因緣故自困苦其身？」是善男子答我言：「姊！我為法故，欲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我貧窮無所有，無金、銀、琉璃、車磑、馬瑙、珊瑚、虎珀、玻梨、真珠、花香、伎樂。姊！我為供養法故，自賣其身。今得買者，須人心、人血、人髓。我用是價，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我問是善男子：「汝今自出身心、血、髓，欲供養曇無竭菩薩，得何功德？」是善男子言：「曇無竭菩薩當為我說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此是菩薩所應學、菩薩所應作、菩薩所應住、菩薩所行道。我當學是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眾生作依止。我當得金色身、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大光、無量明，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無所畏、四無礙智，佛十力、十八不共法，六神通，不可思議清淨戒、禪定、智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諸法中得無礙一切知見；以無上法寶分布與一切眾生。如是等微妙大法，我當從彼得之。」我聞是微妙不可思議諸佛功德，聞其大願，我心歡喜，作是念：「是清淨、微妙、甚大、希有！乃至如是為一一法故，應捨如恒河沙等身。今善男子為法能受苦行難事，所謂不惜身命；我多有妙寶，云何不生願，勤求如是法，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我如是思惟已，語薩陀波崙菩薩：「汝善男子！莫困苦其身，我當白我父母，多與汝金、銀、琉璃、車磑、馬瑙、珊瑚、虎珀、頗梨、真珠、花香、瓔珞、塗香、末香、衣服、旛蓋及諸伎樂，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我亦求父母，與諸侍女，共汝俱去供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共汝植諸善根，為得如是等微妙清淨法，如汝所說。」

「『父母今聽我并五百侍女先所給者，亦聽我持眾妙花香、瓔珞、塗香、末香、衣服、幡蓋、伎樂、金、銀、琉璃供養之具，與薩陀波崙菩薩共去，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說法者，為得如是等清淨微妙諸佛法故。』

「爾時，父母報女言：『汝所讚者，希有難及！說是善男子為法精進，大樂法相，及是諸佛法不可思議，一切世間最為第一，一切眾生歡喜因緣。是善男子為是法故大莊嚴，我等聽汝往見曇無竭菩薩，親近供養。汝發大心，為得諸佛法故如是精進，我等云何當不隨喜？』

「是女為供養曇無竭菩薩故，得蒙聽許，報父母言：『我等亦隨是心歡喜，我終不斷人善法因緣。』

「是時，長者女莊嚴七寶車五百乘、身及侍女、種種寶物供養之具，持種種水陸生華，及金、銀、寶華、眾色寶衣、好香、搗香、澤香、瓔珞，及眾味飲食，共薩陀波崙菩薩、五百侍女各載一車，恭敬圍繞，漸漸東去。見眾香城七寶莊嚴，七重圍繞；七寶之塹、七寶行樹，皆亦七重。其城縱廣十二由旬，豐樂安靜，甚可喜樂，人民熾盛。百千市里，街巷相當，端嚴如畫，橋津如地，寬博清淨。遙見眾香城，既入城中，見曇無竭菩薩坐高臺法座上，無量百千萬億眾恭敬圍繞說法。薩陀波崙菩薩見曇無竭菩薩時，心即歡喜，譬如比丘入第三禪，攝心安隱；見已，作是念：『我等儀不應載車趣曇無竭菩薩。』作是念已，下車步進。長者女并五百侍女皆亦下車。薩陀波崙菩薩與長者女及五百侍女，眾寶莊嚴，圍繞恭敬，俱到曇無竭菩薩所。

「爾時，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有七寶臺，赤牛頭栴檀以為莊嚴，真珠羅網以覆臺上，四角皆懸摩尼寶珠以為燈明，及四寶香鑪常燒名香，為供養般若波羅蜜故。其臺中有七寶大

床、四寶小床，重敷其上；以黃金牒書《般若波羅蜜》，置小床上，種種幡蓋莊嚴垂覆其上。

「薩陀波崙菩薩及諸女人見是妙臺眾寶嚴飾，及見釋提桓因與無量百千萬諸天以天曼陀羅花、碎末栴檀、磨眾寶屑以散臺上，鼓天伎樂於虛空中娛樂此臺。爾時，薩陀波崙菩薩問釋提桓因：『憍尸迦！何因緣故，與無量百千萬諸天以天曼陀羅花、碎末栴檀、磨眾寶屑以散臺上，鼓天伎樂於虛空中娛樂此臺？』」

「釋提桓因答言：『汝善男子不知耶？此是《摩訶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摩訶薩母，能生諸佛、攝持菩薩。菩薩學是般若波羅蜜，成就一切功德，得諸佛法、一切種智。』」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即歡喜悅樂，問釋提桓因：『憍尸迦！般若波羅蜜，諸菩薩摩訶薩母，能生諸佛、攝持菩薩。菩薩學是般若波羅蜜，成就一切功德，得諸佛法、一切種智，今在何處？』」

「釋提桓因言：『善男子！是臺中有七寶大床，四寶小床重敷其上；以黃金牒書《般若波羅蜜》，置小床上。曇無竭菩薩以七寶印印之，我等不能得開以示汝。』」

「是時，薩陀波崙與長者女及五百侍女取供養具——華香、瓔珞、幡蓋分作二分：一分供養《般若波羅蜜》，一分供養法座上曇無竭菩薩。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與五百女人持華香、瓔珞、幡蓋、伎樂及諸珍寶，供養般若波羅蜜已，然後到曇無竭菩薩所。到已，見曇無竭菩薩在法座上坐，以諸華香、瓔珞、搗香、澤香、金、銀、寶華、幡蓋、寶衣散其曇無竭菩薩上，為法故供養。是時，諸華香、寶衣於曇無竭菩薩上虛空中化成華臺；碎末栴檀、寶屑、金、銀、寶華化成寶帳；寶帳之上，

所散種種寶衣化為寶蓋，寶蓋四邊垂諸寶幡。薩陀波崙及諸女人見曇無竭菩薩所作變化，皆大歡喜，作是念：『未曾有也！曇無竭大師神德乃爾！行菩薩道時，神通力尚能如是，何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是時，長者女及五百女人清淨信心敬重曇無竭菩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如曇無竭菩薩得菩薩諸深法，如曇無竭菩薩供養般若波羅蜜，如曇無竭菩薩於大眾中演說顯示般若波羅蜜義，如曇無竭菩薩得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成就神通、於菩薩事自得自在，我等亦當如是。』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及五百女人，華香、寶物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曇無竭菩薩已，頭面禮曇無竭菩薩，合掌恭敬，一面立。一面立已，白曇無竭菩薩言：

「『我本求般若波羅蜜時，於空閑林中，聞空中聲言：「善男子！汝從是東行，當得聞般若波羅蜜。」我受是語東行，東行不久，作是念：「我何不問空中聲：『我當何處去？去是遠近？當從誰聞？』」我是時大憂愁啼哭，於是處住七日七夜，憂愁故，乃至不念飲食，但念：「我何時當得聞般若波羅蜜？」我如是憂愁，一心念般若波羅蜜多，見佛身在虛空中，語我言：「善男子！汝大欲、大精進心莫放捨！以是大欲、大精進心，從是東行，去是五百由旬，有城名眾香，是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曇無竭，從是人所，當得聞般若波羅蜜。是菩薩世世是汝善知識，常守護汝。」我從佛受教誨已，便東行，更無餘心，但念：「我何時當見曇無竭菩薩，為我說般若波羅蜜？」我爾時中道住，於一切法中得無礙知見、得觀諸法性等諸三昧現在前；住是三昧已，見十方無量阿僧祇諸佛說是般若波羅蜜。諸佛讚我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本求般若波羅蜜時，得諸三昧，亦如汝今日。得是諸三昧

已，遍得諸佛法。」諸佛為我廣說法要，安慰我已，忽然不現。我從三昧起，作是念：「諸佛從何處來？去至何所？」我不見諸佛故大愁憂，復作是念：「曇無竭菩薩供養先佛、植諸善根、久行般若波羅蜜、善知方便力，於菩薩道中得自在，是我善知識，守護我。我當問曇無竭菩薩是事：『諸佛從何所來？去至何所？』」

「『我今問大師：「是諸佛何處來、去至何處？」大師！當為我說諸佛所從來、所至處，令我得知；知己，亦常不離見諸佛！』」

【論】

釋曰：

薩陀波崙渴仰欲聞般若故，見十方諸佛為大眾說法，其心歡喜、其意得滿。

諸佛以其信力堅固、精進難動故，安慰其心，讚言：「善哉！我本初行菩薩道求般若時，亦如汝今。汝莫憂愁自謂福薄！」

爾時，薩陀波崙大得諸三昧力，其心深著；是故諸佛為說求諸三昧性，不見實體，亦不見入三昧、出三昧者，眾生空、法空故。

諸佛為略說般若波羅蜜相：「不念有是法，所謂一切法無相故不可念著。我等住是無所念法中，能具足六波羅蜜；具足六波羅蜜故，得佛金色身。」如經中說。諸佛教化利喜，安慰其心。

問曰：

上化佛已為說「曇無竭是汝世世善知識」，今何以復問「何等是我善知識」？

答曰：

以佛勅於善知識中倍應恭敬愛念故。又以欲於十方佛所聞曇無竭功德，欲自令信心堅固不疑故問。

十方佛答，如經中說。薩陀波崙是曇無竭所度因緣人故，諸佛佐助示導。或有諸菩薩佐助佛所應度者，令至佛所。

問曰：

上聞虛空聲不問故，七日啼哭；今不見十方佛，何以不大憂愁、更求見佛，但欲於曇無竭所問諸佛去來事？

答曰：

薩陀波崙先時但有肉眼，未得三昧，以深信著善法故，大啼哭；今得諸三昧力，又見十方佛，諸煩惱微薄，著心已離故，但一心念：「我當何時見曇無竭？」

問曰：

若薩陀波崙得是三昧力，何以不還入三昧，問十方諸佛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而欲見問曇無竭？

答曰：

十方佛上以種種因緣讚「曇無竭世世是汝師」，是故欲問。

是時，薩陀波崙念曇無竭菩薩，是我先世因緣，是故生恭敬、尊重心。以有大功德故尊重，是先世因緣故恭敬愛樂。

問曰：

先說「薩陀波崙不大著世間事，深愛般若波羅蜜故，愁憂啼哭」；今何以自鄙貧窮，無以供養？但以好心隨師意，則是法供養，何用華香為？

答曰：

法供養雖上，而世間眾生見遠來求法而空無所有，則不發喜心；以世法故，求供養具。

復次，五波羅蜜為助般若波羅蜜法，助法中檀波羅蜜為首。薩陀波崙思惟：「我得尊重福田曇無竭菩薩，當以助道法根本供養。」亦欲為起發眾人：「薩陀波崙是智人、善人，貧窮而能供養，何況我等！」

復次，諸善法行時、思惟時，其味各異；薩陀波崙欲行布施味，是故求供養具。

問曰：

薩陀波崙是大菩薩，能見十方佛，又得諸深三昧，何以貧窮？

答曰：

有人言：此人捨家求佛道，雖生富家，道里懸遠，一身獨去，不齎財物。

有人言：雖是大人，宿世小罪因緣故，生貧窮家。有雖是小人，先世少行布施因緣故，生大富家。如蘇陀夷、尼陀等，是諸天所供養人，而生小家。貧有二種：一者、財貧，二者、功德法貧。功德法貧，最大可恥！財貧，好人亦有；法貧，好人所無。無有華香者，無有上妙寶華，又以少故言無。

我若空往，師雖不須，我心不得大喜，是故欲賣身。

問曰：

若賣身與他，誰買此物往供養師？

答曰：

捨身即是大供養，去住無在。

有人言：是人賣身取財，因人供養，我為供養故，賣身為奴。

又人言：爾時世好，人皆知法，雖自賣身，主必能聽供養而還。

復次，是人發深心，欲行檀波羅蜜，為供養法及法師，而無外物，唯有己身，是故賣是內物。於外、內物中，內施為重，惜之深故。是故欲不破布施願故，賣身供養。

此中自說不悔因緣：「我世世喪身無數，未曾為清淨法故，今為供養說法者故喪是身，大得法利。」

薩陀波崙定心，斷貪惜身意，於道中入一大城——欲得賣買如意故，入此大城。一心欲賣身，除羞愧、破憍慢故，唱言：「誰須人？」

問曰：

魔何以欲破其意？

答曰：

魔常為諸佛、菩薩怨家，故欲來破。

復次，諸小菩薩未得諸法實相，魔及惡人能壞；若得無生法忍、住諸菩薩神通力，無能破者。如小樹栽，小兒能破；大，不可破。

復次，此中自說魔破因緣，所謂「是薩陀波崙愛法故，自賣身供養般若波羅蜜及法盛菩薩，當得正聞般若波羅蜜」，如經中廣說。

問曰：

若魔欲壞薩陀波崙，先來聞空中聲及見十方佛時，何以不壞？今方隱蔽諸婆羅門、居士，令不聞其聲？

答曰：

薩陀波崙先心未定，惜身未盡；見十方佛已，得諸三昧，其心乃定。今定心相現，是故魔驚。若菩薩心未定，未能動魔；若大菩薩其心已定，魔亦不來。薩陀波崙今欲定心出魔境界，是故魔來。譬如負債人，未欲遠去，債主不遮；欲出他界，則不聽去。

問曰：

魔有大力，何以不殺此菩薩，而但破壞？

答曰：

魔本不嫉其壽命，但憎其作佛心，是故欲壞。又復諸天神法，人無重罪，不得妄殺，但得壞亂恐怖。若神無此法，則人無活者，是故不殺。

婆羅門性中生，受戒故，名婆羅門；除此，通名居士。居士，真是居舍之士，非四姓中居士。

除一長者女者，以其為佛道世世集功德故，魔不能蔽。

復有人言：是薩陀波崙不應死故，令一女人聞。

有人言：是曇無竭菩薩神通力故，令長者女得聞。

如是三唱，無人買者，便大愁憂。

問曰：

薩陀波崙既不惜身，雖無人買，亦不應愁！

答曰：

既發大心，不滿其願，是故大愁。

釋提桓因作是念：「薩陀波崙欲賣其身，無有買者。」如經中廣說。

問曰：

釋提桓因報得知他心，應知薩陀波崙心已決定，今何以來試？

答曰：

諸天但知世間人心，作佛、不作佛心，非其所知。除佛，無有能知其為佛道故與授記。

復次，釋提桓因欲多所引導故來試之，令聞見者，皆發心求佛。

又如金銀等諸寶，不以輕賤故燒鍛磨打；菩薩亦如是，若能割肉出血、破骨出髓，其心不動，是正定菩薩。是故天帝來試。

問曰：

帝釋是大天王，何以妄語作是言「我欲祠天，須人心、血、髓」？

答曰：

若以慳貪、瞋恚煩惱欲求自利故妄語，是故為罪。帝釋若作實身、實語，菩薩則不信；是故如其國法，天祠所須，為其信受故。

是時，薩陀波崙信其語而大歡喜：「我得大利！」

大利者，阿鞞跋致地；第一利者，是佛道。

大利者，五波羅蜜；第一利者，般若波羅蜜。

大利者，般若波羅蜜；第一利者，般若波羅蜜方便力。

大利者，菩薩初地；第一利者，十地。

大利者，從初地乃至十地；第一利者，第十地。大利者，菩薩地；第一利者，佛地。

如是等分別。

雖未具足，已住具足因緣，故言「便為具足」。

問曰：

若釋提桓因化身來，何以言「汝須何等價」？

答曰：

知其欲供養曇無竭菩薩，滿其願故。又復釋提桓因苦困薩陀波崙，畏其所索者大，是故言「須何等價」。

隨汝意與我者，言：「於汝不大貪惜、不致悔恨者與我。」

薩陀波崙無力勢故，不能得使旃陀羅，故自捉刀；婆羅門亦畏罪故不能破，是以自執刀破身。

問曰：

若長者女聞聲，何以不來問：「汝何以自賣身耶」？

答曰：

但空言賣身事輕，破身出心髓事重故，長者女發心。

長者女住在閣上，見是人自割刺，作是念：「一切眾生皆求樂畏苦、貪愛其身；薩陀波崙而自割刺，是為希有！」又以先世福德因緣所牽故，即往到其所而問。

薩陀波崙答：「欲供養曇無竭菩薩。」

復問：「得何等利？」

答言：「般若波羅蜜名菩薩所學，當從彼聞；我學是道，當得作佛，與一切眾生作依止。」譬如厚葉樹多所蔭覆；又如熱時曠野險道清涼大池。為說佛功德現事可以發心者，所謂金色身、三十二相，大光、無量光。大光，為閻浮提惡世眾生，諸佛真實光明無有限量。大慈乃至六神通義，如先說。不可思議清淨戒、禪定、智慧，如佛戒等五眾中說。於諸法中得一切無礙知見者，諸佛有無礙解脫，是解脫相應知見，一切法中無所礙。知、見分別，如先說。

薩陀波崙言：「我得如是無量佛功德，以無上法寶，分布與一切眾生。」

無上寶者，有人言：三寶中法寶。

有人言：一切八萬四千法眾是為法寶，得是故，除諸煩惱、滅諸戲論，得脫一切苦。

有人言：無上法寶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更無過上者故。

有人言：涅槃是無上法寶。何以故？一切有為法皆有上。如《阿毘曇》言：「一切有為法及虛空、非數緣盡，名為有上法；數緣盡是無上法。」數緣盡即是涅槃之別名。

有人言：涅槃道雖是有為，以其為涅槃故，於有為法中為無上。

如是等法寶，分布為三乘與眾生。

如是等無量佛法，當從師得，是故我捨是老、病、死所住處不淨臭穢之身，為供養般若波羅蜜故，當得佛身。金色等，如先說。

長者女世世供養諸佛種善根，智慧明利，聞是法其心深入，大得法喜，乃至心驚毛豎；語薩陀波崙言：「甚為希有！汝所讚法大微妙！為是一一法故，應捨如恒河沙等身，何況一身！」

長者女不知何因緣故困苦其身，而怜愍之，心謂不可；今聞是無量無邊無比清淨佛法，以是因緣可得故大歡喜，是故說：「為是法故，應捨如恒河沙身。」

女言：「汝以貧故自苦困其身，於今可止；恣汝所須，當以相與，我亦隨汝而求是道。」

問曰：

是菩薩既自割截身體，云何能與長者女多說佛法？

答曰：

是菩薩心力大，雖有身苦不能覆心。是菩薩始以刀割肉流血，方欲破骨出髓，而長者女來，未大悶故，能得說法。

釋提桓因知其心定，試之而已，故無所言，即復本身，讚言「善哉！汝心堅受是事」者，帝釋意：如汝今生死肉身，未得佛道，能如是不惜身，汝不久當於一切法中得無所著，住無生法忍中，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過去佛為證，如是等種種因緣，安慰其心。「我是天王，愛樂佛道，故來相試，欲知汝心堅軟云何？欲令汝信故，

言須人心髓祠天，實不須也。汝願何等？當以相與。汝是好人，為是佛種，當相擁護。」

薩陀波崙直信心善軟，深著佛道故，不分別眾生，聞帝釋語，便言：「與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帝釋言：「此非我力所能辦，是佛境界。」

復次，有人言：「帝釋大苦困薩陀波崙，今以此語謝之。帝釋意謂求金銀寶物，不知乃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不能與，愧負而已！」

復更語言：「必相供養，更索餘願。」帝釋語意：我既大相苦困，不得直爾而去，要相供養。

薩陀波崙雖不惜身，欲以此身供養曇無竭，聞般若波羅蜜；是故語言：「若汝無此力，令我身體平復如故。」

帝釋言：「如汝所言。」瘡即平滿，與本無異。

問曰：

先已割肉，云何令得平滿？

答曰：

佛說有五不可思議。龍事所作，尚不可思議，何況天！又虛空中微塵充滿，帝釋福德生心，便能和合平滿。如諸天及地獄中身，非是三生身，罪福因緣故，和合便有。

是時，帝釋知其心堅，與願已，即時滅去。

爾時，薩陀波崙宿世微罪已畢、福德明盛，是故長者女將歸，「有所須者，從我父母索之」，如經中廣說。

問曰：

是女先言「汝所須物，盡從我索之」，今何以言「從我父母索」？

答曰：

今既將歸到舍，以薩陀波崙目見入舍從父母得之，愧不稱前言，是故先自說：「從我父母索之。」又女雖力能得寶，以子女法故，從父母索之。

女既入舍，如先所許，從父母索與。

其國無有佛法，是故問女：「阿誰是薩陀波崙菩薩？」女如所見、如所聞，盡向父母說薩陀波崙事。

「今父母當聽我與薩陀波崙菩薩俱，及五百侍女，并供養具，供養曇無竭菩薩。」

父母聞其言，即聽如汝意。

問曰：

長者貴而有力，云何先不識薩陀波崙？聞其功德故，便能令女及其眷屬、寶物，與之俱去？

答曰：

長者亦植德本，以少因緣故生無佛國；暫聞佛德，發其宿識，心即開悟，故能發遣。譬如蓮花，生長具足，見日開敷。

父母知女心淳熟，無不淨行，持操不妄，不樂世樂，但求法利；知其心至，不可制止，若違其意，恐其自害。思惟籌量已，既全其意，自得功德，歡喜令去。世間因緣，深著難解，愛之至故，尚不能違，何況為佛道故其心清淨無所染著而不聽之！

女以父母為法見聽，不惜寶物，亦以隨喜心，為之歡喜。

爾時，眾心既定，莊嚴七寶之車，與大眾圍遶，稍稍東行。

是時，五百女親屬及城中眾人，見是希有難及之事，皆亦隨去。人眾既集，歡悅共行，渴仰眾香城，如渴者思飲。

漸漸進路，遙見眾香城，乃至與長者女及五百女人，恭敬圍繞，欲往曇無竭所。

問曰：

曇無竭是大菩薩，得聞持等諸陀羅尼；般若波羅蜜義，已自通利、憶持，何用七寶臺，書般若經卷，著中供養？

答曰：

雖有種種因緣，略說有二義：一者、眾生心行不同，或樂見經卷，或樂聞演說。二者、曇無竭身為白衣，現有家屬。鈍根眾生或作是念：「此有居家，必有染著，何能以畢竟清淨無著般若波羅蜜利益眾生？自未無著，何能以無著法教化？」是故書其經文，著七寶牒上，眾寶供養；諸天、龍、鬼神皆亦共來恭敬，供養花香、幡蓋，雨於七寶。眾生見者，增益信根，則以此法示傳佛語，案文演教勸發。

一切寶臺莊嚴之具及薩陀波崙問釋提桓因，如經中說。七寶印印者，是曇無竭真實印，常自手執以印於經。

有人言：七寶印者，有求佛道七大神，是執金剛杵，常給曇無竭菩薩使守護經文，不令魔及魔民改更錯亂，為貴敬般若故。

有人但聞演說而發心者，有人見其莊嚴文字而歡喜發心者；是故莊嚴寶臺，用金牒書，七寶印印。

問曰：

臺上書寫般若，曇無竭菩薩口所演說般若，雖二處俱有，而書寫處不能益人，何以先至臺所？

答曰：

所書般若，入法寶中。佛寶次第有法寶故，應先供養；曇無竭一人故，僧寶所不攝，是故先供養法寶。

又曇無竭菩薩所說者雖是法，而眾生取人相故，多生著心；若見所書般若，不生人相，雖取餘相，著心少於著人生患，是故先供養經。

經法諸佛尚供養，何況曇無竭及薩陀波崙！曇無竭因般若波羅蜜故得供養，所因之本，何得不先供養？是故分所供養具為二分。

問曰：

曇無竭有六萬婬女、五欲、宮殿，云何能以所散花物化為花臺？

答曰：

有人言：諸佛神力，因薩陀波崙所供養物作此變化。

有人言：曇無竭是大菩薩法性生身，為度眾生故受五欲。如曇無竭菩薩名字義中說。

問曰：

菩薩法，先於眾生中起悲心，欲度眾生苦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但見曇無竭神力威德，云何發心？

答曰：

發心有種種：有聞說法而發心者，有於眾生起慈悲而發心者，有見神通力、大威德而發心者，然後漸漸而生悲心，如《智印經》中說。

依愛而斷愛，依慢而斷慢。如人聞道法，愛著是法故，捨五欲出家。又有聞某甲得阿羅漢道，而生高心：「此人無勝我事，彼尚能爾，我何不能？」而生大精進，得阿羅漢道。

佛道中亦如是。長者女等及五百女人常深貪勢力自在樂，聞往古有人神力變化，寶物具足，人中受天樂；後見曇無竭、臺觀、宮殿，在大法座上坐，天人供養；又見所供養物於虛

空中化成大臺，心即大喜，發難遭想，知皆從福德因緣可辦是事，是故皆發作佛心。

所聞發心者，行皆次第行。如《毘摩羅結經》中說：「愛、慢等諸煩惱，皆是佛道根本。」是故女人見是事已，生愛樂心，知以福德因緣可得是事，故皆發心。因是愛、慢，後得清淨好心，故言佛道根本，譬如蓮花生污泥。

發心已作願：「如曇無竭所為，我等亦當得是！」

時，薩陀波崙等頭面禮曇無竭菩薩。花、香等供養不貴故，先以供養；身貴重，故後禮拜。禮拜已，說本求般若因緣。如經中說：「我本求般若時，聞空中聲，乃至我今問大師：『諸佛從何所來？去至何處？』」

問曰：

薩陀波崙得諸大三昧，所謂破無明、觀諸法性等，云何不知空而取佛相、深生愛著？

答曰：

若新發意菩薩雖能總相知諸法空、無相，於諸佛所深愛著故，不能解佛相畢竟空，雖知空而不能與空合。何以故？諸佛有無量無邊實功德，是菩薩利根故，深入、深著。若佛不為是菩薩說空者，是菩薩為愛佛故，能自滅親族，何況餘人！但以解空故無是事。

薩陀波崙深著諸佛故不能知，而問大師：「今為我說諸佛來去相，我見佛身無厭足故，常不離見諸佛。」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八

大智度論釋曇無竭品第八十九(卷第九十九)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爾時，曇無竭菩薩摩訶薩語薩陀波崙菩薩言：『善男子！諸佛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何以故？諸法如不動相，諸法如即是佛。善男子！無生法無來無去，無生法即是佛；無滅法無來無去，無滅法即是佛；實際法無來無去，實際法即是佛；空無來無去，空即是佛。善男子！無染無來無去，無染即是佛；寂滅無來無去，寂滅即是佛；虛空性無來無去，虛空性即是佛。善男子！離是諸法更無佛；諸佛如、諸法如，一如無分別。善男子！是如常一，無二、無三，出諸數法，無所有故。譬如春末月，日中熱時，有人見焰動，逐之求水望得。於汝意云何？是水從何池、何山、何泉來？今何所去？若入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耶？』

「薩陀波崙言：『大師！焰中尚無水，云何當有來處、去處？』

「曇無竭菩薩語薩陀波崙菩薩言：『善男子！愚夫無智，為熱渴所逼，見焰動，無水生水想。善男子！若有人分別諸佛有來有去，當知是人皆是愚夫。何以故？善男子！諸佛不可以色身見，諸佛法身無來無去，諸佛來處、去處亦如是。善男子！譬如幻師幻作種種，若象、若馬、若牛、若羊、若男、若女，如是等種種諸物。於汝意云何？是幻事從何處來？去至何所？』

「薩陀波崙菩薩言：『大師！幻事無實，云何當有來去處？』」

「『善男子！是人分別佛有來有去亦如是。』」

「『善男子！譬如夢中見若象、若馬、若牛、若羊、若男、若女。於汝意云何？夢中所見，有來處、有去處不？』」

「薩陀波崙言：『大師！是夢中所見虛妄，云何當有來去？』」

「『善男子！是人分別佛有來有去亦如是。善男子！佛說諸法如夢。若有眾生不知是諸法義，以名字色身著佛，是人分別諸佛有來有去，不知諸法實際相故，皆是愚夫無智之數。是人數數往來五道，遠離般若波羅蜜，遠離諸佛法。善男子！佛說諸法如幻、如夢。若有眾生如實知，是不分別諸法若來若去、若生若滅；若不分別諸法若來若去、若生若滅，則能知佛所說諸法實相。是人行般若波羅蜜，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為真佛弟子，不虛妄食人信施，是人應受供養，為世間福田。』」

「『善男子！譬如大海水中諸寶，不從東方來，不從南方、西方、北方、四維、上下來，眾生善根因緣故，海生此寶。此寶亦不無因緣而生，是寶皆從因緣和合生，是寶若滅亦不去至十方。諸緣合故有，諸緣離故滅。善男子！諸佛身亦如是，從本業因緣果報生，生不從十方來，滅時亦不去至十方；但諸緣合故有，諸緣離故滅。』」

「『善男子！譬如箜篌聲，出時無來處，滅時無去處。眾緣和合故生——有槽、有頸、有皮、有絃、有柱、有棍，有人以手鼓之，眾緣和合而有聲；是聲亦不從槽出，不從頸出，不從皮出，不從絃出，不從柱出，不從棍出，亦不從人手出，眾緣和合爾乃有聲。是因緣離時，亦無去處。善男子！』」

諸佛身亦如是，從無量功德因緣生，不從一因一緣一功德生，亦不無因緣有，眾緣和合故有。諸佛身不獨從一事成，來無所從、去無所至。

「『善男子！應當如是知諸佛來相去相。善男子！亦當知一切法無來去相。汝若知諸佛及諸法無來無去、無生無滅相，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能行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

「爾時，釋提桓因以天曼陀羅花與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作是言：『善男子！以是花供養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我當守護供養汝。所以者何？汝因緣力故，今日饒益百千萬億眾生，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是善人，甚為難遇！為饒益一切眾生故，無量阿僧祇劫受諸勤苦。』

「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受釋提桓因曼陀羅花，散曇無竭菩薩上，白言：『大師！我從今日以身屬師，供給供養。』如是三白已，合手師前立。

「是時，長者女及五百侍女白薩陀波崙菩薩言：『我等從今日亦以身屬師。我等以是善根因緣故，當得如是法，亦如師所得；共師世世供養諸佛，世世常供養師。』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語長者女及五百女人：『若汝等以誠心屬我者，我當受汝。』

「諸女言：『我等以誠心屬師，當隨師教。』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及五百女人，并諸莊嚴寶物上妙供具及五百乘七寶車，奉上曇無竭菩薩，白言：『大師！我持是五百女人奉給大師，是五百乘車隨師所用。』

「爾時，釋提桓因讚薩陀波崙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捨一切所有，應如是如是布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如是供養說法人，必得聞般若波羅蜜

及方便力。過去諸佛本行菩薩道時，亦如是住布施中，得聞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曇無竭菩薩欲令薩陀波崙菩薩善根具足故，受五百乘車、長者女及五百侍女；受已，還與薩陀波崙菩薩。

「是時，曇無竭菩薩說法，日沒，起，入宮中。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作是念：『我為法故來，不應坐、臥，當以二事：若行、若立，以待法師從宮中出說法。』

「爾時，曇無竭菩薩七歲一心入無量阿僧祇菩薩三昧，及行般若波羅蜜、方便力。薩陀波崙菩薩七歲經行、住立，不坐、不臥，無有睡眠，無欲、恚、惱，心不著味；但念：『曇無竭菩薩摩訶薩何時當從三昧起，出而說法？』薩陀波崙菩薩過七歲已，作是念：『我當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敷說法座，曇無竭菩薩摩訶薩當坐上說法。我當灑地清淨，散種種華，莊嚴是處，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當說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故。』是時，薩陀波崙菩薩與長者女及五百侍女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敷七寶床，五百女人各脫上衣以敷座上，作是念：『曇無竭菩薩摩訶薩當坐此座上，說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

「薩陀波崙菩薩敷座已，求水灑地而不能得。所以者何？惡魔隱蔽，令水不現。魔作是念：『薩陀波崙菩薩求水不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行乃至生一念劣心、異心，則善根不增、智慧不照，於一切智而有稽留。』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作是念：『我當自刺其身，以血灑地，令無塵土來妨大師。我何用此身！此身必當破壞。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數數喪身，未曾為法。』即以利刀自刺，出血灑地。薩陀波崙菩薩及長者女并五百侍女皆無異心，惡魔亦不能得便。

「是時釋提桓因作是念：『未曾有也！薩陀波崙菩薩愛法乃爾，以刀自刺出血灑地！薩陀波崙及眾女人心不動轉，惡魔波旬不能壞其善根。其心堅固，發大莊嚴，不惜身命，以深心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度一切眾生無量生死苦。』釋提桓因讚薩陀波崙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精進力大，堅固難動，不可思議！汝愛法、求法，最為無上！善男子！過去諸佛亦如是，以深心愛法、惜法、重法，集諸功德，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薩陀波崙菩薩作是念：『我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敷法座，掃灑清淨已訖，當於何處得好名華莊嚴此地？若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法座上坐說法時，亦當散華供養。』」

「釋提桓因知薩陀波崙菩薩心所念，即以三千石天曼陀羅華與薩陀波崙。薩陀波崙受華，以半散地，留半待曇無竭菩薩摩訶薩坐法座上說法時當供養。」

「爾時，曇無竭菩薩摩訶薩過七歲已，從諸三昧起，為說般若波羅蜜故，與無量百千萬眾恭敬圍遶，往法座上坐。」

「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見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時，心淨悅樂，譬如比丘入第三禪。」

【論】

釋曰：

薩陀波崙菩薩雖知諸法空無來去相，未能深入，亦不能解種種法門；於諸佛身恭敬深重故，不能觀空。如大海水波，其力雖大，到須彌山邊則退而無用；薩陀波崙亦如是，雖有大空智力，到佛所則亦無用。是故曇無竭菩薩今為說：「諸佛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

此中曇無竭自說因緣，所謂：「諸法如不動相，諸法如即是佛。」

問曰：

何等是諸法如？

答曰：

諸法實相，所謂性空、無所得、空等諸法門。

問曰：

摩訶般若波羅蜜於佛法大乘六波羅蜜中第一法，若無佛，則無說般若者。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十力、四無所畏等色、無色法等淨妙五眾和合，是故名為佛。如五指和合名為拳，不得言無拳；名字既異，形亦異，力用亦異，不得言無拳，是故知有佛。

答曰：

不然！佛法中有二諦：世諦、第一義諦。世諦故言「佛說般若波羅蜜」，第一義故說「諸佛空，無來無去」。

如汝說：「清淨五眾和合故名為佛。」若和合故有，是即為無。如經中佛自說因緣：「五眾非佛，離五眾亦無佛，五眾不在佛中，佛不在五眾中，佛非五眾有。」

何以故？五眾是五、佛是一，一不作五、五不作一。又五眾無自性故，虛誑不實；佛自說：「一切無誑法中，我最第一。」是故五眾不即是佛。

復次，若五眾即是佛，諸有五眾者皆應是佛。

問曰：

以是難故，我先說：「第一清淨五眾、三十二相等名為佛。」

答曰：

三十二相等，菩薩時亦有，何以不名為佛？

問曰：

爾時雖有相好莊嚴身，而無一切種智；若一切種智在第一妙色身中，是即名為佛。

答曰：

「一切種智」，般若中說是寂滅相、無戲論；若得是法，則名無所得，無所得故名為佛，佛即是空。如是等因緣故，五眾不得即是佛。

離是五眾亦無佛。所以者何？離是五眾，更無餘法可說；如離五指更無拳法可說。

問曰：

何以故無拳法？形亦異，力用亦異；若但是指者，不應異。因五指合故拳法生，是拳法雖無常生滅，不得言無。

答曰：

是拳法若定有，除五指應更有拳可見，亦不須因五指。如是等因緣，離五指更無有拳；佛亦如是，離五眾則無有佛。

佛不在五眾中，五眾不在佛中。何以故？異不可得故。若五眾異佛者，佛應在五眾中，但是事不然。

佛亦不在五眾。所以者何？離五眾無佛，離佛亦無五眾。譬如比丘有三衣鉢故，可得言有；但佛與五眾不得別異，是故不得言佛有五眾。

如是五種求佛不可得故，當知無佛；佛無故無來無去。

問曰：

若無佛，即是邪見，云何菩薩發心求作佛？

答曰：

此中言「無佛」，破著佛想，不言「取無佛想」。若有佛尚不令取，何況取無佛邪見！

又佛常寂滅、無戲論相；若人分別、戲論常寂滅事，是人亦墮邪見。離是有、無二邊，處中道，即是諸法實相。諸法實相即是佛。何以故？得是諸法實相，名為得佛。

復次，色等法如相即是佛，色等法性空是如相，諸佛如亦性空；以是故，不來不去。不生、不滅、法性、實際、空、無染、寂滅、虛空性亦如無來無去。如，乃至虛空性如、佛如，是如一，無二、無三等別異。

此中自說因緣：「何以故？出諸數法，無所有故。」

如等法是實，是中無有憶想分別。取相故有名字，名字中有數。

此中自說因緣：「空、非實，無所有故。」

問曰：

若是法無所有，云何可見、可聞、有苦有樂、有縛有脫等分別諸異？

答曰：

此中曇無竭自種種分別譬喻說，所謂如春末月見焰，乃至是不分別諸法若來若去。如焰等中雖無實事，亦能誑人自生苦樂事；諸法亦如是，雖空、無所有，亦能令人得苦、樂、憂、喜事。夢等法亦如是。

復次，佛有二種身：一者、法身，二者、色身。法身是真佛，色身為世諦故有。

佛法身相：上種種因緣說諸法實相，是諸法實相亦無來無去，是故說「諸佛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若人得諸佛法身相，是名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得一切智故名為近，以相似故。般若波羅蜜名諸法實相；若能如是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真佛弟子。真佛弟子者，得諸法實相名為佛；得諸

法實相差別故，有須陀洹乃至辟支佛、大菩薩；須陀洹等乃至大菩薩，是名真佛弟子。

不虛妄食人信施者，布施畜生，雖得百倍果報，而此福有盡有量，不能度眾生生死故，名為「虛食」。須陀洹等乃至佛，諸賢聖受人信施；此福果報，乃至涅槃無盡無量，是故說不虛妄食人信施。

是人應受一切眾生供養：若須陀洹應受一切凡夫人供養，斯陀含應受凡夫人乃至須陀洹供養，阿那含應受凡夫人及須陀洹、斯陀含供養，阿羅漢應受凡夫人、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供養，辟支佛應受凡夫人及須陀洹乃至阿羅漢供養，近成佛大菩薩應受凡夫人及聲聞、辟支佛供養。為世間福田者，如植種良田，成收必多；持戒、禪定、智慧福田，眾生植福，獲果無量。

上說「諸佛無來無去」，薩陀波崙及諸聽者意謂「諸佛尚無，諸法亦應皆滅」，則墮斷滅！是故今說因緣法譬喻。

曇無竭示薩陀波崙：「如汝所著，意謂實有者無；為度眾生故，從因緣和合則有像現。」

欲證明此事故說譬喻：「如大海中生寶，不從十方來，滅亦無所去；亦不無因緣而生，以四天下眾生福德因緣故，海生此寶。若劫盡滅時，亦無去處；譬如燈滅，焰無所至。佛身亦爾，從初發心所種善根功德，皆是佛身相好因緣；佛身亦不自在，皆屬本因緣業果報故生；是因緣雖久住，性是有為法故，必歸無常，散壞則無身。」

譬如善射之人，仰射虛空，箭去雖遠，必當墮地；諸佛身亦如是，雖相好光明、福德成就、名稱無量、度人無限，亦歸磨滅。

問曰：

若眾生福德因緣故海生珍寶，何以不近眾生處生，而乃在大海難得之處？

答曰：

海中亦有眾生，龍、阿修羅等用是寶。

復次，若寶生人中濁世，貪者覆藏，不令人得。若好世時，珍寶自生人間，無有惜者；如彌勒佛時，珍寶如瓦礫。以懈怠懶惰人惜身，強作願求樂，是故寶在大海不能得；若大心，不惜身命勤求者乃得。大海水喻十方六道國土，諸珍寶即是諸佛。如珍寶為一切眾生故生，而懈怠懶惰者所不能得；諸佛亦如是，雖為眾生故出世，懈怠、小心、貪身著我者不得度。所以者何？諸法皆從眾緣和合生，眾生有二因緣故得度：一者、內有正見，二者、外有善說法者。諸佛雖善說法，眾生內正見不具故，不能盡度。如寶物雖為眾生出，而有貧窮眾生；諸佛亦如是，雖為眾生出，而眾生內正見少故，亦不得度。

復有箜篌譬喻：有槽、有頸、有皮、有絃、有棍，有人以手鼓之，眾緣和合而有聲；如聲亦不在眾緣中，離眾緣亦無聲，以因緣和合故有聲可聞。諸佛身亦如是，六波羅蜜及方便力，眾因緣和合邊生；佛身不在六波羅蜜等法中，亦不離六波羅蜜等法。

如聲不以一因緣，亦非無因緣；佛身亦如是，不從無因緣，亦不從少因緣，諸善法因緣具足故，生諸佛身。如鏡中像，眾因緣和合故有，眾緣離故無；諸佛亦如是，有諸因緣故出現，諸因緣散故滅。

「善男子！應如是觀諸佛來去相，一切諸法相亦應如是知。」

曇無竭語薩陀波崙：「善男子！汝能知諸法相不來不去，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亦必能行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何以故？一切法無障礙故。」

問曰：

釋提桓因何以化作文陀羅華與薩陀波崙？

答曰：

釋提桓因愛樂佛道故，常供養諸菩薩。

復次，釋提桓因欲攝眾生令入佛道故，現天王身，以華與薩陀波崙。薩陀波崙一心求佛道故，諸天來供養；眾生見者，皆亦發心。釋提桓因為引導眾生故，供養薩陀波崙。

有人言：「釋提桓因深愛敬薩陀波崙，上品來試已，令身體平復，今復以華與之。釋提桓因力能與一切人華，以眾生無福力故，設當與者，華即變壞；薩陀波崙福德成就故，得必不變，是故與；若一切菩薩供養師時不盡與。」

應守護供養者，先已說因緣，所謂割肉出血，試以成親舊故守護。復次，釋提桓因此中自說因緣，所謂：「汝因緣力故，饒益百千等眾生。」

薩陀波崙取華，如其意，供養曇無竭。

薩陀波崙初聞師名，後眼見聞法斷疑故，以身供養。長者女等亦効薩陀波崙，以身施薩陀波崙。

問曰：

薩陀波崙以身供養曇無竭，曇無竭福田大，女何以不以身供養，而與薩陀波崙？

答曰：

女人智短著多故，不用捨本師而供養他。又以女身罪穢，心雖清白，為外有譏謗故。

問曰：

長者女初捨父母，已屬薩陀波崙，今何以復以身施？

答曰：

初捨父母，共薩陀波崙詣曇無竭，為法故供養，亦不自以身施，父母亦不以施薩陀波崙；今見薩陀波崙問甚深義，曇無竭為解說，釋提桓因歡喜供養，是故發歡喜心，以身供養，以自在心故。

又一切女身無所繫屬，則受惡名。女人之禮，幼則從父母，少則從夫，老則從子。是長者女等，雖道路共來，不得久無所屬，是故自以身施，而作是願：「如師所得，我等亦當得之。」

爾時，薩陀波崙欲以此女供養曇無竭，慮其嫌恨故問：「汝等實以誠心供養，我當受汝。」

誠心者，不自用心，隨所處分，如無心物。

諸女人等言：「實以誠心。」

即時，薩陀波崙以長者女并諸侍女及五百乘車，奉上曇無竭。

薩陀波崙欲除世人常疑，謂其欺誑長者，將諸女來，是故盡以布施，明已無著。

復次，薩陀波崙如空中聲，所聞得解歡喜，如世人所貴內外物盡以供養，欲深入檀波羅蜜門故。

釋提桓因知薩陀波崙愛貪等煩惱未盡，而能盡捨內外布施，無復遺餘，故讚言：「善哉！」以過去佛為喻：行難事故，得難得果報，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曰：

若曇無竭欲令薩陀波崙善根具足故受——善根者，所謂具足檀波羅蜜——何以故還與薩陀波崙？

答曰：

曇無竭大智方便，令薩陀波崙大得福德而無所失，是謂上受。薩陀波崙至誠心施，斷諸貪著，不望還得，福德具足。曇無竭思惟薩陀波崙遠來而於五欲心不染著，舊人供養為善，是故還與。又聞諸女先以身上薩陀波崙，人非財物，欲遂其本意故。又是諸女世世為薩陀波崙弟子。如是等因緣故，還與薩陀波崙。

問曰：

諸大菩薩說法不應疲極，何以入宮？

答曰：

隨世人法故。又眾香城中眾生，不常求道，或時厭息，受五欲樂；諸天常受五欲故，妨廢求道。有菩薩所住國，常勤精進，不受五欲。是眾香城眾生本願雜受，曇無竭隨其志願，欲引導之，故生其國。是故以眾生聽法疲倦，起入宮中。又未得道者，法雖微妙，常聞故生疲厭心，是眾中有是人故。又曇無竭在是中受富樂，人法故，日沒應息。

是時，薩陀波崙作是念：「我為法來，不應坐臥。」

問曰：

為法故何以不應坐臥？

答曰：

無是定法。此人大欲、大精進、恭敬法故，自作是念：「我若坐臥，則是懶惰。我初求法時，身尚不惜，何況疲倦！」是故不坐臥。大欲、大精進與坐臥相違故。又坐、臥則不勤力，行、立則勤力精進，是故常住二威儀以待師出。

問曰：

薩陀波崙先知師七歲不出不？

答曰：

初來不知故。

又復曇無竭亦常七歲不出，以因緣故，自誓七歲入定。
薩陀波崙自誓：「師未出，終不坐臥。」

又大人，世間法尚不自違，何況為道法！

又以初求法時，尚不惜身，今立七歲，何足為難！

問曰：

人身軟弱，何能七歲不坐不臥？

答曰：

是時人壽命長，雖復七歲，如今七日。

又好世人身福德力大，雖立七歲，不以為難。如勤比丘，年六十始出家，而自結誓：「我脇不著席，要盡得聲聞所應得事，乃至得六神通阿羅漢。」作四阿含優婆提舍，於今大行於世。此人於惡世尚爾，何況薩陀波崙生於好世！

又身力雖弱，以心強故，能辦其事。

復次，一心求佛道者，十方諸佛所念；諸大菩薩及求佛道諸天益其氣力，圍遶守護，是故雖住立七歲而不疲極。

問曰：

曇無竭入三昧，何以乃至七歲？

答曰：

先已答：好世人壽長，雖七歲不以為久。

又曇無竭宮殿、婁女、微妙五欲與天相似；薩陀波崙等新發意者，心未柔軟，疑曇無竭雖說空法、讚歎離欲，謂其心未能捨。是故七歲三昧，欲以除眾疑故，生貴敬心。聞曇無竭七歲三昧，心、口相應能說、能行，則信受其語，易可得度。譬如癰瘡未熟，醫則不破，但以藥塗令熟，熟則易破。

復次，欲受心生實樂故，入無量三昧。復次，說法有二種：一者、口說法，二者、身現法。今欲以身現法故，入無

量三昧，令眾生知攝心入慧，得如實智。菩薩三昧者，如菩薩義中說。行般若、方便力者，如〈方便品〉中說。

薩陀波崙於七歲中，三惡覺觀不生，不味於味。是人雖未破煩惱，而集諸善法故，制諸煩惱，不令得生；但一心念：「曇無竭何時當出？我當從聞般若。」

過七歲已，作是念：「我當為曇無竭敷坐處，掃灑莊嚴。」

問曰：

薩陀波崙云何得知過七歲已，曇無竭當出？

答曰：

有人言：先曾七歲展轉聞知。

有人言：曇無竭初入三昧時，自說七歲為限。如釋迦文尼佛告阿難：「我欲一月、二月入禪定。」阿難以告四眾。

薩陀波崙深愛佛法、敬重曇無竭故，供養莊嚴說法處。出家菩薩但莊嚴其心，詣師受法；在家菩薩則莊嚴說法處，華香供養。

復次，薩陀波崙作是莊嚴，欲令曇無竭知其愛法、欲法相，深信信樂，故現是事；是故生心，共五百女等，展力掃灑，自以其金、銀、珍寶敷座。

薩陀波崙等雖自有妙好茵褥，為愛法情至故，以身所著上衣敷座。

求水灑地，魔隱蔽故，求不能得。此中自說因緣：「魔作是念：『若薩陀波崙求水不得，其心則劣，志願不滿故。又令自鄙其身，我薄福德故，為供養法，求水不得，以自輕憂愁覆心故。』」

福德不增、智慧不照不明者，諸憂愁煩惱覆心故，諸福德、智慧不能照明；譬如日障蔽故，其照不明。

魔知其心大，不可沮壞，但小沮壞，令其稽留。

爾時，薩陀波崙自刺其身，出血灑地，欲以淹塵。人血肉雖臭，以其至心求水不得，意不分別香臭好惡，為欲淹塵，不惜身命。又薩陀波崙深心愛著般若波羅蜜故，無所愛惜。

有人言：「多有諸天龍、鬼神等常隨逐薩陀波崙，佐助守護，是故所出之血變為香水。如羸提仙人被割截時，血化為乳。」

又以無量福德成就故，隨願即成。

問曰：

若福德成就，隨願即得，魔不應隱蔽其水？

答曰：

是菩薩新發意能成小願，未能却魔。

此中薩陀波崙自說出血因緣：「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數數喪身，未曾為法。」

問曰：

若薩陀波崙愛法，刺身出血，若其身死，誰復聽法？

答曰：

是事如破骨出髓中答。又此中諸天、大菩薩守護故，令其不死。又復惡魔知其心不可沮壞，水則還出。薩陀波崙等皆無異心者，如人初習慈心，欲為眾生及為般若波羅蜜故，不惜身命；既得利刀割身，以痛自逼故，心生悔恨，是名異。

是菩薩信力大故，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報故，不計是苦。又以深悲心愛念眾生，雖受種種苦惱，不以為難；譬如慈母愛子，雖為子長受勤苦不淨，不以為惡。又復見諸法實相畢竟空故，知是身但是虛誑和合；破是虛誑故，割截身時，不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魔不得其便者，如人有瘡則受毒；菩薩若有貪欲、憂愁瘡者，魔得其便。以出血灑地，心不憂愁故，魔不得便。如薩陀波崙心，五百女人心亦如是，

敬重薩陀波崙故；見其刺身，應有憂愁，以其願得滿故，不以為愁。爾時，釋提桓因見是事已，歎未曾有者，是人未得無生忍，諸煩惱未斷，為供養法故，不惜身命，如諸離欲人無異；割截其身，如斷草木。初心既爾，後心轉增。

復次，未曾有者，此中釋提桓因自說因緣：「薩陀波崙愛法乃爾，以刀自刺等。」

釋提桓因作是心歡喜已，讚言：「善哉！」讚其愛法、樂法，勤心精進。以過去佛為喻：「非但汝今辛苦，過去諸佛求般若亦爾。」

薩陀波崙聞釋提桓因安慰其心已，如火得酥，轉更熾盛，作是念：「我既敷座灑地，當於何處得好名華莊嚴法處？」

問曰：

不見水時，何以不作是念：「當於何處得水灑地？」

答曰：

薩陀波崙以先有水處，即時皆無，知魔所作；是故自於四大分中刺水分灑地。身中水種雖多，血是命之所在，是故刺以灑地。

華不自有，曇無竭出時欲至，不容遠求；又所須復多，當以遍覆其地，是故生念欲得。

帝釋知其念，即以天華中妙者，名曼陀羅，三千石與之，足以周事。帝釋所以不以人華與者，欲令發希有心故。

薩陀波崙受華已，分作二分：好者留以說法時散，餘者覆地。其國俗法以華覆地，令行其上，以為供養。

爾時，曇無竭如其先要，滿七歲已，從三昧起，與無量百千眾恭敬圍繞，直趣法座，為說般若故。

問曰：

若諸菩薩入微妙三昧中，誰能令起？

答曰：

行者初入時，自作限齋，然後入定；時至，其心自在從三昧起，悲心故而生覺觀。如一比丘，入滅受定三昧時，自期聞犍槌時當起。既入已，時僧坊失火，諸比丘惶遽，不打犍槌而去。爾時，過十二歲已，檀越更和合眾僧欲起僧坊，方打犍槌；聞犍槌聲起，即身散而死。後諸得道者，說其如此。

復次，有人言：法性生身大菩薩，如諸佛常入三昧，無散亂龜心；以神通力故，能說法、飛行度脫眾生。世俗法故，有出入三昧相。是故雖入微妙三昧而能還出，以大悲心牽故；譬如呪術出龍。大眾圍繞者，是內眷屬；恭敬散華、燒香，隨從而出，為說般若波羅蜜故。說般若波羅蜜者，因世諦名字語言，欲示眾生第一義不動相故。薩陀波崙見曇無竭，即得清淨歡喜，樂遍其身，如比丘入於三禪。所以者何？多欲眾生，雖非淨妙，得猶喜樂，何況得見真功德莊嚴身者！

薩陀波崙從空中佛聞曇無竭，即生大欲，得諸三昧，見十方諸佛，復聞十方諸佛說先世因緣：「唯有曇無竭能度汝耳。」聞是已，增益其心，渴仰欲見，是故中道欲賣身供養。今於眾香城七歲不坐不臥欲見曇無竭。如是渴仰，欲樂來久；如人熱渴所逼，得濁煖潦水，猶尚歡喜，何況得清冷美水！既以渴仰情久，又曇無竭功德大，是故悅樂。

問曰：

樂有四種，何以但說第三禪樂，而不說上地定樂及解脫樂？

答曰：

以欲界眾生，於三受中多貪樂受。聞涅槃樂無所有，則心不樂喜；以上四禪中斷苦樂故，心亦不樂；第三禪中樂，樂之極。

復有人言：薩陀波崙新發意未入細深妙定故，見曇無竭發大歡喜，似如三禪樂。薩陀波崙自覺我大歡喜故，即時捨喜，得清淨法性，遍身安樂，是故以三禪樂為喻。

大智度論卷第九十九

大智度論釋曇無竭品第八十九(卷第一百)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經】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及長者女并五百侍女到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所，散天曼陀羅華，頭面禮畢，退坐一面。曇無竭菩薩見其坐已，告薩陀波崙菩薩言：『善男子！諦聽！諦受！今當為汝說般若波羅蜜相。善男子！諸法等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等。諸法離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離。諸法不動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不動。諸法無念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念。諸法無畏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畏。諸法一味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一味。諸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邊。諸法無生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生。諸法無滅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滅。虛空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邊。大海水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邊。須彌山莊嚴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莊嚴。虛空無分別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分別。色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邊。地種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邊；水種、火種、風種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邊；空種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邊。如金剛等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等。諸法無分別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分別。諸法性不可得故，當知般若波羅蜜性亦不可得。諸法無所有等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所有等。諸法無作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作。諸法不可思議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不可思議。』

「是時，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即於座上得諸三昧，所謂諸法等三昧，諸法離三昧，諸法無畏三昧，諸法一味三昧，諸法無邊三昧，諸法無生三昧，諸法無滅三昧，虛空無邊三昧，大海水無邊三昧，須彌山莊嚴三昧，虛空無分別三昧，色無邊三昧，受、想、行、識無邊三昧；地種無邊三昧，水種、火種、風種、空種無邊三昧；如金剛等三昧，諸法無分別三昧，諸法不可思議三昧——如是等，得六百萬諸三昧門。」

爾時，佛告須菩提：「如我今於三千大千世界中與諸比丘僧圍繞，以是相、以是像貌、以是名字說般若波羅蜜；薩陀波崙得是六百萬三昧門，見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中諸佛與諸比丘恭敬圍繞，以如是相、以是像貌、以是名字說是摩訶般若波羅蜜亦如是。薩陀波崙菩薩從是已後，多聞、智慧不可思議，如大海水；常不離諸佛，生於有佛土中。乃至夢中未曾不見佛時；一切眾難皆悉已斷，在所佛土隨願往生。須菩提！當知是般若波羅蜜因緣，能成就菩薩摩訶薩一切功德，得一切種智。以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若欲學六波羅蜜、欲深入諸佛智慧、欲得一切種智，應受持是般若波羅蜜，誦、讀、正憶念、廣為人說，亦書寫經卷，供養、尊重、讚歎，香華乃至妓樂。何以故？般若波羅蜜是過去、未來、現在十方諸佛母，十方諸佛所尊重故。」

【論】

釋曰：

曇無竭既出，至法座所，遍觀無勝己者，於是而坐。

爾時，薩陀波崙菩薩知坐已定，到曇無竭所，頭面禮足，一面坐。禮有三種：一者、口禮；二者、屈膝，頭不至地；

三者、頭至地，是為上禮。人之一身，頭為最上，足為最下，以頭禮足，恭敬之至。

曇無竭見其坐已，知從遠來，不惜身命，種種勤苦，為欲聞法。初相見時，日垂欲沒，少時聞法；曇無竭以日沒故，起入宮中。今為法故，七歲渴仰，不生異心；垂欲出時，以血灑地，知其為法不惜身命，其心不退，決定無疑，堪受教化。是故告言：「善男子！一心諦聽！」

上疑諸佛來去，已斷；今但欲聞甚深般若波羅蜜，是故為說「般若波羅蜜相」。

「般若波羅蜜相」者，如先諸法平等義中說。

或有人言：般若波羅蜜力故，觀諸法皆平等；非諸法性自平等。是故，曇無竭言：「諸法平等故，般若波羅蜜平等。」所以者何？因果相似故。初觀諸法平等是因，決定心得般若波羅蜜是為果。

問曰：

觀諸法平等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平等，何以分別為因、果？

答曰：

般若及諸法雖一相、無二無別，行者初觀時是因，觀竟名為果。如須陀洹道得、向。又如有漏五眾，因時名集，果時名苦。

色等一切法平等，即是般若波羅蜜平等。

問曰：

應說「般若波羅蜜相」，今何以說平等？因不平故有平等，因平故有不平。於般若中亦不一相、亦不異相，汝何以故欲取一相？

答曰：

般若波羅蜜甚深微妙，不以方便說則無解者；是故若分別不等，則生諸煩惱，三毒增長，所謂憎怨，愛親；愛善，憎不善。

菩薩住是二等中，觀一切法皆平等：住眾生等中，怨親、憎愛皆悉平等，開福德門，閉諸惡趣；住法等中，於一切法中憶想分別、著心取相皆除滅，但見諸法空，空即是平等。

有人得是諸法平等空，直趣菩薩道，於空不戲論；有人雖得平等而生戲論：「若觀都空，有如是失！」如是人於平等即是不等。是故此中為「真平等」故說「般若波羅蜜等」，非是戲論。

離平等、不平等二邊，是般若波羅蜜相。

問曰：

平等者，於般若波羅蜜相已具足，何以故更說「離等是般若波羅蜜相」？

答曰：

經中但說「諸法等故般若等」，行者取是平等相而生著，是故說：「般若波羅蜜平等相自性離，色等諸法自相離故。」

離義，如〈相無相品〉中說。

得此諸法平等，又於平等離，安住空中，空中則不動——戲論不能動，諸煩惱山亦不能動，無常時亦不能動。所以者何？於一切法得實相故。菩薩住是二空，得不動般若波羅蜜，是則究竟。

若有念，即是有相著處；是故說：「諸法無念故，當知般若波羅蜜亦無念。」無動相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諸相滅故。

若不念是般若，或迷悶無所趣向，有戲論者，在大眾中則生怖畏；或於涅槃中不了故，亦生怖畏。是故說「無怖畏相是般若波羅蜜」。

是人雖不決定取諸法相，而深入法性故，於大眾中有難論諸相者，心無所畏，於諸法得無相故。又入無生法忍時，知一切法不可得，於是中亦無所畏。所以者何？是菩薩善通達一切法故。

復次，一切法一相，所謂性空；是故般若波羅蜜隨一切法故，亦性空一味。

問曰：

上已說諸法平等，今何以更說一味？

答曰：

空，或時有味，或時無味。若行者為諸見取相分別好醜籌量，爾時得是諸法平等空心，大歡喜故名為味。如人為熱渴所逼，得清冷水，以為真味無比，隨時用故名味。真實畢竟空，則無味、不味。

復次，一味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所緣、所觀皆為一味；空智力大故，餘法皆隨而為空。譬如煮石蜜欲熟時，雖異物和合，皆為石蜜。又如大海，百川歸之，皆為一味，所謂畢竟空味。色等諸法亦如是，凡夫心中各各別異；入般若波羅蜜中，皆為一味。邊名為相，若有、若無。實觀色等諸法非有非無故無相，無相即是無邊；觀是已，即是無邊般若波羅蜜。

復次，有人言：邊有二種：常邊、斷邊，世間邊、涅槃邊，惡邊、善邊等。此中無如是等諸邊故，名為無邊般若波羅蜜。

復次，有人言：邊名前際、後際。世間無始故無前際，入無餘涅槃故有前際；不復更出故無後際。如是等分別諸邊，著世間故畏涅槃。是故般若波羅蜜中無是一切邊，但聞諸法實相無入無出。

問曰：

諸法平等、諸法離皆是無邊，何以復別說？

答曰：

有人知諸法平等、知諸法離，則不須說；若有人取相，著是一味，故說無邊。

曇無竭非但為薩陀波崙故說，薩陀波崙亦不但自為故問，但為眾生有種種心、種種行故，於般若波羅蜜相中略說。

無生、無滅，如先種種因緣「破生滅」中說。虛空無邊，如摩訶衍虛空譬喻中說。大海水無邊、須彌莊嚴，先未說故，今當略說。

問曰：

虛空，無為、常法故無得其邊者，可言無邊。大海水在四天中，繞須彌山，有由旬數量，有人能渡，何以言無邊？

答曰：

無邊有二種：一者、實無邊，二者、人不能到故無邊。海亦有二種：一者、可渡；二者、繞須彌山在九寶山裏，廣八萬二千由旬，世間人不能得邊，故言無邊。如小海，船力可渡；大海水，船力不可渡，唯有神通者能度。如外道凡夫能生禪定船，度欲界、色界海；無色界如大海，深廣則不能渡，以不能破我心故。諸賢聖人智慧、禪定翅力，破諸法邪相、得實相，故能度，是故說大海譬喻。

問曰：

須彌山一色，何以言莊嚴？

答曰：

外書說須彌山一色，純是黃金。六足阿毘曇中說：須彌山四邊，各以一寶成，金、銀、頗梨、琉璃莊嚴。若諸鳥隨所至方，各同其色。難陀、婆難陀龍王兄弟，以身圍繞七匝。山頂有三十三天宮，其城七重，名為憇見，九百九十九門，一一門邊皆有十六青衣大力鬼神守護。城中高處作殿，名曰最勝，四邊有四大園。四天王在四邊，有山名遊乾陀，各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治其上。四大海水，諸阿修羅宮及諸龍王宮殿；遊乾陀等九寶山，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及諸餘星圍繞莊嚴。如是等種種雜飾以為莊嚴，視之無厭。

般若波羅蜜亦如是。六波羅蜜果報故，作轉輪王、梵、釋天王、淨居天王、大自在天——如是等果報，行般若波羅蜜未具足時，受此果報莊嚴。般若波羅蜜具足時，則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阿毘跋致菩薩、諸佛道果莊嚴。

如須彌山，上、下皆有莊嚴。般若波羅蜜莊嚴亦爾，未具足時，諸天王等莊嚴；具足已，諸道果莊嚴。如須彌山者，劫初立時，四邊大風吹，聚地之精味，積為須彌山；更有風吹，令堅而成寶。般若波羅蜜亦如是，一切善法中第一堅實牢固和合以為般若。如須彌山，四邊大風吹、大海水波所不能動；般若波羅蜜亦如是，邪見、外道、戲論及諸魔民所不能動。如須彌山頂四園，諸天到者，受種種樂；般若亦如是，行者能登般若頂，到四禪等諸定園中，受種種樂。

復次，有人言：須彌山，眾鳥到者皆同一色；般若波羅蜜亦如是，諸法入中皆同一相，所謂無相。

如虛空無分別者，虛空無分別是內是外、是遠是近、是長是短、是淨是不淨等；般若波羅蜜亦如是，諸法入般若中，亦無內外、善不善等分別。

如五眾無邊者，五眾常遍滿世間；般若波羅蜜亦如是，不遠離於五眾，五眾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

復次，如色等法，分析破裂，乃至微塵則無方，無方故無邊；無色法，無形故無此彼，無此彼故無邊。般若波羅蜜亦如是，於一切法，分別色乃至微塵、分別無色法乃至一念中，不見決定有常、樂、我、淨。是故說色無邊故般若無邊。

乃至虛空六種，亦如是。如金剛等者，如天王所執金剛，無憎無愛，隨所用處，無不摧碎；諸佛一切智前心，此心中三昧能斷一切結使煩惱顛倒及習皆滅，故名為如金剛。如金剛三昧相應智慧觀一切法皆平等，般若波羅蜜觀諸法平等亦如是。何以故？般若先觀諸法平等，然後得是三昧。諸法無分別者，世間凡夫煩惱力故，種種分別諸法；得諸法實相，則皆破壞、變異。是故聖人得般若波羅蜜，不隨憶想分別諸法，入空、無相、無作三昧中；若得諸法變異時，則不憂愁，以先來不分別取諸法相故。諸法性不可得者，一切法皆從因緣和合生，無有無因緣、若少因緣而起者；若從因緣生，則無自性。性者，名本有決定實事。若性從因緣和合邊生，當知未和合時則無；若先無今從因緣和合有者，則知無性。若從因緣而生性者，性即是作法。性名不相待、不相因，常應獨有；如是有為法則無。是故言「一切諸法性不可得，般若波羅蜜性亦爾」。

諸法無所有等故者，諸法性不可得故，眾因緣亦不可得；眾因緣亦不可得故，皆是無所有；入無所有中故，則皆平等。所以者何？有，故有分別；無，故無分別。如草香、栴檀香，

燒時有分別，滅時無分別。諸法無作者，眾生空、法空故，則皆無作。眾生所作者，所謂十善、十不善等。法作者，所謂火然、水流、風動、識能識，智能知——如是法，各各自有力。無眾生乃至無知者、見者，無色等乃至一切種智，先已破。破眾生故無作者，破法故無所作；但凡夫人顛倒覆故言：「我有所作。」

諸法不可思議者，色等一切法不得決定——若常、若無常，若苦、若樂，若實、若空，若我、若無我，若生滅、若不生滅，若寂滅、若不寂滅，若離、若不離，若有、若無等種種門分別，亦如是不可得思議。所以者何？是法皆從心中憶想分別生，亦不可決定；一切法實性，皆過心、心數法、出名字語言道。如前品說：「一切諸法平等，一切賢聖不能行、不能到。」是故不可思議。般若波羅蜜亦爾，觀是法故生。

是時，薩陀波崙即於坐上得諸三昧。

問曰：

薩陀波崙先已知諸法空相，今種種勤苦，住立七歲，見曇無竭得何等利益？

答曰：

薩陀波崙先見諸佛，得諸三昧，貴重般若波羅蜜生著相；今曇無竭七歲從定起，為說般若破其著心，一切法性自空，非般若波羅蜜令其空。是故說：「諸法等故，般若波羅蜜等；諸法離相，乃至諸法不可思議故，般若不可思議。」不令輕賤餘法、貴重般若。何以故？不令因般若故更生垢著。般若波羅蜜雖畢竟清淨，多所饒益，復不可取相而生著心；如熱金雖好，不可手捉。薩陀波崙得是教化，斷般若中著心，即得諸法等諸三昧。

句句解說，散亂心中，但有智慧，不名三昧；今從師聞已，一心思惟，名為三昧，攝心不散，智慧變成三昧。如風中燈不能照明，在靜室閉門，明乃遍照。

先已欲界心散亂故，智慧力未成就；今入攝心中，所聞諸法皆名三昧，能破諸煩惱等及魔人民。如水，寒風未至，未成為冰，則無堅用；若成凍冰，能有所蹈。

得如是等六百萬三昧門：薩陀波崙得聞曇無竭所說法，得諸法中大智慧明，所謂種種諸法實相門。諸法平等——平等是智慧，入薩陀波崙禪定心中，變為三昧。

今欲說三昧、智慧今世後世果報故，爾時，佛告須菩提：「如我今在大眾中說般若，以是相、以是像貌、以是名字說般若；薩陀波崙從曇無竭得是三昧，於三昧中見十方佛在大眾中說般若亦如是。須菩提！薩陀波崙從是以後深愛樂法故，多集諸經，廣誦多聞。如阿難，佛所說皆能持；薩陀波崙亦如是，多聞、智慧不可思議，如大海水。即於是世常不離佛。」如是等名為今世果報。捨身常生有佛國中，好修行念佛三昧故，乃至夢中初不離見佛。地獄等諸難皆已永絕，隨意往生諸佛國土；以其深入般若波羅蜜、集無量功德故，不隨業生。薩陀波崙從一佛土至一佛土，供養諸佛，度脫眾生，集無量功德；譬如豪貴長者，從一會至一會，乃至今在大雷音佛所，淨修梵行。若有欲求般若波羅蜜者，當如薩陀波崙菩薩，堅正一心，不可傾動！

是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因緣故，能成就一切功德者，諸菩薩等得般若者，貪欲瞋恚等在家罪垢、邪疑戲論等出家罪垢，皆悉除滅，得心清淨；心清淨故，得一切功德成就。得一切種智者，所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六波羅蜜者，從初地

乃至七地得無生忍法；八地、九地、十地，是深入佛智慧，得一切種智，成就作佛。

於一切法得自在者，皆應受持，乃至華香、妓樂。

須菩提雖常樂空行，佛共說般若，又得無諍三昧，故不應囑累。

阿難得聞持陀羅尼，又常親近世尊，故廣囑累。

大智度論釋囑累品第九十

【經】

爾時，佛告阿難：「於汝意云何？佛是汝大師不？汝是佛弟子不？」

阿難言：「世尊！佛是我大師，脩伽陀是我大師，我是佛弟子。」

佛言：「如是！如是！我是汝大師，汝是我弟子。若如弟子所應作者，汝已作竟。阿難！汝用身、口、意慈業供養供給我，亦常如我意，無有違失。阿難！我身現在，汝愛敬供養供給，心常清淨；我滅度後，是一切愛敬、供養、供給事，當愛敬、供養般若波羅蜜！乃至第二、第三，以般若波羅蜜囑累汝。阿難！汝莫忘莫失，莫作最後斷種人！阿難！隨爾所時般若波羅蜜在世，當知爾所時有佛在世說法。阿難！若有書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正憶念、為人廣說，恭敬、尊重、讚歎，華香、幡蓋、寶衣、燈燭種種供養，當知是不離見佛、不離聞法、常親近佛。」

佛說般若波羅蜜已，彌勒等諸菩薩摩訶薩、慧命須菩提、舍利弗、大目犍連、摩訶迦葉、富樓那彌多隸耶尼子、摩訶

俱絺羅、摩訶迦旃延、阿難等，并一切大眾，及一切世間諸天、人、犍闥婆、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論】

問曰：

佛已斷法愛，乃至一切種智、涅槃，不著不取相，今何以種種因緣囑累是法，似如愛著？

答曰：

諸佛大慈悲心，從初發意已來乃至到涅槃門，常不捨離。於娑羅雙樹間，以金剛三昧為眾生碎身如麻米，何況經法多所饒益而不囑累！

又阿難是未離欲人，未盡知般若波羅蜜力勢果報多所利益，是以慇懃囑累：「汝當好受持無令忘失！」

是故佛雖於一切法無憎愛、常寂滅相，而囑累是般若。

問曰：

阿難是聲聞人，何以以般若波羅蜜囑累，而不囑累彌勒等大菩薩？

答曰：

有人言：阿難常侍佛左右，供給所須，得聞持陀羅尼，一聞常不失。既是佛之從弟，又多知多識，名聞廣普，四眾所依，是能隨佛轉法輪第三師。佛知舍利弗壽短早滅度故不囑累。又阿難是六神通、三明、共解脫五百阿羅漢師，能如是多所利益，是故囑累。

彌勒等諸大菩薩，佛滅度後，各各分散，至隨所應度眾生國土——彌勒還兜率天上，毘摩羅謁、文殊師利亦至所應度眾生處。佛又以是諸菩薩深知般若波羅蜜力，不須苦囑累。

阿難是聲聞人，隨小乘法，是故佛慇懃囑累。

問曰：

若爾者，《法華經》、諸餘方等經，何以囑累喜王諸菩薩等？

答曰：

有人言：是時，佛說甚深難信之法，聲聞人不在。又如佛說《不可思議解脫經》，五百阿羅漢雖在佛邊而不聞，或時得聞而不能用。是故囑累諸菩薩。

問曰：

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而以《般若》囑累阿難，而餘經囑累菩薩？

答曰：

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而《法華》等諸經說阿羅漢受決作佛，大菩薩能受持用；譬如大藥師能以毒為藥。

復次，如先說，般若有二種：一者、共聲聞說；二者、但為十方住十地大菩薩說，非九住所聞，何況新發意者！復有九地所聞，乃至初地所聞，各各不同。般若波羅蜜總相是一，而深淺有異，是故囑累阿難無咎。

問曰：

先〈見阿闍佛品〉中囑累，今復囑累，有何等異？

答曰：

菩薩道有二種：一者、般若波羅蜜道，二者、方便道。先囑累者，為說般若波羅蜜體竟；今以說令眾生得是般若方便竟，囑累。以是故，〈見阿闍佛〉後，說〈漚和拘捨羅品〉。

般若波羅蜜中雖有方便，方便中雖有般若波羅蜜，而隨多受名。般若與方便，本體是一，以所用小異故別說；譬如金師以巧方便故，以金作種種異物，雖皆是金，而各異名。

菩薩得是般若波羅蜜實相，所謂一切法性空、無所有、寂滅相，即欲滅度；以方便力故，不取涅槃證。是時，作是

念：「一切法性空，涅槃亦空，我今於菩薩功德未具足，不應取證；功德具足，乃可取證。」是時，菩薩以方便力，過二地，入菩薩位；住菩薩位中，知甚深微妙無文字法，引導眾生，是名方便。

復次，有方便——菩薩知一切法畢竟空性、無所有，而能還起善法、行六波羅蜜，不隨空。若能生四種事：若疑、若邪見、若入涅槃、若作佛；以般若有如是分別，若能除邪、疑，不入涅槃，是為方便。

有人言：般若波羅蜜多所饒益，於大珍寶聚中最勝。佛知滅度後，多有怨賊欲毀壞者，品品囑累猶尚無咎，何況二處！

問曰：

若囑累，何以乃爾慇懃鄭重？

答曰：

佛隨世俗法引導眾生，譬如估客主，欲遠出他國，雖以財寶囑累於子，大價妙寶偏獨慇懃，以其子未識妙寶價重故。餘人以估客主是識寶價人而慇懃囑累，必知其貴；若聞其子讚說寶價，則不信之。佛亦如是。

復次，若於餘人異眾中讚歎般若囑累，人則譏佛自稱讚法，疑而不信；自於弟子中囑累，則無嫌。

復有人言：佛上品中說寂滅相無戲論，是一切智，是中無有決定法可取，則人以為無所可貴；今慇懃囑累，則知佛不著空法。一切眾生中，愛念般若無過佛者，佛知般若恩深故，貴重是般若而慇懃囑累。

有人言：佛欲現中道故囑累：先說諸法空，以遮有邊；今慇懃囑累，則破無邊，是則中道。若人謂佛貪心愛著此法，

佛以種種因緣說般若波羅蜜空相；若人謂佛墮斷滅中，是故慙懃囑累。如是，則離二邊。

問曰：

佛知阿難是弟子，何以故問阿難：「汝是我弟子不？我是汝師不？」

答曰：

佛有惡弟子須那剎多羅等，有少因緣故作弟子，欲於佛所取射法，佛不為說，於是反戒言：「我非佛弟子。」又如須尸摩為盜法故作弟子。如是等，是名字弟子。

又復外道等謂阿難不得已而在佛邊——阿難曾作外道弟子，著草衣，求神仙；今以佛是其親族，尊重故給侍。

以如是等事故，於大眾中問阿難：「汝是我弟子不？」若言是真弟子，當隨我勅。

是故阿難為欲令人信故重答。

佛告阿難：「弟子所應作法，汝盡具足。」

弟子法者，所謂以善身、口、意業供給師。有弟子心好，身、口業不稱；有弟子身、口業好，而心不稱。若弟子以善心深愛樂師，身、口相稱，不惜身命、不難懃勞，自捨其心，隨師教勅——阿難盡具足此事。

佛告阿難：「汝今現在恭敬於我，我滅度後，恭敬般若，亦當如是。」

問曰：

般若是諸佛師，而阿難何以不恭敬其師，而恭敬佛？

答曰：

阿難雖得初道，漏未盡故，不深知法實，如佛所知。是故佛告阿難：「汝恭敬般若，如恭敬我。」

復次，眾生見佛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大光明、金色身，多愛敬；般若波羅蜜微妙甚深，無形、無色，智者能知。佛身相好，愚、智視之，皆無厭足，是故佛以身喻般若。

佛在世時，能自遮魔，是故佛告阿難：「我滅度後，好守護般若。」

問曰：

一囑累則足，何以至三？

答曰：

佛深愛般若波羅蜜故三囑。

問曰：

若深愛者，何限於三？

答曰：

諸佛常法，語不過三。若過三不從，執金剛神則以杵擬之；又執金剛神意：若過三不從，則是逆人，便當殺之。是故佛問不過三。

復次，若一說，猶緩；過三，太急，似如凡夫貪著者。

復次，受者心有三種，鈍根者至三乃生善心；阿難雖復利根，心向聲聞，但一身求度，是故三告。

所以囑累者，為不令法滅故。汝當教化弟子，弟子復教餘人，展轉相教；譬如一燈復然餘燈，其明轉多。莫作最後斷種人者，世人有子，若不紹繼，則名斷種，最為可恥。佛以此喻告阿難：「汝莫於汝身上令般若斷絕！」

問曰：

如先品中明「般若波羅蜜，說亦不增、不說亦不減，畢竟寂滅相」，今何以言「莫令斷滅」？譬如虛空，誰能滅者？

答曰：

般若波羅蜜雖寂滅、無生無滅相、如虛空、不可戲論，而文字語言書般若波羅蜜經卷，為他人說，是此中般若，於此因中而說其果。

凡人聞般若波羅蜜微妙，即生著心，取般若相，分別諸法，所謂是善、是不善，是世間、是涅槃等；以分別故，於是法中生著心，著心故鬪諍，鬪諍故起諸罪業——如是人名為滅般若波羅蜜。

佛告阿難：「汝當如般若波羅蜜相，莫著文字語言，教化眾生。」是名不滅。

「阿難！隨般若在世幾時，則知爾許時佛在世」，如經中廣說。

佛慇懃囑累，在會眾生有疑，是故佛說囑累因緣，所謂「有般若在世，則為佛在」。所以者何？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諸佛以法為師。法者，即是般若波羅蜜。若師在、母在，不名為失利。所以者何？利本在故。是故說：「若般若在世，佛亦在世。」

又法寶不離佛寶。菩薩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不名為佛，得法寶故名為佛。法寶即是般若波羅蜜。如人從佛得利，乃至得解脫涅槃；若人於般若中能信行，亦以三乘法而入涅槃。是故說般若在世，如佛在世，說法無異。

「阿難！若有人聽受般若，及書、持等，當知是不離見佛、聞法、親近諸佛。」

問曰：

有人重罪，三不善業成就，聽、受、書、持般若，是人云何當得不離諸佛、聞法、親近佛不？

答曰：

是事先品中已答，所謂聽法者有二種人：一者、但聽而不信受行，二者、聽而信受奉行。如弟子不聽、不信受行師語，是名不聽；若以一心聽聞，信受奉行，厭世、愛涅槃，離小乘、樂大乘——作如是聽受，是名真聽。誦、讀亦如是。

正憶念，隨如佛意，離有無二邊，行於中道。如所聞受持，及其義解、為他人解說，恭敬、尊重、供養、讚歎、花香等。初始微薄，乃至正憶念、為他人說，其心轉厚，功德轉多，牢固不動。

若聞師說、若見經卷、花香等供養——若智者知般若功德供養者，福德重；不知者供養，福德微薄。福德純厚者，轉身不離見佛、聞法、親近諸佛；福德微薄者，不言轉身得三福報，償眾罪已，久後亦必當得佛。

此中佛總說福德純厚、微薄，漸漸皆當見十方佛、聞佛所說，漸漸具足六波羅蜜，皆得作佛。

佛以佛眼見般若有如是大利益眾生故，慍懃囑累。

問曰：

是諸大阿羅漢已證實際，無復憂喜，小喜尚無，何況大歡喜！

答曰：

諸大阿羅漢，雖離三界欲，未得一切智慧故，於諸甚深法中猶疑不了；是摩訶般若波羅蜜中了了解說，斷除其疑，是故大歡喜。

復次，此諸大弟子已證實際。實際者，即是空、無相、無量，無所分別。佛以此寂滅法，種種分別名字、語言、譬喻廣說，亦不壞法性，又不與世間相違；諸阿羅漢是法中證故大歡喜。

佛善說是空、無相、無量、寂滅法，諸餘大眾未悉漏盡，信力深故，亦大歡喜，言：「此法能盡我等生死苦，令得佛道。」

如是等無量因緣故，大眾皆歡喜。

問曰：

若佛囑累阿難是般若波羅蜜，佛般涅槃後，阿難共大迦葉結集三藏，此中何以不說？

答曰：

摩訶衍甚深難信、難解難行。佛在世時，有諸比丘聞摩訶衍不信、不解故，從坐而去，何況佛般涅槃後！以是故不說。

復次，三藏正有三十萬偈，并為九百六十萬言。摩訶衍甚多無量無限，如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萬偈，諸龍王、阿修羅王、諸天宮中有千億萬偈等。所以者何？此諸天、龍、神壽命長久、識念力強故。今此世人，壽命短促、識念力薄，〈小般若波羅蜜品〉尚不能讀，何況多者！

諸餘大菩薩所知般若波羅蜜無量無限。何以故？佛非但一身所說，無量世中或變化作無數身，是故所說無量。

又有《不可思議解脫經》十萬偈，《諸佛本起經》、《寶雲經》、《大雲經》、《法雲經》各各十萬偈，《法華經》、《華手經》、《大悲經》、《方便經》、《龍王問經》、《阿修羅王問經》等諸大經，無量無邊，如大海中寶，云何可入三藏中？小物應在大中，大物不得入小。若欲問，應言：「小乘何以不在摩訶衍中？」摩訶衍能兼小乘法故，是故不應如汝所問。

復次，有人言：如摩訶迦葉將諸比丘在耆闍崛山中集三藏，佛滅度後，文殊尸利、彌勒諸大菩薩亦將阿難集是摩訶衍。

又阿難知籌量眾生志業大小，是故不於聲聞人中說摩訶衍，說則錯亂，無所成辦。佛法皆是一種一味，所謂苦盡解脫味。此解脫味有二種：一者、但自為身，二者、兼為一切眾生。雖俱求一解脫門，而有自利、利人之異，是故有大小乘差別。為是二種人故，佛口所說，以文字語言分為二種：三藏是聲聞法，摩訶衍是大乘法。

復次，佛在世時，無有三藏名，但有持修多羅比丘、持毘尼比丘、持摩多羅迦比丘。修多羅者，是四《阿含》中經名、摩訶衍中經名。修多羅有二分：一者、四阿含中修多羅，二者、摩訶衍經名為大。修多羅入二分，亦大乘、亦小乘。二百五十戒，如是等，名為修多羅。毘尼名比丘作罪，佛結戒：應行是、不應行是，作是事得是罪。略說有八十部。亦有二分：一者、摩偷羅國毘尼，含阿波陀那、本生，有八十部；二者、罽賓國毘尼，除却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有八十部毘婆沙解釋。

是故知《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在修多羅經中以經大、事異故別說，是故不在集三藏中。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此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并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具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

取其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

大智度論卷第一百